

明州朱霞天名  
漱六山房校訂

五嶽奇俠傳

錢根題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 五嶽奇俠傳 第七集回次

- 第七三回 關前毒劍偵探失中峯……………樹上妖魔將軍驚怪物
- 第七四回 怪頭陀袖中藏大地……………水獺妖意外失金丹
- 第七五回 孤鶩落霞湖心迷幻景……………碧梧丹鳳峯頂哺奇孩
- 第七六回 金沙港雙童逃大難……………葫蘆谷猛虎阻行程
- 第七七回 奮神威千軍設伏……………防要隘一將當關
- 第七八回 急中生智黑地控雕弓……………閑裏探奇僧房施誑語
- 第七九回 一英雄獨立香爐頂……………衆禿驢大滾繡球瓜
- 第八十回 穿粉壁遁跡溫柔鄉……………破石室逃生分水嶺
- 第八一回 火裏蓮花荼毘空色相……………天邊劍影天矯探叢林
- 第八二回 施邪術黑雲圍劍客……………現法身寶殿嚇淫僧
- 第八三回 打倒如來五雷轟寶座……………詢明原始三俠拜浮雲
- 第八四回 施邪術踢翻三寶殿……………運元功吞入掌心雷

第八五回

白雀歸空僧房飛烈焰

紅雲助戰劍氣壓跛奴

第八六回

御氣飛精長空追寶劍

報仇發令大帳遣羣雄

# 五嶽奇俠傳 第七集

鄞縣朱霞天著  
漱六山房校訂

## 第七十三回

關前毒劍偵探失中峯

樹上么麼將軍驚怪物

蹉跎的歲月。度着我勞草的人事。眨眨眼過了四閱月。在這四閱月中。我因爲要踐履前言。不得不抽暇握管。將一部未完的拙著——五嶽奇俠傳——來續個完全。——在第六集上。曾經說過。非再撰三分之二。不能完功。然而話雖如此。可是勞草的人事。左右擾攘地。使我不能照原定的計劃去幹。——就是不能夠消費整個的長時期。續他個鉅細靡遺。爲了這點。只好去繁就簡。刪蕪留菁。將那些所認爲不可或缺的大事。交代個清楚。讓閱者觀個全豹。至於那些一鱗半爪。零金碎玉的瑣事。只好付之闕如了。並且要請閱者原諒。可不是我貪懶和放刁。乃是勞草的人事在作祟啊。——我所認爲不可或缺的大事。就是葱嶺終南兩派的尋仇大決鬥。燒白雀寺等。和碧眼兒王瑞伯一般人的下場。——現在話已講明。便入正傳。閱者當可記起第六集上說道跛道人

往泰山梁父峯太陽洞中。邀得太陽真人和太陰真人同韓玉珍。另外還有兩個。一個叫崆峒島主田天民。一個叫翻海客高淳。一起邀得五個。來到伏牛山上。預備官兵來時。和他們大戰一場。這裏郗二爺自己也到安徽天柱山仙靈觀邀來三個。那三個本是終南派下的白蓮教主的徒弟。一個叫如意子。一個叫浩然子。一個叫悠久子。他們是師兄弟。如意子用的是量天劍。浩然子用的是貫地劍。悠久子用的是挑山劍。論三人的劍術。都不在郗二爺等之下。與太陽真人等差相彷彿的。他們到時。與太陽真人跛道人一行人會見後。大家乃同一派下。志同道合。一見如故。就是田天民高淳二人。雖是海外劍客。不是同派。經太陰真人介紹後。也都認爲同道。彼此無疑無猜。躋躋蹒蹒的住在伏牛山上。靜等官兵到來。大顯身手。郗二爺與跛道人是眉花眼笑。天天殷誠待客。準備來日報仇雪恨。光陰過得很快。金烏玉兔。一來一復。算時間已到半月光景。伏牛山上一行人。天天伸長了頸子。等官兵到來。可是左右不見動靜。依跛道人的意思。如若再等十天半月不來時。準備沖殺下山。要豎着三教旗幟。順

便大舉起事了。郜二爺終以爲暫且按納以逸待勞爲妙。這裏如此。那紫荊關上呢。江天柱和湯德也天天在等碧眼兒到來。去剿滅伏牛山餘寇。江天柱想不到郜二爺等會去邀了這許多劍客來助陣。當他是殘餘宵小已被官兵殺得如驚弓之鳥。只消這裏旌旗到時。保管他們望風奔逃。江天柱想雖如此想。終究曉得郜二爺與跛道人是懂劍術的。自己不是他們對手。非待碧眼兒到來。請他去邀幾位劍術中人來。不敢舉兵。他等上半月不見碧眼兒到來。心中焦急。又恐養成賊勢。將來難圖。急便請湯德來商議。湯德自從潼關到此。久離汎地。心中也很記念潼關。看這裏兵又不能動。回去又不能。着實徬徨得很。那天坐在行營中。與幾個千總談話。聽說江總兵差人來請。有要事商議。遂卽上馬來相會。見面後。談起剿賊的事。湯德是隨江天柱的行止。爲行止的。江天柱要是今天就去。他就隨你走的。他聽江天柱說道。伏牛山的賊。放縱多時。若再延遲下去。不趁其新敗破之。恐怕又要養成精銳。變爲大患。但是敝門生碧眼兒。到今日還不見來。要是他來了。派他去請幾個劍客來。就可發兵破賊了。現

在我打算差人到鉛山去請他。你看如何。湯德道。我原本也這樣想。你就趕快差人去罷。江天柱遂即寫了封信。差個親隨。教騎疋快馬。星夜攢程趕到鉛山。將碧眼兒請來。親隨得信。略事打點。急便起程而去。江天柱在關上專等碧眼兒到來。親隨去了。方祇兩日。忽然關上來三個道士。在紫荊關裏外外走了週。又走到江天柱衙前望了望。再走到湯德行營繞了週。纔始離關而去。當時關上有個探子。看三個道士形跡可疑。便一路釘住他們。跟他們走了多時。直跟到離關上五六里遠近。看他們忽然停步不走了。似乎要等後面人來。那探子也不便縮頭縮腦。只好裝着大模大樣的。走了過去。待走近他們身邊。要想繞過他們身旁走時。聽得一個白鬚鬚大面孔的。道士喝道。大胆的小子。往那裏走。還不給我站住。這一聲喝。已將那探子喝住。當探子的是何等樣人。他曉得一定是黃土嶺上敗走的一批賊人。前來探關的。他所以要跟了他們走。打算看看他們究竟走到那裏去。自己明知不是他們對手。爲的好奇心所驅動。此時被他一喝。想是被他們窺破。那還了得。便嚇得站住了脚。不敢動步了。

那道士既經喝住探子。遂卽用手對他面孔指了指道。小子。你不是瞎了眼麼。放着別的生路你不走。爲什麼要跟著我們走死路。你既然跟定了我們。當然曉得我們。曉得我們。你就不應該跟下來。這大約是你死期已臨。不走生路走死路了。如今你且好好兒跪下了。待我來饒你一死。那探子在破黃土嶺的時候。也曾見過跛道人等的厲害。他想這幾個道士。一定也是了不得的。我還是跪下來求個饒罷。遂依了道士所說。不敢和他們分辯抵賴。看他們的神氣。都是出人拔俗的。當然賴不過。還是直說罷。那探子見機生情。當時跪下地。苦苦求道。小的實在有眼無珠。在紫荆關上見了三位道爺。看道爺們在東探西望。我便跟在後面。想探個究竟。不料被道爺們察覺了。恕我年輕識淺。有眼無珠。并且要請道爺原諒則個。因爲我是奉公當差。職責所在。凡是形跡可疑的人。都要偵探一下。故此此番冒犯了道爺。論起來。可並不是出於我的本心。實在是爲着上令難違哩。那大面孔白鬚鬚的道士聽了。哈哈笑道。你這小子。看你不出。倒見機的。如今就想在你聰明分上。准定放了你生。但是死罪好免。活罪



難饒。我來給你些小懲戒。讓你下次當心些兒。那道士說畢。一彈手指。早飛出一道金光。對探子面上一幌。那探子但覺得鼻子上一陣火辣辣。用手一摸。那個鼻子。隨手摸將下來。痛得叫聲哎呀。倒在地上。暈了過去。待他醒來。開眼時。三個道士。一個也不見了。不料眼前却立了個蓬頭垢面。滿身骯髒的爛脚。叫化。左手提了隻筐籃。右手持了根拐杖。立啦。斜依着拐杖。對他呆看着。他痛得九死一生。也不留意到叫化。看道士不在跟前了。便打算回關上去報告江總兵。要他捉拏賊人。便慢慢爬起身。按着鼻子。忍住痛。動步就走。他走不到四五步。聽得後面有人叫道。受傷的且慢走。要是走去。三天之內。定要送命。待我來發個善心。行個方便。信我者快向我求治。那探子聽得後面有人說話。聽那說的話。又是一片好意。遂卽回過頭來。看說話的不是別人。恰正是那個爛脚。叫化。他看是爛脚。叫化。心裏有些瞧他不起。想你這叫化。如何會醫我的傷。那末你自己的爛脚。爲何不先醫治好呢。大約是和他打綑。便不當一回事。仍舊回頭要走。方一回頭。忽見那叫化。會突然的立在他面前了。看他兩眼裏立時

放出無數金光。閃閃然射住了他。冷笑了聲說道。你真是小子。人家好意來替你治傷。又不向你取費索錢。你心裏還要猜疑人家和你打綑。你這人真混帳。你是什麼東西。我曉得你不過是個紫荊關上的探子。我值得與你打綑嗎。說罷。哧了一聲。回頭就走。那探子到此。心頭已有些覺得。料他不是等閒的人。否則如何好好的立在後面的人。忽然會在我面前了呢。莫是八仙中的鉄拐李下凡。見我受傷。特來救治。如此豈可當面錯過。待我追上去。求他醫治。遂即搶步上前。也不管疼痛了。抄到叫化面前。就地跪下。連說小的懵懂得緊。不識仙師臨凡。有負一片好心。請恕我則個。救救我蟻命。叫化見狀。又好氣。又好笑。說你心裏不是在想我和你打綑麼。如今爲何又來要我醫治呢。探子想他是神仙。我肚皮裏轉的念頭。當然瞞他不過。只好承認了。求求他生個善心罷。當時探子苦苦哀求。說道。小的無知。狗眼看低了神仙。請神仙不要見責。一生感激不忘。將來如得手頭寬裕。再當替神仙廣立廟宇。傳播人世。又說想神仙大約就是鉄拐仙罷。那叫化聽了。哈哈笑道。你這人前倨後恭。算我與你有緣。就不

追既往來爲你治傷。我也不要你謝。也不要你立廟宇。你問我是不是鐵拐李。我可不曉得。也不知道鐵拐李有沒有這個人。至於我的名字。不便告訴你。告訴了你也沒用處。你可把頭抬起。待我來與你敷些丹藥。使你立時止痛。還可免去生命危險。那探子聽了。果真抬起頭。看那叫化在懷中掏出一只小紅瓶。倒出些許黃粉。對探子鼻上敷罷。覺得立時止痛止血。等於沒這回事的。探子大喜。重復叩頭禮拜。那叫化道。有緣相會。不必多禮。快快回關去罷。但你得代我回報一聲江天柱。教他留心些兒。那伏牛山上的賊道。已經來探過關內舉動。倘若你們在半月內再不發兵前去。他們就要大舉起事了。叫他趕快預備纜。是叫化說到這裏。把脚一蹬。頓時不知去向。原來已借土遁走了。叫化走後。叫化是誰。後文自會交代。那伏牛山來探紫荆關的三個賊道是誰。就是郜二爺請來的白蓮教下的如意子。浩然子。悠久子三個人。他們住在伏牛山上。看官兵不來攻山。便自告奮勇。到紫荆關探聽動靜。他們在關上東西亂走。被那個探子着了眼。看形跡可疑。釘牢了他們。直釘他們到關外。那個大面白鬚的

是如意子。他覺得關上有人跟了出來。本想立時放劍出去。收拾了他。但當時走在路上。先對浩然子一說。浩然子道。我也覺得了。我看他是個沒中用的飯桶。管他跟不跟。我們走我們的。放他過去罷。要收拾應當收拾了得些的。如意子道。話雖如此。誰教他生了眼睛不識人。我走路配他來跟麼。好歹終要給他些苦頭嘗嘗。否則一路跟着。豈不討厭。如意子說着。便止了步。悠久子也已知道。他好歹不管。看如意子如何辦理。待那探子走到跟前。如意子就喝住了他。將他的鼻子割了。探子受傷痛倒地上。他們便大笑一陣。借劍光起在空中。回伏牛山而去。如意子吐劍光起在空中之時。恰巧南面大路上。走來一個爛脚叫化。那叫化本來遠遠地早已看見的。不過看見前面立了三個道士。和地上跪着一個俗家人。那叫化起初還當是剪徑的。急使縮地法趕將過來。不料他方到跟前。那三個道士已將一個俗家人割了鼻子。各發飛劍起在空中走了。叫化見了一呆。忙掄指一算先天混元神數。明白所以。遂立在道旁。等他醒過來。看探子起身要走。心中忽發善念。要救他性命。當時喝住了探子。告訴他回

去三天內必死。他說這句話時。因爲已經算出如意子用的乃是毒劍。雖則割了鼻頭。非關要害。但是劍上有毒。三天之內。毒入心竅。一定要死的。又一算那探子的來根。到也不差。平素做人道德也好。故而發了善心。替他治愈了傷。方始借土遁走了。他走後。探子心裏益發自信。他一定是鐵拐李神仙無疑。否則如何會忽然不見呢。探子自得爛脚。叫化治好傷。急急趕回關上。將遇到賊道的事。和叫化關照他的話。一五一十。告訴了江天柱。江天柱看他割去鼻子。染了一身血。知道事情屬實。看碧眼兒還未到來。心中焦急萬狀。如此又過了數日。一天江天柱在關外教場上操練兵士。忽見兵士們一個個交頭接耳。指手劃脚。忙亂異常。江天柱奇怪起來。派幾個偏將到陣頭上一調查。回來報說兵士們在操練的時候。都看見對面大楓樹上。有兩個尺來長的紅裳綠襖的小孩。站在隨風擺搖的小枝上打架。打了多時。兩個小孩一齊墮下地去了。忽然會不見踪跡。故而大家驚奇起來。紛紛議論方才的事情了。江天柱聽罷。說道。那有這回事。別是兵士們有了別種心思。在撒謊騙人呢。江天柱恐防衆兵士

受了伏牛山賊人的煽惑。有什麼內應的舉動。因而懷疑。他想想枝上那裏會有小孩子呢。一定是說謊。遂即傳下軍令。說道。如若再有交頭接耳者。按軍法從事。江天柱治軍極嚴。真是令出如山。霎時便各守秩序。鴉雀無聲了。然而這樣秩序纔守了數分鐘。忽然又恢復了原狀。照舊的交頭接耳。指手劃腳起來。江天柱心中大怒。要發施號令。重治倡首的。那身旁的偏將忙用手指着。左面教場外的一棵大楓樹。說道。大人且請息怒。你看那邊樹上確實有兩個小孩子在打架呢。江天柱聽了。似信非信。抬頭看去。果見兩個尺來長的小孩。在拚命似的亂打。看他們站在細小的樹枝上。亂撲亂縱。一點不會踏空。墮下地去。而且打得非常活潑。似乎各人按着拳脚功夫。進攻退守。並不一路蠻打蠻擊的。江天柱看得呆了。看他們打得正在興酣之時。忽然一齊墮下枝頭。落在地上。接着就不知去向了。江天柱是立在將台上。憑高臨下。看得甚是清楚。他看罷情形。回頭問偏將道。這兩個小孩從那裏來的。你們可知道。偏將們道。卑職等也算第一次看見。不知他從那裏來的。別是那株楓樹。年久代遠。得了天地

精華。通了靈性。成了幻形。所以有小孩出現的事吧。江天柱低頭一想。想起了過去未做官之前。爲尋訪碧眼兒。走到安徽黃山。遇見了蛇妖。虧得高人鄺士元救了性命。想見妖怪是確實有的。方才所見。別也是妖物化身。他憑在樹上作怪。雖然尙未害人。終究不是好事。我得先將他除了纔是。遂卽關照偏將們。叫傳諭軍中。各人都要箭上弦頭。等候小孩再現出來時。放亂箭射他。不得有誤。他自己當時也取過一張雕弓。搭上支箭。按了弓。坐在交椅上。預備耗去若干操練時間。要等他出來射死他。以絕後患。不料左等右等。兩個孩子。一個也不再見。江天柱等得不耐煩。打算傳令收隊回去。不願再等。那知手上所按弓箭。忽然有人將他奪了去。江天柱是抬了頭。只管看右面楓樹上。不曾留意到手上。此時覺得有人在奪他手中雕弓。起初還當是偏將們看他弓箭按得不耐煩。來代他取過去。要他收隊回衙。那知低頭一看。却使他吃了大驚嚇。你道來奪雕弓的是何等樣人。就是方才發現在楓樹上的兩個小孩子。他們一個得了雕弓。一個得了羽箭。嘻嘻哈哈。跳跳躍躍的。跑下台去了。江天柱見狀。又

驚又怒把脚一頓。喝道：「兵士們放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第七三回

作者是個信人。他要踐履前言。和竟他一部未曾完全的洋洋巨著。就撥冗抽暇來完成他。這個消息不但是閱者所極歡迎。聽的就是評者。也非常願意有這們回事的。作者是個才大心細的人。肯續後集。想一定比前幾集格外精采。但是評者呢。却有些才盡於此。不堪再來的了。打算敬謝不敏。不再作評。可是作者却不肯讓人放手。只好再來串演一場。閒話少說。且來評他幾句。

伏牛山上集了許多劍客。要與官兵來時大戰一場。可是官兵方面。此時却一個劍客也沒有。若然他們乘此時發兵去攻打紫荊關。官兵方面保得立時望風奔逃。江天柱等的性命。也可立時送終。此等處仔細一想。令人毛髮爲豎。

江天柱知道伏牛山上有人會劍術。自己不是他們對手。應得早日去請碧眼兒。好讓他去替請他人。却死等他不來。臨渴掘井。是江天柱了。



探子以爲三個道士形跡可疑。跟定了他。想得些功勞。那知反而送去了一個鼻子。人家說道士爲何不挖眼睛。却割鼻子。評者說道士們有些人叫他爲牛鼻子的。鼻子與道士原來有關係。所以不要別的。要他鼻子。一個蓬頭垢面的爛脚叫化。突然而來。忽然而去。爲問閱者可省得是何許樣人。

江天柱一聲令下。全軍肅然。可見其平時治軍之嚴。的是將才。楓林上

會發現兩個小孩子。人家疑心是竹林尊者座下的地雷風火輩。評者却不謂然。何故呢。因爲作者寫道。祇有尺來長。與地雷風火輩不相類。大約別有其人。待觀下文。自可明白。江天柱等想射死他們。以絕後患。那知手上弓箭會給他們奪了去。倘若這時他們將奪得的弓箭。回射江天柱。不是危險萬分麼。但是江天柱並不想到這層。還教兵士們亂箭射死他。看他能否如願。

## 第七十四回 怪頭陀袖中藏大地 水獺妖意外失金丹

上回說到江天柱手按弓箭。正在守候楓樹上的兩個怪物。打算等他出現。一箭射死他們。那知過了一歇。這兩個怪物。反將他手中的弓箭奪了去。他見了。又驚又怒。叫兵士們放箭射他。在這個當兒。忽見操場中間跌坐了一個頭陀。那頭陀身高丈外。坐在地上。比立着還高。看他皮收骨削。等於一具骷髏。頭戴金箍。黃髮披肩。蓬鬆飛舞。兩道長眉。左右下垂頰間。胸前掛了串十八粒羅漢珠。唵聲阿彌陀佛。用手一招兩個小孩。兩孩子便拿了弓箭。如飛的奔到頭陀跟前。頭陀的袍袖極大極長。舉起兩手。兩個孩子一邊一個。鑽進袍袖裏去了。却露出兩隻小手。一個捧了支箭。一個捧了張弓。頭陀將手一低。接去弓箭。張開弓。搭上箭。嗖的一箭。那支箭打從江天柱頭頂飛了過去。飛得不知去向。江天柱吃了一驚。曉得那頭陀不是等閑之人。不敢去得罪他。忙下了台。趨步到場中。對頭陀行禮致敬。頭陀哈哈大笑。數聲。影跡漸漸淡將下來。頓時看不見頭陀。也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江天柱愈覺驚奇。心裏想這兩個孩子是小妖。這

個頭陀是大妖。他看小妖惹了事。所以出來將他收了走了。好在當時沒甚危險生出。大家驚奇一番。算爲罷了。江天柱看辰光不早。傳令收兵回關。明天再操衆兵士奉命。一齊收隊回關。江天柱回到衙中。想起方才場上怪事。心中納罕不置。便進內堂去告訴夫人知道。但他剛走到內房門前。抬頭一看。使他又吃一驚。你道爲何。原來方才那頭陀放脫的一支箭。却射在這門上。因爲江天柱自己的箭是鑄上名姓的。所以認得。連忙舉手取下。看箭頭上還繫一紙字兒。展開一看。寫道。紫荊關前半月之內。將有大戰臨頭。深恐無辜小民。橫遭殺戮。特留徒孫兩人。在此救護。消患無形。今日之事。不過略事遊戲。幸毋恐慮。將來至必要時。請叫三聲雙兒。便能出來相救。爾等可緊誌之。這張字兒。也不寫何人收。也不註明何人寫。江天柱看罷。明白方才之事。原來是位世外高人幹的。那兩個孩子。是他的徒孫。他們是來遊戲我們的。並不是什麼山精木怪。當時安心許多。又想到半月內紫荊關前有大戰臨頭。此事不得不事先提防。遂傳諭兵士們。日夜嚴守關頭。不得疎忽。自己天天至教場操演兵士。小心守關。

不提且要說到那兩個孩子和那個頭陀究竟是何等樣人。閱者要明白這兩個孩子不容易。那個頭陀是已經出現過的。那頭陀卽是西貢癩疽僧的師父。稱爲嬰兒頭陀的便是。那兩個小孩子呢。說起來話却長了。他們的來根很奇怪。待我敍上一敍。上回江天柱當兩個孩子是妖怪倒不對。那知孩子的母親。真的是妖怪。原來他的母親是個水獺精。那個水獺精如何會養兒子呢。說來更加奇怪了。原來那個水獺精。起初隱身潛修。在甯波東鄉姜山左近葉家莊的橋前河埠石砌下面。他是天天晚上五更相交。到前村去迷人精魄。天明回來的。那葉家莊上有家豆腐鋪。開鋪子的叫葉阿夫。葉阿夫年紀已有七旬。筋骨甚是強健。他天天四更起來磨豆腐。自磨自揸。又要到河埠去挑水。有一天五更相近。阿夫到河埠挑水。去遠幾步。看見從河埠那裏。走上一個美貌姑娘。見了阿夫。怕羞似的低着頭走過身。過橋往前村而去。阿夫心中疑訝想。半夜三更。那裏有婦人從河埠走上。又一想聽得有人說過。這裏河埠下原有個水獺精的。不知真否。別是那個婦人就是的呢。既然如此。要真是水獺精。他精靈

出去。這個皮囊一定留在埠下的。待我去探摸一下。看是如何。阿夫想罷。將挑水擔放在地。撩起衣褲。下了河埠。用手在河埠石砌裏到處探摸了番。忽覺有物觸手生刺。起初一驚。再一摸。毛刺刺的。曉得水獺的皮囊摸着了。便抓了出來。提出水面一看。果然是張水獺的皮囊。他便取上河埠。將皮囊放在水桶底下。挑了一擔水。回到鋪中。將那張皮囊向污穢的地方藏好。生怕被妖怪搯了去。皮囊藏好後。阿夫便自管自磨他的豆腐了。過了一歇。五更已過。那個水獺精。從前村迷人回頭。到了河埠。想遁身進去。覺得下面失了憑藉。一看皮囊失了踪了。他想這張皮囊被誰拿了去呢。這裏沒有旁的人。我在此地潛修了百年來了。也從來沒有出過事。怎的今天會出岔子。莫非是那個開豆腐鋪老兒幹的。記得方才挑水過來。遇到了我。起了疑。就將我皮囊搜取去了。這便那處。但是事到如此。只好拋頭露面。向他去要回了再說。那妖怪遂到阿夫鋪中。對阿夫來索取那張皮囊。阿夫見他進來。假裝沒有看見。低了頭。一味磨豆腐。問他幾句。他裝着不聽見。水獺精忍不住。對阿夫道。我與你同村而居。一向無怨。

無仇的。你天天來河埠挑水。我也從來不曾侵犯過你。今天何故要對我如此惡作劇。傷了彼此和氣。請你別再假作痴呆。快些將那個東西還了我。萬事全休。如若不然。莫怪我反面無情。阿夫聽了。纔始抬起頭對他看了看。裝着疑訝似的神氣問道。唉。你這位姑娘是從那裏來的。到此地有何貴幹。若是要買葷腐。還早呢。天亮了來纔對咧。水獺精聽了。看他還是假痴假呆。心中大怒。立時豎起了蛾眉。凸出了杏眼。叱咤般的喝了聲。老頭兒。你且聽了。你上了這許多年紀。難道還不知道少結冤家多結善緣的話麼。我與你有何怨仇。何事得罪過你。竟勞你將我的附身之物取了來。使我失了憑藉。無家可歸。你看天要快將明亮。若再不還我。我的性命就斷送在你手中了。我有百來年的修煉功夫。一旦付之東流。就是我不來與你結怨尋仇。恐怕你捫心自問。也有些過不去罷。好老兒。你別再假作痴呆。快些還了我。讓我回去。倘若再不還。可對不起你了。阿夫看水獺精在發極了。心裏好笑。他本來同他開玩笑的。當時想回身去拿來還他。忽然一想。聽得人家說妖怪都有金丹的。那金丹只聞其名。不見其

形。今日我與妖怪對面。趁此時有皮囊在我手中。要求他觀看一下。想不會不肯的。遂卽對水獺精道。好了。姑娘你別着急。我原本同你玩的。要你的東西。有何用處。也不是我假作痴呆。是完全同你好玩。你且別動氣。如今東西一准還你。可是我有件條件說出。不知你能否答應。水獺精道。你且說來。我可爲力的。一定答應你。阿夫道。當然要你可以爲力的。否則問非所答。又何必說呢。如今我且說了。乃是要看看你的金丹。拓拓眼界。水獺精聽了。把眉頭一皺。回說金丹。什麼叫金丹。我是沒有的。阿夫道。你不肯給我看。那東西我可不能還你。說着。低着头。磨起豆腐來。水獺精靚狀。徘徊幾步。說道。罷了。我就給你看一次。看過後。那東西就要還我的。要是再不還我。我可不答應的。阿夫道。你放心。看過金丹。立刻奉還。水獺精道。好。大丈夫一言爲定。你要看可是沒有清潔的地方。可以吐出來給你看。阿夫聽他說肯吐出來了。心中大喜。急忙回身取過一隻大花碗。說道。要清潔的地方。這隻碗我天天洗得非常清潔的。你就吐在上面罷。水獺皺了皺眉頭。爲的要皮囊還。沒奈何。先用手將碗拂拭幾下。咳嗽一聲。

就見一顆火一般紅的丹隨着咳嗽吐落碗內頓時火光四迸循碗旋轉不定。阿夫在旁看了些時。水獺精把口一張。霍的一聲收了回去。說道。如今金丹給你看過。那東西應得還我了。阿夫笑道。還有些不對。不能還你。水獺精道。你這話怎講。我們不是說明在前的麼。看過後你就還的。如何食起言來呢。阿夫道。我那裏食言。乃是你自己在欺人啊。水獺精道。我那裏欺過人。你倒說出來。阿夫冷笑道。你當人家真的都是傻子麼。我金丹雖是沒有見過。活了這們年紀。聽總聽到過的。我聽人家說金丹是白色的。你方才吐出的是紅色的。那顆乃是火丹。金丹名爲水丹。修道煉丹的。聽說是仗着水火兩丹的。你不肯將金丹我看。用火丹來搪塞我。想騙我土老兒。不是你欺人麼。我如今旁的話也不和你多說。你要那東西還的。老實地吐出金丹來看。否則我也沒大功夫和你瞎纏。我要磨我的豆腐了。說着就要去磨豆腐。水獺精想想這老兒實在可惡。本想金丹乃自己生命所繫。豈肯輕易給人觀看。但是皮囊被他取去了。要歸去無家可歸。天色明亮後。就要遭雷霆轟擊了。妖怪左右一想。無法奈何。只要皮



囊取到手。再來收拾那可惡的老兒。如今就給他一看罷。遂說道。你這老兒真放刁。人家給你看了一顆丹了。也應心滿意足了。你却偏不肯休。定要看什麼金丹。罷罷罷。也算是我倒霉。是你的眼福好。給你一看罷。可是看過後再不還我。我可要用相當手段對付你了。阿夫道。只要你金丹肯給我賞光。就立刻雙手奉還。決不推托。水獺精聽了點點頭。又是咳嗽一聲。接着吐出一顆水晶似的透明。明星似的閃爍。光芒四射地。在碗內。如飛旋轉。阿夫看了。又驚又奇。心中想做妖怪的果然厲害。肚皮裏會有這們好的寶貨。阿夫正在賞識之時。不料後面小房間裏走出一個阿夫的兒子葉天士。那時葉天士纔祇八歲。母親早已去世。也無兄弟姊妹。就是他和他父親阿夫兩幹子。阿夫愛惜葉天士。比國器掌珠還寶貴。每天五更過後。第一鍋的豆腐。必定要留出一碗。豆腐漿給葉天士吃。那孩子天天吃慣的了。到了這個時候。必定醒來。惺忪着兩眼。摸到前面來吃。豆腐漿。今天阿夫爲的同那個水獺精瞎纏多時。豆腐還未磨就。豆腐漿當然沒有。可是葉天士吃豆腐漿的時間却到了。他便按班就章的摸到外面來吃。

荳漿。葉天士祇有八歲。身材生得極矮小。輕輕的出來。水獺精也不曾留意到。阿夫看那金丹看得出神。也不見着兒子出來。等到葉天士走近板桌旁。那隻碗就是葉天士天天吃荳漿的碗。而且置放的地位。又是他天天吃慣荳漿的所在。葉天士不知就裏。睡眠惺忪的。也不曾看清楚。還當父親給他放好荳漿了。就抬起頭。將小嘴對碗上張開去喝。這一喝不打緊。他荳漿到沒有喝着。那顆金丹却隨着喝力。霍的一聲。被葉天士吞下肚去了。小孩子覺得喉嚨裏涼爽地一來。與往日喝荳漿時一陣熱辣辣的情形不同。他覺得有些奇怪。用手捧着碗。要想張口再喝時。聽得有人叫了聲哎唷。這還了得。不是要了我的命了麼。接着號啕的哭起來。這樣的一喊一哭。把葉天士睡意驚醒了。他用手拭了拭眼睛。開眼仔細一看。却見一個女子。拖住了父親。要同父親拚命一樣的他心中似明白非明白。開口問道。你這女子。作什麼來的。爲何拖住了父親。爲的何事。那女子聽了。淚流滿面。叫了聲小冤家。你也不必來問我。將來你自己會明白的。又對阿夫道。我依你的話給你看看金丹。不料一個不留意。被你的兒

子喝了去了。他喝了我金丹。你想我還能活麼。我本想對付你的兒子。但仔細一想。他能夠有機會喝我的金丹。一定是有來原。或者前生同我有相當的仇恨。如今我也不奈何他。總怪我自己道行淺薄。今天應得死在你手裏。我現在沒有別的話。我自知再過幾分鐘。就要死的。死了以後。請你行個方便。將我的屍身埋葬在土內。再等過了四十八天。將土挖開來。看我一次。算彼此情至義足。我就一些不來怨怪你們了。那水獺精說到這裏。立時面容變色。一時面色如灰。忽的又變爲白紙一般。接着哀號一聲。聲震瓦屋。比巫峽猿啼。長空鶴唳。還要悲悽驚人。阿夫會听得毛髮都豎。看他一聲哀號後。便仰面跌倒地上。挺直四肢。氣絕死去。葉天士在旁看着。也不吃驚。也不奇怪。好似沒這回事的。阿夫見他真的死了。心中倒有些不忍。一想我兒子天士。如今吞了金丹下去。將來是了不得呢。不過這金丹乃是那水獺精的。他爲我死了。雖然是個妖怪。死了可以少害幾個人。總究與我是無怨無仇的。他臨死之時。託我將他的屍身安葬土內。那事當然要盡我力量幹辦的。不能不答應他。看此時天色未明。趁

人家尙未起身。不如將他馱到後面荒場上埋了。算完了事。當時急取了鏟。先。到。後。面。掘。起。了。泥。土。再。將。水。獺。精。的。屍。身。馱。起。阿。夫。馱。他。的。屍。身。輕。得。很。估。他。重。量。最。多。只。有。幾。斤。他。想。倒。底。是。妖。怪。的。化。身。輕。得。很。要。是。換。個。人。至。少。總。有。六。七。十。斤。哩。阿。夫。馱。了。屍。身。把。他。安。葬。在。荒。場。上。等。到。諸。事。舒。齊。天。色。已。是。大。明。這。天。他。的。荳。腐。還。未。磨。就。趕。忙。磨。起。來。待。做。好。荳。腐。已。是。日。高。三。丈。人。家。來。買。都。說。今。天。荳。腐。爲。何。如。此。的。遲。慢。阿。夫。推。說。昨。夜。受。了。風。寒。頭。痛。身。熱。早。起。不。得。故。而。遲。了。人。家。當。他。說。的。是。真。話。那。知。一。個。活。潑。潑。地。的。妖。怪。都。給。他。弄。死。了。呢。如。此。過。了。一。月。有。半。算。來。已。有。四。十。五。天。在。那。四。十。五。天。裏。他。的。兒。子。葉。天。士。自。從。吃。了。金。丹。以。後。一。天。到。晚。便。不。思。飲。食。不。會。飢。渴。的。靈。性。也。與。前。不。同。了。從。前。本。是。木。沉。沉。的。此。時。却。異。常。聰。明。天。色。晦。明。風。霜。雨。雪。在。幾。天。前。他。已。能。預。先。知。道。起。初。阿。夫。還。未。相。信。等。到。試。驗。幾。次。果。然。准。確。他。這。纔。知。道。兒。子。吃。了。金。丹。曉。得。過。去。未。來。的。事。情。說。不。定。將。來。還。可。成。仙。呢。從。古。道。一。子。成。仙。九。祖。升。天。我。阿。夫。或。者。也。有。升。天。的。一。日。啊。不。表。阿。夫。心。中。快。活。且。說。

到了四十五天上。阿夫想起那水獺精臨死之時說道。過了四十八天。去掘開泥土看他一次。算爲情至義盡的表現。如今四十八天快要到來。不知去挖土去有無危險。待我來問問兒子看。他總知道的。當時叫出葉天士。告訴他所以。看他把頭抬起了。想了想。對阿夫笑道。四十八天滿足後。是不可去掘的了。好在今天是四十五天。我們就此去掘。阿夫曉得兒子有先見之明。遂聽他所說。拿了鐵鏟。同葉天士來到荒場上。按着原理所在。掘將下去。纔掘了四五鏟。下面的自己會鬆散起來。阿夫看泥土自己會鬆散分開的。覺得奇怪。不敢往下掘。但看那泥土不絕地向上抬高。隨着四面散開。葉天士教阿夫讓開。自己取過鐵鏟。立在旁邊候着。看那泥土放散多時。分得成一個大窟窿。那窟窿下面。却蟠了一條數丈長的大蟒蛇。金鱗閃閃。頭上生隻小角。那頭昂起了。可惜兩眼還未開。看不見葉天士等所站地方。但是不住地左右轉動。且張開了血盆大口。吐出舌信。匹練似的亂舞。阿夫看見這們大的一條蟒蛇。嚇得叫聲哎喲。忙向後倒退。葉天士對他搖搖手。教他不要聲張。自己靜立在旁邊。等那條大

蟒蛇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憤蕙軒主人評曰 七四回

江天柱弓箭被奪。使他用不得手脚。一個堂堂總兵。竟被兩個孩子擺佈了去。豈非笑話。兩個尺來長孩子。忽隱忽現的。難以捉摸。而孩子之外。還添了個身高丈外。像金羅漢般的一個頭陀。高的這麼高。小的這麼小。作者真會着想。江天柱見了頭陀。忙下台去行禮。這時別說是他。就是換個劍客。或者其他的高人。覩此現像。也要上前致敬了。

江天柱起初疑心頭陀是老妖。孩子是小妖。却也在情理之中。不能說他想錯。教場上被頭陀放却的箭。怎的會發現在衙門裏的上房門前。事是奇事。文是奇文。作者說道。江天柱疑心兩孩子是妖怪。不料那孩子的母親是妖怪。遂即引起葉天士一段事來。行文如入綠蔭深處。使人讀之神清氣爽。人類藉着臭皮囊。纔得生存在世上。失了臭皮囊。就是一縷幽魂。飄飄渺渺。無所歸宿了。人類如此。妖物在未脫胎之前。也是如此。佛家不

願靈魂宿於臭皮囊內。而人類及妖物却都仗着他。沒有他就沒有憑藉。我說佛家雖然厭惡此臭皮囊。但是沒有成佛之前。也非仗此臭皮囊做個臨時修煉的所在不可。否則魂靈從何托跡呢。可知臭皮囊乃是修道成果的。第一步立場。葉阿夫將水獺的皮囊順手牽羊般帶了來。而不想到有其他危險。可謂胆大。繼而妖物來索取。並沒奈何他。可謂福大。否則妖物豈易惹者。妖物先以火丹與阿夫觀看。滿想搪塞一下。那知阿夫偏會曉得。非看水丹不還皮囊。妖物無可奈何。吐了水丹。萬想不到暗地裏鑽出一個孩子。將他吞下肚去。細讀此等處。如鐵騎突出。刀槍亂鳴。不得不佩服作者筆意神化。吐丹的碗。是葉天士盛荳漿的。放的所在。又是他天天喝的原處。此事仔細想來。好似葉阿夫預先安排下的。真是巧極。妖物死後。埋在荒場中。待掘開看時。却變了一條大蟒蛇。好不可怕。

## 第七十五回 孤鶩落霞湖心迷幻景 碧梧丹鳳峯頂哺奇孩

上回說到葉天士手握鐵鏟。立在土窟旁邊。靜等大蟒蛇出來。那條蟒蛇因爲還未開眼。當時看不見葉天士等立的地方。便慢慢將頭向窟外探將出來。葉天士靚狀。假意咳嗽一聲。引那蟒蛇過來。那蟒蛇聽得咳嗽聲。果然循聲游將過來。葉天士便望旁一閃。待到蛇頭伸出平地七尺來長。他便舉起鐵鏟。狠命的對准攔頭一下。這一下將那條蟒蛇打得昏天胡地。一時動彈不得。接着葉天士又是十幾下。沒頭沒腦的打去。將蛇頭蛇頸。一齊打爛。打得同肉泥一般。那條蟒蛇便算死了。葉天士打死蟒蛇後。再將蟒蛇推下土窟。用掘開的泥土。將他埋藏舒齊。負了鐵鏟。同葉阿夫回家。路上葉天士對阿夫道。這個妖物。存心倒狠毒。他預先設下好計。虧得我們不到四十八天上來開掘。到了那時。他的眼睛開了。看見我們。對不起就要張開大口。將我們兩人一起吞下肚去。連那顆金丹。都歸到他肚裏去了。你想他的計謀。何等深遠。虧得孩兒有先見之明。今天將他開掘了他因爲沒有開眼。看不見我們。無能爲力。就給我誘出土



窟打死了。絕了後患。但是孩兒曉得自己雖然得了金丹。可以延年不老。對於道的學識。一點也沒有。沒有道的學識。就是不能運用金丹。現在孩兒打算到天涯海角去。訪尋異人高士。求他指引修仙學道的方法。如此纔不負得了金丹的好機會。葉阿夫道。我兒年紀這麼輕。如何可以到外面去呢。葉天士道。那倒不成問題。孩兒自從服了金丹。便寒不思衣。飢不思食。不曾讀過的書。見了面就認得。好似讀過的。不曾做過的事。只消想了想。等於做過一樣。都可曉得。就是父親年紀有了七旬。論理我不能夠離開膝前。但是我可曉得你還有五年的壽數。再五年就要與世長辭了。孩兒也曉得自己此番出去。一直望北方走。不到數月。便可遇得名師。要是不去。錯過了機會。就一世遇不到了。所以孩兒一定要去。請父親不必記念。最多幾月後便要回家的。葉阿夫總有許多不放心。葉天士道。孩兒非比尋常孩子。請父親一切放心是了。我去志已決。准定明天動身了。葉天士說到這裏。抬頭看見東方起了一道紫氣。似雲似霓。打從屋頂掠了過去。葉天士抬頭看了有頃。對阿夫道。父親明天早晨在孩兒未

動身之前。說不定還有位高人到來。又說道。今晚子午相交。必有大風雷。葉阿夫知道兒子說的話。不會錯的。問道。那位高人是何等樣人。子午時分。何故要起風雷。葉天士道。這個孩兒不大明瞭。就是我缺乏道的學識關係。祇能一知半解。不能參透到底。待我到北方得了高人指點。回頭便可瞭然一切了。阿夫道。那末明天來的這位高人。你不是也可向他請教的麼。如此何必要遠走他方呢。葉天士笑道。這可不能。因為會合有緣的。明天來的高人。與我沒有緣。見了不肯指教我的。我也不便向他求教。葉阿夫聽了。似懂得非懂得。但是心裏非常快活。看兒子小小年紀。有了這樣本領。我家積德。不知多少厚呢。葉天士說過那晚子午相交。天起大風雷。待到了子午時分。果然狂風大起。閃電迅雷。撼山震岳。大風雷過後。到了次朝。葉天士對父親道。你且到後面荒場上看去。孩兒曉得荒場上有異呢。阿夫聽了。急奔到後面去看。他到了後面。看荒場上埋葬妖怪的土窟上。立了一個和尚。那和尚頭尖如筆。面瘦如石。高顴骨。兩眼深陷在眶裏。細長的頭頸。露出一個又大又尖的喉骨。兩肩聳起了。着了件舊

灰色僧衣枯柴般的手持了根鑿杖赤了雙腳將鑿杖向葬妖物的土窟上鑿了幾下。霎時露出一個大窟窿。看下面並沒有蟒蛇的遺蛻。却有兩個比拳頭大的石球。那和尚俯下身。拾了石球。回身便走。阿夫在後面看了多時。看和尚好似不曾見着他。他心裏正在奇怪。那和尚是何等樣人。怎的將那鑿杖向地上鑿幾下。便會成個窟窿。且昨天所葬下的蟒蛇。怎的今天會不見蹤跡。而且會有了兩個石球。看情形這兩個石球是個寶物。那和尚是識寶的。所以取了他去了。如此這個石球。倒要向他索回。因爲那條蛇是我們打死的。這個土窟也是我們掘的。這個和尚不勞而獲。未免太便宜他了。阿夫想罷。方要追上去。向他索取。看他一回身。走出荒場。直望阿夫鋪中走去。阿夫看他望自己鋪中走。想再好沒有了。我正怕你逃走呢。但見那和尚大踏步來到阿夫鋪門前。抬起頭對裏面望了望。又回頭來對阿夫望了幾眼。自言自語道。可惜舟小不能載重。和尚一言道罷。如飛風般回轉身。揚長而去。阿夫見狀要追時。葉天士從裏面出來。一把將阿夫拖住。說道。父親不要去追。由他去罷。這個人便是孩兒

所認爲的高人。此人道德高深。孩兒德行淺薄。不能拜他爲師。所以不敢出來見他。由他自去。你看他一過橋。就沒了踪跡了。阿夫聽說。回頭去看。果然方才過橋去的和尚。此時極目四矚。已不見影跡了。阿夫心中奇怪。說道。既然如此。我兒爲何不出來見見他。同他談談。問他拿去的石球。是什麼東西呢。葉天士道。那可不能。我不是說過。我的根行太淺薄。不配見他。見了他也無用處。反而使我心裏難過。我方才在裏面壁縫中向外窺視着。看他好似大羅金仙。頂上隱隱露出金光。孩兒慧眼看得他見。曉得自己所服的金丹。乃是妖物煉成的。見了金仙。就生畏縮。故而不敢出來。你說他拿了兩個石球去。這石球裏面一定。有東西。不過我不能斷定他是什麼。至於那條蟒蛇的遺蛻。不見了。想是昨晚大風雷時。天滅了形跡。或者那條蛇仗着一顆火丹。潛遁了。總之孩兒得了那顆金丹。倘若不求名師學道。將來要大受其害呢。爲的服了金丹的人。普通人。是看不出的。有修行的人。看見我頭上有一團白氣。沖出。要是遇到妖物。他就來垂涎。設法偷我的金丹。他要偷我的金丹。我若沒有護道的法術。就要被

他偷去。這一層所以要急於去求名師。如今准定今天動身了。此去多則一年。少則數月。必可回家。請父親放心在家是了。葉阿夫有些依依不捨。不肯放行。葉天士毅然道。倘若父親不讓孩兒去。害孩兒錯過了會見高人的機會。弄得一世也遇不到。將來沒有護道的法術。被妖物見了。就要送命。父親你想還是讓我去好。不讓我去好。葉阿夫想想說話不錯。又看他去志堅決。留他不住。只得放行。說你此去須要小心。纔是。葉天士道。孩兒此去。可說是一路福星。毫無意外發生的。請父親寬懷。不要望念。葉天士說罷。遂卽拜別父親。出門而去。你想他祇有八歲年紀。有這們大膽。會到天涯海角去尋訪高人。怪不得葉阿夫不放心他出去。可是他有了金丹。知識健全。童年人的膽識。要比成年人還大。況且他無飢無寒。不需飲食的。所以也不要帶盤川。一路望北而行。路上走了兩日。來到安徽九卿山下。楓林湖旁。看見天上有團紅雲。籠罩湖面。他便止住。步對湖中張望。瞥見那邊蘆葦深處。隱隱露出一隻船唇。葉天士明白那船中有高人住着。可是蘆葦在湖當中。離湖邊甚遠。不能插翅飛將過去。只好向湖

岸上雙膝跪下。對着那隻船唇。深深禮拜。他自從上午拜起。拜到日落黃昏。嘴裏且必恭必敬的虔誠禱告。他禱告的是弟子葉天士。年幼無知。欲求世外仙長指引迷路。他一壁禱告。一壁禮拜。待到日落後。抬頭看看蘆葦深處的船唇。不見踪跡了。只有水面上。一羣野鷺。飛將起來。襯着天際將退去的彩霞。滿天飛舞。葉天士覺得茫茫地。不知所措。再看天上那朵紅雲。也不見了。他曉得那位高人走了。他走的緣故。大約此地不是與我相會的地方。那末待我再尋將過去。於是他連夜趲程。望前而進。那晚天色甚好。月明如晝。葉天士一路行來。待到獼橋湖旁。忽然湖心中水聲沸天。波浪汹涌。直望峯上撲來。葉天士大驚。急忙折轉身。望羅昌河白菟水那邊而走。走到天明。到了一條石橋上面。他無意中向橋沿上坐下。側首低頭。看看水面。看見橋下有隻小船。船頭上坐着一個童顏鶴髮的老婦。手持唸珠。在合十唸佛。葉天士見了。暗暗念聲好運氣。我葉天士幾生修到這裏就有高人。還到何處去尋。他念着了橋。走至峯旁。整衣跪下。對船頭上老婦禮拜。老婦原本垂眉合眼。經他一拜。開口眼問道。來者

何人。可是寧波葉天士嗎。葉天士應道。正是弟子。老婦道。如此可上我船來。葉天士聞言大喜。急忙上了老婦的小船。他望艙裏一瞧。好似裏面趁了許多人。但是糊裏糊塗。看不清楚。再看老婦人時。叫他在船唇上坐下。遂卽向懷中取出一本小冊子。遞給葉天士。對他說道。你拿了這本小冊子。回到家中。細細研究。自有相當用處。你要求護道的法術。也在這本小冊子上。并且要記得。此去不可再經過獼橋湖。倘若經過那邊。就有莫大危險。葉天士一一領諾。末了他請問那老婦法號。和要求他收爲徒弟。老婦笑着對他說。我的法號沒有的。有的除非就是這隻船。你要我收爲徒弟。我可不敢。但是我要叮囑你幾句話。你要記得。在你動身離家的那天早晨。那個到你家門立過的和尚。他曾經說可。惜小舟不能重載。這句話。你要將他再三思味。萬萬不可大意好了。我話已說完。與你見面的緣分。也終於此了。請上岸罷。葉天士有些戀戀。此船不肯上岸。經老婦再三催逼。說你再不上岸。與你便有不利。葉天士知不可勉強。只得跳上岸。等他上岸後。回頭再去。看時。那隻船已隨風飄開。如箭離弦。上般快向前。

去了。葉天士愴惘了多時。將那本小冊子打開看時。看第一頁上寫道。遇獼而歡。遇獼而哀。舟小物重。不堪久載的十六個字。再看後面。也有護道的妙法。也有是治病的良方。葉天士將小冊子藏好。細想方才遇到的老婦。他不肯留名。也不肯收我爲徒。光交了我一本小冊子。看那本小冊子裏。也沒甚大不了的功夫。對於我此番來求高人指引迷途的慾望。只充滿了一分。這便那處。他說我不要忘記舟小物重。連那本小冊子都寫着。大約是我根行淺薄。雖得了金丹。却不能修仙學道。那冊子的後面。都是些治病之法。莫非是教我爲人治病。普濟衆生。廣積陰功麼。唉。是了。一定是這個意思。如今我且把那醫術去研究。精通爲普天下人去病除疾。又想那老婦指着船。說是他的法號。這個莫非他是慈航觀音。所以我下船的時候。看船艙裏有許多人坐着。大約是暗暗示我普渡衆生的意思。是了。我現在都明白了。就此回家去罷。葉天士得了奇書。回頭轉家而來。他聽了老婦的話。不敢再循路過獼橋湖。轉向鵝毛河九卿山那邊回來。待回到家中。已有四月多了。葉阿夫正想念得廢寢忘餐。忽見兒子回



來。心中大喜。問兒子到北方去。高人有否遇着。葉天士道。遇是遇着的。可惜我根行淺薄。沒得好東西。光拿着了本小冊子。教我行醫救人。葉阿夫道。行醫救人。也是好事。你且慢慢兒做去。或者還有大希望呢。葉天士笑了笑道。但願應了父親的話。從此以後。葉天士便天天研究醫道。到十五歲上。醫道大成。著了許多醫書。四方去替人治病。起初人家都看他年紀太輕。怕他學識淺。不敢請教。後來醫好許多人。名聲就漸漸大起來了。幾年以後。遠近四方。都要請他醫治。他能夠醫治人家所不能醫治的病。不管你瘋癆癥瘕。什麼疑難雜症。只要他肯醫。可保你藥到病除。起死回生。如此他行醫了數十年。活人無算。等他數十年後。葉阿夫是早已死了。葉天士也不娶妻。子然一身的。爲人治病。待他行年到六十歲。那天來個病家。說是邪魔附體。諸醫束手。來請他醫治。葉天士對那人看了有頃。忽然心中作惡。忙回頭對僕人道。你快把我榻上掛的那個招文袋兒拿來。僕人回身進去。待到出來。看方才的病人。已不知去向。那葉天士呢。却端坐在椅上。張口結舌的死了。再看地上時。却多了一張水獺的皮囊。僕

人大驚。叫集四鄰。告訴所以。四鄰也不知究竟。大家只得將他料理後事。安葬在平原裏。葉天士死的那天晚上。所有在請他治病的人家。還未全愈的。都有葉天士足跡來到。且一如往日的。爲他們診脈開方。談笑如常。到了第二天。人家又來求治。說道葉天士已於昨天下午死了。人家不信道。他昨天晚上某某時候。還到我們家中來診病的。怎的說是昨天下午死的呢。一個一說。衆人都這們說道。葉天士也在這個辰光也到我們家中來的。當時衆人同聲。都說葉天士昨天晚上。親自到各病家去診病的。於是大家詫異起來。說道。葉天士一生爲人治病。積下大陰功。一定成爲天神了。所以死後顯聖。給我們看。我們應得替他設立廟宇。四時祭享。祈他來保佑我們無災無晦。因此事經大家議決。推個爲首的發起。募集鉅金。建築一所廟宇。在寧波東鄉。稱做葉天士廟。直到現在。那所廟宇香火非常鼎盛。寧波人是大都曉得的。現在葉天士的出身履歷。和他歸根結底的前因後果。都已表述明白。作者要拋却他。來表那遺蛻已久的。那兩個石球了。兩個石球。作者說過。是在葉天士初服金丹之時。掘土見

蛇將蛇打死後。當晚天作大風雷。到了第二天。土窟打開。蛇不見了。土窟底裏有兩個石球。土窟旁邊有一個和尚。那和尚拾了石球。走到葉天士門前。說了句可惜小舟不能重載。就走了。這個走的和尚。和他帶去的兩個石球。爲的忙於交代葉天士。當時不曾表明。如今可要把他詳說明一番。要說明他。先要講那個和尚是誰。那個和尚是大雪山上的隱隱禪師。他那年到南海遊玩。順便轉寧波。先到奉化雪竇。再到天童玉皇。天作大風雷的那晚。他就宿在玉皇寺裏。一聞雷聲。把靈光計算。曉得爲了葉家莊上荒場上已死的獨角蟒蛇的事。并且曉得土窟下還有兩個石球。那石球裏還有大講究。故而他一待天明。就潛身到葉家莊上。發開泥土。取出兩個石球。走到葉天士門前。說句小舟不能重載的話。因爲他曉得他根行太淺薄。雖然有了金丹。不合於用。不過略爲懂得些天文地理。風雲氣色。和其他未來的事情罷了。若要修仙成道。可萬萬不能。隱隱禪師說了句話。帶了石球。離開葉家莊。回身就到大雪山上。當時取了四十八根梧桐枝。撮合成了一個大鳥巢。將兩個石球。放在鳥巢裏。再將他放

在大雪山頭的頂天峯上。自己運用元神。召來一對鳳凰。將那個鳥巢。供鳳凰棲宿。如此石球受了鳳凰棲宿的熱度。和天地的精華。經過三年時間。有一天。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憶蕙軒主人評曰 七五回

水獺精死後。將遺體葬在土裏。爲何忽然變了獨角蟒蛇。奇事奇聞。葉

天士說。虧得我們不到四十八天上來開掘。到了那時。他的眼睛開了。對不起。就要將他們一起吞下肚去。如此說來。水獺精的計謀。倒不弱。只可惜金丹入了葉天士腹中。被他想着了。弄得功成垂敗。冤哉水獺精。葉天士有了金丹。沒有法道。可比屋宇有了庭柱。沒有牆垣。無遮無蔽。盜賊歹人。可以自由出入的。金丹能夠通靈。便有先知之明。確是一件好東西。不要說是得了他。可以修仙成道。就是不成道。有了他幹些事。總沒有失敗的了。

土窟裏變化何多。第一變由水獺遺體。變成了獨角蟒蛇。再由獨角蟒蛇。變成了兩個石球。使人看了。目眩神迷。有人說作者筆底生花。評者說不

是生花。乃是生雲。因爲花不過好看而已。雲是幻變無定。不可捉摸的。蘆葦深處。露出一隻船唇。碧海天空。停了一朵紅雲。末了不見了船唇。不見了紅雲。只有水面上的飛鷺。利將退去的晚霞。這一段文字。寫得清靈幽遠。有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氣概。葉天士不能經過獼橋湖。想必湖裏也有水獺精。要同他爲難。評者也曾讀過葉天士所著的醫書。却想不到他有這樣的一番歷史。如此經作者敘出。爲之稱奇不置。兩個石球。帶去的是大雪山上的隱隱禪師。這位禪師。上幾集中也曾提過一筆。不想此時却出來幹事了。隱隱至此。居然不隱矣。兩個石球。說有大講究。怪不得隱隱禪師要大費手脚。先用梧桐枝撮個鳥巢。再召了鳳凰來棲宿。讓天地精華來照臨。且經過他三個年頭。使他有講究出來。不知究竟講究些什麼。

## 第七十六回 金沙港雙童逃大難 葫蘆谷猛虎阻行程

上回說到隱隱禪師將兩個石球放在大雪山上最高峯頭。讓他受天地精華。不料經過三年之後。有一天那兩個石球忽然砰砰兩聲。好似近代的炸彈爆裂一般。兩個石球同時爆裂了。裏面鑽出兩個小孩子。這兩個小孩子都祇有三四寸長大。一隻鷓鴣似的不會動彈。也不會哭泣。光是閉了眼睛。落在鳥巢上面。巢上的鳳凰。經那石球爆裂之時。砰砰兩聲。已將他們嚇跑了。鳳凰嚇跑後。飛到隱隱禪師跟前高鳴了幾聲。隱隱禪師早已覺得。便到頂天峯上。將小孩子取下。帶到洞府裏。平心靜氣。將他好好兒養着。直養到尺來長。再要他長大。他是不會長了。隱隱禪師就留在身邊。教了他些護身法道。起個名字。叫尺咫童兒。一個叫尺。一個叫咫。講到這兩個孩子。本領大得了不得。比竹林尊者跟前的地雷風火四孩子。還厲害。有一年尺咫兩童子。乘着隱隱禪師入定之時。他倆溜出大雪山。一口氣遁身來到雲南金沙港上。兩孩子向民家取了兩個蛋壳。拋在江面。當作兩隻船兒。一個趁了一隻。浮在水面。逆着水流。你拉住

我。我拉住你。一拳一脚。一路廝打過去。打到漫關相近。正打之間。忽見上流頭如飛的衝下一隻大艨艟。船頭上坐着一個道士。濃眉大眼。虬鬚虎頷。他順流而下。遠遠看見江面上有兩個尺來長。紅裳了髻的小孩子。在廝打。他誤會是水族妖怪。便一抬手。放出一個掌心雷。對小孩子打來。兩個孩子正打得高興。不料那個掌心雷。平空地打到頭上。轟的一聲。幾乎將他倆打落蛋壳。墮下江去。他倆一見。心中大怒。一看來船上坐的是個道士。他倆也不管他是何等樣人。呼的一聲。一齊上了他船頭。一隱身。各人給他吃了幾下耳光。劈劈拍拍。打得那道士面上火迸。這一來引得他氣滿胸膛。惡生肺腑。便向懷中取出鎮山之寶。誅妖劍來。你道誅妖劍是那處鎮山的。原來是茅山九嶷宮的。那道士是茅山九嶷宮的當家淳于東。他帶了鎮山之寶。在雲南蒙自飛虎山上會友。路過金沙港。遇到尺咫。就此做對起來。尺咫兩人會隱身。淳于東也會的。他起初不防到。自從一個掌心雷出去後。忽然不見兩個孩子。當是逃入水中去了。那知他們會隱身上船。請他連吃幾下耳光。他怒起心中。念動退隱咒。立時現出

兩孩子形跡。他見了哈哈笑道。好大膽的妖魔。竟敢上船討死。今日非置你們死地不可。說着。便從懷中取出誅妖劍。對兩孩子剝去。講到尺咫兩童子。雖非妖物。總究脫胎於此。見了誅妖劍。嚇得手足失措。要待潛遁。已被劍光逼住。看淳于東將劍揮了幾下。對尺咫頭上砍來。論到那柄劍。實在可怕。但見劍光四射。寒氣侵人。尺咫兩人欲逃不得。抖做一團。靜等一死了。在這千鈞一髮。命將垂危之間。算是兩孩子有生以來。並未犯過一點過處。就此絕處逢生。死中得救了。淳于東的寶劍。方砍到尺童子頭上。忽覺手臂上一陣酸麻。接着耳中聽得劍下留人。淳于東大驚。忙回頭看去。却是沒有。再回頭來看尺咫兩童子時。也一個都不見了。當是被他逃了。只得嘆了口氣。順流走回茅山去了。不表淳于東回茅山。要論到那尺咫兩童子。是否是乘機逃走了呢。原來不是。他倆是早被劍光壓住。欲逃不得。是閉起眼睛等死的了。不料漫關那邊。來了個高人。那高人是誰。就是西貢癩疽僧的師父。嬰兒頭陀。你想癩疽僧在接引白拱壁時候所顯的神通。已是驚神泣鬼。何況是他的師父。所以略爲用些手段。就將



尺咫兩童子救了去。你道他如何救法。那嬰兒頭陀的袖口極大。他用個調虎離山法。先對淳于東耳邊說了聲。劍下留人。待他回頭過去。便乘勢一拂袍袖。兩個孩子一齊捲入袖中去了。嬰兒頭陀捲去尺咫兩童子的時候。就是癩疽僧接引白拱壁過金沙港。達到對岸的時候。疽癩僧帶了白拱壁。到了野人山葫蘆谷中去了。嬰兒陀是帶了尺咫兩童子。來到拍米爾高原綺日谷中。他曉得這兩個童兒。是隱隱禪師的。便將他交與二徒弟空空大師。叫他轉去歸還隱隱。嬰兒頭陀何故自己不去還他呢。却有個原因。爲的隱隱與他算來是無緣會見的。不要說是在俗塵中。就是在極樂國中。也見不到面的。那空空呢。與他有一面之緣。可以叫空空還他。空空接了童兒。奉了師命。趕到大雪山上。見了隱隱。看他坐在洞中。出定未回。空空在那邊等了幾天。不見他回定。等得不耐煩。打算要走。那隱隱却回來了。隱隱早已曉得有這段的事。他一見空空。先謝過了嬰兒頭陀相救之恩。再謝過了空空送來之勞。兩人談了片刻。空空有事要走。隱隱禪師叫他仍將尺咫兩童子帶去。空空詫異道。這兩個童子。是奉

了師命。送到這裏來的。如何仍教我帶回去。難道你動了氣。不要他們了麼。隱禪師笑道。我們是四大皆空。七情六慾。視若無物。那裏會動氣。空空道。既然不動氣。小孩子在外面闖了禍。經我家師父救了來。還了你。最多責備他們幾句。下次不許再到外面去。如何你要將他仍舊教我帶回。豈不是你不要他了麼。隱禪師道。並不是我不要他們。乃是他們的緣分。與我已算滿了。未來的緣分。應得落在你師父身上。你師父原是曉得的。他不肯從直而行。故而教你送了來。現在我仍託你帶了回去。這兩個童子就託了你師父。此後的一切。由你師父去主裁。留在身邊也好。交給別人也好。我與他緣分已盡。無暇照顧他了。本來我今天還不能回來。爲的你等了我幾天。故而回來一敘。如今話都說明。我有事未了。又要走了。隱禪師說完話。却又閉目垂眉。出定去了。空空大師無可奈何。只得帶了尺咫兩人。回拍米爾綺日谷。看師父尙在那裏未走。空空回稟了師父。聽嬰兒頭陀說。我已明白了。你可將兩孩子暫時留下。待過了三年。送到葫蘆谷中。交與癩疽僧。教他收爲徒弟。是了。說罷。嬰兒頭陀就走了。

將尺咫留在谷中。光陰如矢。三年間倏忽過去。這三年過程中。癩疽僧方面。正是在教白拱璧學道。三年後。癩疽僧將白拱璧轉送到迷津子那邊。他將白拱璧送去後。未滿十天。這邊空空大師已將尺咫兩童子送了來。癩疽僧並不推辭。留在葫蘆谷中教他修煉。如此過了幾年。癩疽僧有事到衢州峽口江浪山。留尺咫兩童子。在谷中講到那尺咫兩童子。是頑性未改。雖然經了上次金沙港上的危險。但是他們呢。却事過境遷。早已忘懷。且他此時又連得空空大師癩疽僧兩位高人指教。本領比前番更大。膽氣比前番也更大。看癩疽僧出去。臨去之時。對他倆說。要過了二月。纔能回來。尺童子便對咫童子說。師父到江浪山去了。要過了兩月。纔能回來。教我們守在谷中。我想怪寂寞的。外面已好久不曾出去了。我的意思。想到外面遊玩一番。順便採取外道。師父兩月可回來。我們一月就回來。總不妨的。咫童子說不對的。我們出去過。如何瞞得住。待到回來。不是要責備我們麼。尺童子道。不妨的。我們出去。只要不闖禍。就是師父責備起來。我可以分辯。說是到外面採取外道的。咫童子想想橫豎我

們不是出去鬧事的。一則遊玩。二則採取外道。這兩件事想師父不會大怪的。如此走罷。兩個人商量了一陣。大家說走。遂即攙了手。離開葫蘆谷。在他將要離開谷中之時。那隻守衛在嬰兒頭陀茅蓬座前的一隻金睛白額虎。跳將起來。阻住去路。他似乎曉得他們要走了。阻住路。張口搖尾的。不讓他們去。尺咫兩童子對老虎商量道。虎哥哥。你不要管閑事。師父回來。不會責怪你的。你管你的事好了。我們去去就來。請你放心。不會逃走的。尺咫兩童子雖然這們說。但是那隻虎總不放行。末了張牙舞爪。發起怒來。咫童子要再同他商量時。尺童子道。我們走我們的。同他商量些什麼。難道他在我們面前。我們就走不了不成。說着。對咫童子瞪眼。兩人便一齊隱身。借土遁出了葫蘆谷。一路如飛。仍到金沙港上。尺童子道。上次我與你在江上遊玩。被一個茅山道士。用鎮山寶劍要傷害我倆性命。我們與他近日無怨。往日無仇。如何要對我們下毒手。那樁事情。幾年來都已忘却。今日到此江上。回想起來。使我心中怒氣頓生。你想那茅山道士何等可惡。如若不給些厲害他看看。怎消心頭怒氣。咫童子道。

要給他嘗些厲害。倒很容易。所怕者他有那柄寶劍。我們敵他不過。這便那處尺童子道。我倒得一法。不如先去偷了他寶劍。再與他尋讎。還怕他則甚。尺童子道。那寶劍是他鎮山至寶。一定珍藏祕密。如何盜得他來。尺童子道。那事只好到了茅山。看事行事。可以下手。就下手。不能下手。再等機會。是了。尺童子想不錯。當時兩人在金沙港上跳躍了回。嚇得那些過往船家。當做水怪出現。都在船中暗暗禱告。願風平浪靜。太平無事。他兩人是並不知道嚇壞了人家。只知道玩了一回。一齊借水遁去了金沙港。如飛的趕往茅山而來。待到了茅山。尋見了九嶷宮。兩人隱身進去。在宮中各處探看。看宮中祇有幾個小道士。不知淳于東在那裏。他們前後左右。統都尋到。不見有他踪跡。原來淳于東不在宮中。到華山去了。尺咫兩人尋不見淳于東。看看寶劍沒有。想來是他帶去了。兩人便在宮中逛了回。出了九嶷宮。尺童子道。賊道士不在宮中。害我們空跑了趟。如今且到別處遊玩幾時。再來尋他。尺童子道。如此到那裏去玩呢。尺童子道。管他那裏。走到什麼地方。就是什麼地方。於是兩人或隱或現的。離了茅

山一路東闖西衝。亂跑亂走。他倆在外面逛了半月。逛到湖北荆紫關前。這天正遇到江天柱在操演兵馬。他們身材矮小。在圍場外面。看不見裏面全體動作。咫童子看那裏有株大楓樹。指着對咫童子道。你看那邊一株大樹。倒不錯。我們可上了樹。憑高臨下。看他一個爽快。咫童子道好的。我對於操演兵馬一向沒有見過。倒要見識見識。當時兩人上了樹枝。立着靜看。看操場上兵馬一隊隊奔騰進退攻擊。秩序井然。後來看到兵士在演刀槍對打了。他倆人忽然發了高興。也在樹枝上打了起來。打了歇。咫童子道。他們的打。我們看見的。我們的打。他們看不見的。不如現身出來。給他們看看。看我們打得好。還是他們打得好。咫童子道。這可有些不便罷。不是要給他們奇怪。我們麼。咫童子道。是要他們奇怪啊。他說着。已現身出來。咫童子一現身。咫童子也只好現身了。當時兩人現了身。打了陣。果然給場上兵士發現了。立時一傳十。十傳百。大家抬頭向楓樹去看。可是軍令如山。在操演的時候。豈可任意由他們說奇怪。彼此只有交頭接耳。私相疑訝。待到被江天柱知道。看見了他們。可是他倆打得

一個不留心。跌下樹根。便一隱身。又上了樹。要待再現身出來。尺童子眼快。將尺童子一拉道。兄弟且慢。你看他們一個個手中都擎了弓。按了箭。似乎要射死我們似的。我們當然不會怕他們的弓箭。然而是不是要射我們。這倒要調查下子。偷然真的是要射我們。我們不妨用先發制人手段。將他們先射死幾個。你看如何。尺童子道。那可使得不得。他們比不得是茅山道士。與我們有仇的。他們與我們是萍水相逢。無怨無仇。若說要射死我們。大約是驚奇我們。當我們是木怪了。那末我們不妨戲弄他們一番。走了開去。看他們到那裏去尋找我們。尺童子道。你這話也有見地。如此先對那個開玩笑呢。尺童子道。要開玩笑。我看還是先對那個坐在台上的。你看他此時手裏也擎了弓。按了箭。兩眼直望這裏看。大約他自己也要射我們。我們就此過去。你奪他的弓。我奪他的箭。奪了他現出身。到台下去射他。你看好麼。尺童子道。好的。兩個人商量定當。飛身來到台上。走近江天柱面前。江天柱那裏看見。直待到弓箭被他們奪去。後纔始吃驚。再看眼前。就是這兩個孩子。看他們跑開去了。心中大怒。吩咐兵

士們發箭射他。却巧來了嬰兒頭陀。嬰兒頭陀並不是怕他們吃虧。趕來救他們。是恐怕他們闖出禍來。他在海外雲遊回頭。先到了葫蘆谷中。不見癩疽僧和尺咫兩童子。又看那猛虎怒嘯暴跳。嬰兒頭陀早已明白就裏。曉得癩疽僧是上江浪山去的。尺咫兩童子是上茅山去的。又曉得他倆此時在荆紫關前。戲弄江天柱了。故而立即飛身。頃刻到了荆紫關前。論到嬰兒頭陀來時的速率。真比電掣還快。他有千七百年道行。原本是具骷髏。可以現肉身。分靈性的。所以頃刻可到。他到時正是江天柱吩咐衆兵士亂箭射他。他便將左右袍袖一掛。一邊一個。捲在袖中。兩個人真頑皮。他捲入袖中後。當時未免吃了驚。暗暗探頭望袖口一看。看是祖師爺嬰兒頭陀到來。曉得是沒有危險。可是心中也有些害怕。怕他責備。當時一個將弓高擎在外面。一個將箭高擎在外面。兩人你擎弓。我擎箭。兩眼在袖中向外瞧看。祖師爺在場中坐下後。又看他取了弓箭。對台上射了過去。他倆以爲祖師爺要射死他們了。那知嬰兒頭陀將這枝箭。直射到江天柱內衙裏去。警告他半月後此地將有大難臨頭。嬰兒頭陀



放了箭。拋了弓。一隱身頃刻來到葫蘆谷。放出兩孩子。將他們重重責備一頓。一齊推入從前白拱壁坐過的茅蓬裏。教兩孩子好好在內修煉。十年之內。不准離開茅蓬一步。十年之後。當攜帶兩孩子。一齊脫離紅塵。超昇極樂。兩孩子見了祖師爺。比見師父還怕。早嚇得唯唯聽命。並坐在茅蓬裏。一步不敢離開。在茅蓬裏苦自修持。過了十年後。果然給嬰兒頭陀帶了精靈。脫離紅塵而去。這是後話。現在約略表過。後文不再提了。回文再要說到那個江天柱。自從得了嬰兒頭陀警告後。急急准備防禦工程。一面操練兵士。一面修築荆紫關。將荆紫關修得深溝高壘。有金城湯池般鞏固。如此光陰已近半月。碧眼兒尙未到來。江天柱算計時日。怕戰禍卽在目前。那碧眼兒却還不見來。這便那處。他提心吊膽的。守在關中。教湯德領兵紮在關外。做爲犄角之勢。湯德便在離關半里之遙的平原上駐下。等候動靜。有一天晚上。湯德坐在營中。秉燭觀書。忽見眼前白光一亮。接着就見帳前立着一個散髮道士。那道士一臉凶氣。怒目突睛。對湯德罵道。你這狗官。仗着何種能耐。敢在這裏紮營駐守。想阻擋天兵。

麼。現在限你明天給我拔營回去。如若再敢在此逗留。就要取你的狗命。那道士說罷。話一張口。吐出一道白光。呼的一聲。身體隨着白光飛去。無影無踪。這一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七六回

石球裏會迸出兩個孩子。豈非怪事。由此想到施耐庵作的西遊記。他說那孫悟空是從石頭裏鑽出來的。當時評者讀了以爲怪談。如今讀了這段。可知耐庵不是虛說。天下之大。真是無奇不有。寫石球爆裂時。嚇走了鳳

凰。評者評到此處。也幾乎驚得拋了斑管。兩孩子在江上玩。關茅山道士何事。偏要去發雷打他。不料雷未打着孩子。自己臉上。到給孩子打了兩個耳光。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的是名言。如此身世的兩孩子。是大不容易的。要是真的給誅妖劍剝死。豈非空勞了隱隱禪師的一片苦心。嬰兒頭陀的兩隻袍袖。竟如彌勒尊者的乾坤袋。可謂法術無邊。

嬰兒頭陀肯救小孩。也是分內事。因爲他的法號。與孩兒是有關係的。

敘述嬰兒頭陀搭救兩孩子時。更番敘起白拱璧的往事。作者筆底如返光燈。使讀者看了不忘前文。嬰兒頭陀將兩孩子交與空空時。讀者總以爲教空空收留。那知不然。待送至隱隱處。讀者總以爲物歸原主。再無別處去送。那知又不然。竟一送再送。送到癩疽僧處。情文曲折如此。不但讀者看了眼花。評者也覺目眩。兩孩子出葫蘆谷。想到外面遊玩。不料有虎大哥攔住去路。這隻老虎。可謂好管閑事者矣。可惜茅山九疑宮中不見淳于東其人。要是與兩孩子遇到。必有一番熱鬧。給讀者評者看。湯德營中。竟會平空降臨一個道士。猶如天外飛來將軍。且吩咐他幾句話。教他立刻收兵回去。不知湯德將如何定奪。

## 第七十七回 奮神威千軍設伏 防要隘一將當關

上回說到湯德在營中秉燭觀書。忽然從天外飛下一個道士。辱罵他一頓。教他拔營回去。那道士罵罷。飛身走了。氣得湯德兩眼出火。他不曾領過劍客的厲害。要是那道士再遲一步走。差不多他要立起身來。與他分個雌雄了。道士走後。他將書拋在桌上。吩咐營前備馬。湯德上了馬。帶了數十騎。如飛奔回關上。來見江天柱。此時已是午夜時分。江天柱在衙中。因為月半之期已到。也提心吊膽的。尙未安睡。聽得守門兵來報說湯總兵拜會。江天柱吃了驚。想半夜三更。湯總兵因何到此。必有事故。吩咐快請進來。湯德到裏面相見。湯德將方才營中忽來道士的情形。告訴了他。江天柱聽說大驚道。大約山賊發動。在卽。所以派賊道前來。驚動老兄。他們來的都是飛行劍俠。我們光仗着刀鎗。那裏是他們對手。碧眼兒尙未來。他的師父和那個小老先生。又都是行踪無定的。此事如何辦理。湯德聽了。想了半時。忽然說道。我倒有個法子。可以對付他們。江天柱問道。有何妙法。湯德道。我們只消多備強弓硬弩。劍客飛來時。用

強弓硬弩射死他。看他有何本領。江天柱聽說。哈哈笑道。湯大人。你可錯想了。你不曾見過劍客。怪你不得說出這句話。要是你上番破黃土嶺的時候。在一起。你見了我們這裏幾位劍客。破山時的情形。就曉得強弓硬弩對他們是完全失了效力的。講到那時黃土嶺上矢石如雨。劍客們只消將劍吐出。護住了全身。便可迎將上來。再不然。他們會飛身在半空裏。將劍望下剝。看你們強弓硬弩。能射得多高。老實說這劍客來時。非由劍客去對付他。是不成功的。現在這裏一個劍客都沒有。你的營中也是沒有。方才他們已經來恫嚇你過。教你收兵回關。你如不收兵。說不定有莫大危險。雖然我們做了官。一身有守土之責。不怕什麼危險。但是無緣無故。蒙了不利。未免不劃算。不然暫且退兵下來。就在關前紮定。倘若他們再來時。你就退進關中。靜等碧眼兒到來。自有辦法。這叫緩兵之計。不去攔他們的鋒銳。好在他們也曉得我們這裏有劍客的。一時不會十分前來猖狂。必要等他們探聽出了虛實。纔會大舉進攻呢。江天柱知己知彼。料事如神。這邊伏牛山上的事。不料都被他猜着了。那伏牛山本想

早就進兵。爲恐這裏有劍客保護。還有些畏首畏尾。不敢貿然過來。倒要等這裏進兵去剿他。他們纔抵抗你。後來看這裏好久沒有動靜。就由如意子等三個人。先來探聽虛實。他們探聽了半天。但見關內佈置井然。防備嚴密。劍客飛仙有無在內。探聽不出。但是在他們回去之時。却曾將這裏一個探子。割了鼻子。在當時三人割他鼻子。也並無用意。待回到伏牛山。將探聽經過。告訴了郜二爺。郜二爺聽了。就說既然探聽得沒有頭緒。不如過幾天再去探罷。當時衆人都這樣說。獨有那個軍師白面秀士賽吳用。鄧清。他力排衆議。說道。關裏的情形。經此一探。就明白虛實了。可以不必再去探了。郜二爺聽說奇怪。問道。鄧軍師。這是何說。鄧清道。方才如意子說在他們臨回之時。曾割了關上一個探子的鼻子。可曉得這一來。就着了探聽的道了。要是他們三人毫無動靜的去探聽。就是去探聽了十趟八趟。也是不中用的。如今割了對方一個鼻子。那探子回去。必定去報告江天柱。要是他們眼前有劍客在身邊。一定會派來還探的。怎肯讓我們媽虎割了鼻子就罷。倘然在這幾天裏沒有人來。一定他們

那裏是沒有劍客在了。大約是都回去了。那末我們便放膽進兵。先殺了江天柱。湯德奪了荆紫關。再說。郗二爺聽軍師所說。頭頭是道。拍手贊道。到底是軍師見識高超。勝過我輩多多。如此我們就候他幾天。吩咐山上各處小心把守。防他們來行刺。他自己與如意子一行人住在一起。兒輪流侍候。這樣過了十天。不見荆紫關上來過一個劍客。郗二爺問鄧清道。關上沒有人來。莫非真的。一個劍客都不在了。鄧清道。一定不在。你想他們那裏劍客。都是臨時請來的。各人有各人的事。比不得我們這裏。雖然請來許多助手。自己也是會的。可以竟年累月的侍候他們。他們不能夠。早曉得這樣。也用不着去多請人。就是郗二爺一個人。也儘可對付江天柱們了。郗二爺道。話雖如此。說不定他們那裏。是在誘敵。引誘我們出去。也未可知的。我們做事。寧可小心一些。且過幾日。看是如何。再行定奪罷。鄧清道。此說也是。於是又過三天。仍舊沒有動靜。郗二爺的膽子也大起來了。想道。看情形關上真的一個劍客都沒有。如今要下手。只消派一二個人去。就可將荆紫關得了。那是不勞一兵一卒力氣的。郗二

爺想罷。回頭一看。却見崆峒島主田天民在身後。便對田天民道。要請你往荆紫關一走。探看他們動靜。如若沒甚事。不妨先下手殺了江天柱。再作計較。田天民答應一聲。方欲吐劍動身。忽見小校進來報道。荆紫關裏派出大隊人馬。在離關半里之遙。駐紮下來。不知所爲何事。郗二爺一聽。想不對。莫非他們進兵剿山來了。便教田天民且慢前去。一面教探子趕緊去探聽明白。速速回報。晚上探子回來報告。說道。他們並非對這裏進兵。乃是防這裏去打他們。就派潼關總兵湯德。領兵在關外駐守。做爲犄角之勢的。郗二爺得報後。又對田天民道。如此你且去把湯德嚇走。不許他在關外駐紮。我們明天就大舉進兵。去攻荆紫關。田天民得了命令。當夜飛至湯德營中。將湯德辱罵一場。飛身走了。氣得湯德沒了主意。便來同江天柱商議。江天柱曉得對方厲害。自己不是對手。教湯德暫避其鋒。退兵至關前。湯德雖是硬漢子。到此也無可如何。只得依了江天柱所說。連夜拔營退回關前。湯德的營。照理是不可以退的。這一退。却更退壞了。伏牛山的探子。看湯德連夜退兵了。他們便上山去報告。郗二爺得



報大喜道。眼見關上沒有人。要有人怎肯退兵。好如此我們四更造飯。五更起程。明天上午趕到荆紫關前。搶關便了。郗二爺命令下去。立時傳遍全山。山上衆教徒。得了消息。一個個結束停當。待到天曉。都已飽餐完畢。山上數十響震天大炮。起後一隊隊賊兵。紛紛下山。前後相列。向荆紫關前進行。郗二爺偕了跛道人。太陽真人。如意子。一般在後面壓隊。留太陰真人和鄧清守山。那天出發的是五萬大兵。浩浩蕩蕩。撲奔關前而來。荆紫關上的探子。得了消息。隨程報告江天柱。江天柱得報大驚。一面傳諭衆兵。上關把守。自己裝束披掛。帶了一千騎衝出關去。你道江天柱何故要衝將出去。他料定賊兵來時。劍客們一定在後面。前面來的。必是飯桶。不如先去殺他一陣。打他一個下馬威。也是好的。故而他獨帶一千騎出來。不過那千騎將校。都是精悍無匹。江天柱領了他們。知會了湯德。教他在後面接應。當時如飛的趕到離關十里之遙。望小山的後面。埋伏停當。等到賊兵先鋒隊到來。他們便橫截衝出。將賊兵衝做兩段。他自己帶了幾十騎。在前面迎頭殺將過去。這一千騎人馬。左衝右突。四面亂

殺賊兵不知有多少人馬。嚇得拋戈棄甲。落荒而逃者。不計其數。他們殺了多時。一停人馬。被他們殺去大半。江天柱在馬上。看那邊塵頭大起。曉得賊兵的大隊快要到了。便一聲鳴金。立時收隊。奔回關上。而去。待到賊兵大隊到時。江天柱早已帶了人馬。進關去了。賊兵立時派人報告。郗二爺說道。江天柱埋伏在十里山前。將我們先鋒隊殺死大半。給他得了便宜走了。這一來。郗二爺心中又起了疑惑。他想我料定江天柱關中沒有劍客。沒有劍客。他決不敢來交鋒。最多死守在關裏。怎敢來攔虎鬚。其中或者別有詭謀。倒要提防。當時傳下令。限數小時內。趕到關下。把荆紫關圍起了。再說。兵士們得令。便非常迅速的趕到了關下。湯德在關外營中。守望。忽見那邊賊兵如山崩潮湧一樣的衝殺過來。他想這裏營中祇有數千人馬。如何是他們對手。別說去與他們交鋒。就是他們衝過來時。要抵擋一陣也抵擋不住。不是要將營盤踏爲平地麼。這便那處。湯德心中一急。主意就沒有了。要想進關去。同江天柱商量辦法。可是時機侷促。來不及了。要守不能。要戰不能。左右一想。橫豎這裏不是潼關。不是我

的汎地。失了地。大罪名負不到我身上的。不如見機行事。暫時向後面退却。倒可保全實力。將來或者可給江天柱做個援助。否則徒然損失。於實際上毫無補益。湯德想定主意。決計暫作後退。保全他實力。留作後用。當時便下了一個緊急軍令。教全營軍士放棄了營帳。快把輜重糧草錢帛運着。向後退却。他自己截後。悄悄退去五里之遙。重復依山傍水。結下營帳。看關上風色。再定計劃。且說江天柱將賊兵打了一個下馬威後。如飛奔回關中。將關門緊閉。關上滿貯滾石。插木石屑等項。防禦舒齊。自己在關上四面查看。兵士們是個個抖擻精神。極力把守。他看防禦上無甚缺點。便靜看關外形勢。看賊兵漫山遍野。捲地而來。心中不覺吃驚。又看湯德那枝人馬。紛紛向後退却。江天柱當時見了。有些動氣。以爲他臨敵逃避。仔細一想。不能怪他。他這一退。倒很有見地。要是憑他這些人馬。那裏抵擋得住。像潮般湧下來的賊兵。不是自不諒力。枉送性命麼。他一退去。可以保全實力。在我危急之時。也可來救助。救助倒不錯的。他在關上看不多時。賊兵已經趕到關下。立時將關前團團圍起。江天柱想今番

形勢甚是險惡。好在這些賊兵都是烏合之衆。不大在我心上。所可慮者。就是那些會飛劍的賊道士。倒難以制度的。他在想時。忽聽有人喊道。休放冷箭。江天柱聽得吃了驚。忙向旁一閃。果然從城下來了一枝藥弩。打從他耳旁射了過去。倘然不閃避。就要被冷箭射死了。江天柱心中感激那個喊休放冷箭的人。回頭查問何人所喊。都說沒有。江天柱心中奇怪。聽這聲音。喊得很重。而且只在耳邊喊的。並不十分遠。問左右的人。怎說沒有喊過。莫非是鬼使神差。在保護我。救了我性命。如今我既不死在這冷箭之下。益發要振作膽氣。堅守關頭。等碧眼兒來。再作道理。倘然碧眼兒來時。他們已將關頭攻破。我便預備一死。以報地方。這個譬如我今日死在冷箭之下。現在多少總有些希望。所謂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這話就是我江天柱遲死一日。荆紫關可以遲失一日。荆紫關失時。也便是我江天柱死時。我要與此關共同存亡了。江天柱打定主意。堅守關頭。等碧眼兒到來。那天賊兵攻了幾次。多被關上滾木擂石打了退去。江天柱是廢寢忘餐的。在上面督戰。如此守過一夜。到第二天。賊人來下了

一封信。是從關外射進來的。小兵拾了。呈報江天柱。江天柱將信拆開觀看。看信中所說的大意。是教他早日獻了城池。投降他們。便不失封侯之位。要是一味拒抗。他們便要用積極手段取關了。到那個時候。是玉石俱焚。要投降也不收受的。教他快些覺悟。下面署名的是八卦教主座下北方坎宮二殿真人郗二爺。江天柱看了那封信。氣滿胸膛。一口氣將信撕成片片。望關外拋却。再下一個軍令。教兵士們無分晝夜。輪流守關。不得稍有怠惰。如若有人放棄職務。就要軍法從事。兵士們得了令。個個奉若金科玉律。不敢懈怠片時。賊兵來打時。都打了退去。如此又相持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郗二爺在關外大營中。不見江天柱來降。也不見他出關來廝殺。想來關內一定沒有能人。或者還在趕緊邀請呢。如此何不先下手為強。將江天柱了結了。奪了關再行攻打他處。便下令教跛道人當夜前去把江天柱刺了。不得有誤。跛道人得了將令。等到黃昏時候。出了大營。來到關前。吐出劍飛上了關頭。便趁着劍光。像一條游龍似的。在關上游來游去。查看江天柱踪跡。那晚月色無光。天地昏暗。關頭上燈

火張得通明。跛道人是離開關頭約有三丈多高。在慢慢飛行。當時有幾個眼光銳利的兵士。看見半空中有條白光像龍似的游來遊去。游個不停。大家詫異起來。一個詫異。立時傳遍了關頭。大家都留心注視。果然有的爭說這是賊營裏的劍客。在探道兒啊。我們應得當心些。別讓他打進關來。兵士正在紛紛討論。那個江天柱呢。他正斜依在關頭上的城堞旁。探看關外賊勢。看他們連營十餘里。燈火遍地。號角亂鳴。氣象實在雄壯。他正看間。忽見兵士們碌亂不安。安急便問親隨道。兵士們爲着何事驚慌。親隨一調查。來回報說。兵士們看見半空中有條白光飛來飛去。想是賊營裏的劍客。在探看關頭。故而他們驚慌起來了。江天柱聽罷。把眉頭一皺。自己也不期而然抬頭看去。這時跛道人在離開江天柱百餘步之外飛着。江天柱的眼睛。比兵士們好。他一看就見着。暗自想道。果然他們來了。這便那處。又一想是了。趁此時是晚上。待我向暗中躲定。等他飛到就近時。射他一箭。着與不着。再說。要是射着了。也可以讓他們寒心寒心。不敢再來窺視。江天柱前日曾經阻止過湯德。說劍客們不是強弓硬

弩可以制伏的。今天他自己如何也會想到這着了。不過話有講究。江天柱是  
想在暗中躲着。乘他個不防。偷偷射他的。並不是明的射他。故而想到這個念  
頭。當時便教親隨取過一張最重的三石弓。搭上一枝毒藥箭。向關頭上的暗  
處躲定。靜等賊人飛到上面時。攀弓射去。那邊跛道人呢。他趁着劍光。游龍似  
的在關頭上飛了個遍。不見江天柱影子。他想奇了。莫非回衙去了不成。聽說  
那廝治軍極嚴。現在軍情緊急之時。況且辰光尙早。那裏會回衙休息。待我再  
行尋來。他便慢慢的循着關頭。尋將過來。他是萬想不到江天柱會躲在暗處。  
要算計他。便無所事事的飛着。不過他已經覺得下面的兵士。在說奇道怪。指  
手劃腳了。可是也不去理會他們。依舊飛行。待飛到江天柱躲的上面。他看下  
面黑暗處。似乎隱着一人。要待飛得低些。仔細看時。那下面江天柱却已攀開  
弓。對准白光起頭的地方。颯的一箭射去。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薰軒主人評曰

七七回

湯德不曾會過劍客。想用強弓硬弩對付他。要是劍客怕強弓硬弩。也不成。

其爲劍客了。豈非笑話。古人說一處不到一處迷。真是不磨之言。如意子等一時氣憤。割了探子鼻子。本來不當一回事做。也並想不到從這回事上。可以察出其他的事。但是照鄧清心中算來。却另有分曉。說就此可以察出他事。畢竟做軍師的心思。與別人不同。湯德從潼關來此幫助江天柱剿匪。到了這裏。也有多日。好處倒一點沒受着。倒給田天民辱罵了頓。豈不把他氣死。五萬大兵。浩浩蕩蕩。殺奔關上去。評者靜心觀之。恍如真的有五萬螞蟻似的兵馬。從紙堆裏湧出。向眼珠裏紛紛撲來。寥寥幾句筆意之神。乃至如此。小小一個荆紫關。怎禁得起五萬大兵的攻打。宜乎湯德見了。嚇得向後轉溜了開去了。江天柱會出去打八卦教的下馬威。這個膽子真大的是將才。江天柱看湯德將人馬向後退。當時一氣繼而一想。就諒解他退的苦衷。思想直入湯德心坎中。是其才略。不在孫武諸子之下。江天柱在關上看賊兵。不料有人喊道。休放冷箭。讀此一句。如午夜聽鐘聲。頭腦頓爲一醒。而同時心中且急欲明白此放冷箭者是何



人被放者是何人。而更要明白喊者是何人。一句話能將讀者思想。劃分爲三。豈是易事。作者幾次三番。提起碧眼兒。却不見碧眼兒影踪。連他現在何處。都不提及。實在悶煞讀者。急煞書中人江天柱矣。江天柱想在黑暗處。偷射跛道人。那知跛道人偏會看見了黑暗處有人躲着。但是在他看見之時。江天柱已經發箭了。不知這一箭射得着射不着。還是被他看見。後射不着了呢。還是不看見也是射不着的呢。到要看個究竟。

## 第七十八回 急中生智黑地控雕弓 閑裏探奇僧房施詭語

上回說到江天柱躲在暗處放冷箭。算計跛道人。可是跛道人乃是劍客。飛在上面。劍光遍護了全身。是與劍合而爲一的。冷箭射上去。與劍光相接觸了。但聽得叮的一聲。那枝箭的箭頭。早已削得不知去向。箭桿子撲的一聲。墮下來了。江天柱這一箭。既不會射着。倒驚動了跛道人了。他正在尋找江天柱不着。看暗處似乎隱着一人。此時被他一箭。便證明有人了。跛道人想那是誰啊。想這枝箭射上來的力量很大。決非普通人所能射得。待我下去看個明白。莫非就是江天柱那廝。跛道人當時一劍。劍光下了關頭。運神光向暗處一看。被他看得明白。果然是江天柱無疑。心中暗自念道。飛盡關頭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原來正是他。待我來收拾了。便用手一指江天柱。喝道。江天柱。你這廝。前番在何處邀來許多狗男女。破了我們黃土嶺。傷了我們許多兒郎。所以今天。祖師爺到此。特來報仇。可恨你不出來。不引頸受死。還敢躲在暗處。射放冷箭。你打算射死我麼。如你有多少箭。你儘射來。今天是你末日。看你有何本領逃。

得過去。還是好好兒跪下來。待祖師爺送你升天。此時江天柱立在暗處。怒凸了雙睛。按着弓。咬牙切齒的。看定跛道人。他看那個賊道。我認得的。上次荆紫關前大戰的時候。他也在着。可惡那賊道不改本性。上次受了懲戒。這次又來猖狂了。只可惜小老先生等不在這裏。無人可以對付。看他今朝是要我的命了。好從古道將軍難免陣頭亡。橫豎一死。豈肯受屈在賊道手中。待我來與他做個最後的奮鬪。江天柱心中是明曉得不是他的對手。但是心中不甘屈伏而死。情願做個強項的漢子。當時便急急拔出腰下寶劍。一個箭步。縱到跛道人面前。對准跛道人胸口。猛力刺將進去。這一劍江天柱自心想來。非常慶幸。因爲他刺過去的時候。跛道人站住不曾閃開。江天柱以爲總刺進他胸口了。那知劍會落了空。眼前不見了跛道人影子。你道跛道人那去了。閱者可記得跛道人不是會土遁的麼。你一劍刺去。他早已到了土內了。江天柱刺不着跛道人。吃了驚。以爲他駕劍跑了。抬頭去看。忽覺肩上有。人拍了下。忙回過頭來。看是誰。原來就是那跛道人。看他笑嘻嘻的對江天柱說道。姓江的。我看你不

要多費心了。還是好好兒跪下來受死。免得祖師爺動手。若再倔強。祖師爺也沒閑功夫同你瞎纏。要不客氣的帶了你那個吃飯傢伙走路了。江天柱這一劍刺不着他。心中早着了急。但是把心一橫。好歹不管了。拏着劍一回身。對跛道人又是一下。此番跛道人不遁避了。連內氣將劍頭迸住。一面吐出飛劍。對江天柱的劍上繞了幾下。已將江天柱寶劍剝成十數段。紛紛墮落地上。江天柱手中光賸了段劍柄。江天柱沒了劍。心中益發慌亂。打算同他徒手相搏。看跛道人却笑容滿面。對江天柱道。你今番還有多大本領。不妨統使出來。你看你的部下。都在那邊看熱鬧呢。要看你主將顯本領。快些顯出來。不要丟臉纔是。江天柱聽得怒氣填胸。側目一看。看關頭兵士們都張了燈籠火把。暗處照耀得如同白晝。原來此時兵士們都已得了消息。說關頭上來了個道士。在同總兵大人講話。於是大家來觀看。江天柱的親隨。看路頭不對。一個個刀出鞘。弓上弦。對着跛道人。看跛道人談笑自若的。調戲主將。親隨們和那些偏將。誰看了誰都動氣。要待上前相助。江天柱捉拿賊道。但見江天柱對他無法可施。

衆人便不敢上前了。但都立在四面。怒目揚威。算保護着江天柱。怕他受了傷害。那江天柱看衆兵士們不敢上前來。明知他們上來也不濟事。抵准一死。不如先請他吃幾拳幾腿。想罷。便一擺手。飛起左腿。對跛道人膝蓋骨上踢去。這一腿有百多觔力量。要是踢在別人身上。說得小些。當時痛倒在地。說得大些。要跌去丈餘。可是踢在跛道人身上。却一些不覺。江天柱看踢他不動。急舉手對他耳門上猛力一掌。這一掌要是打在別人身上。也是性命交關的。打在跛道人身上。可不成什麼事。他並不來招架。你問你打得夠了麼。又說祖師爺寬宏大量。任你放了一箭。刺了兩劍。踢了一腿。打了一掌。看你的伎倆。也快施完了。無所爲力了。在我面前。害你多着急。說來倒是我輩出家人不慈悲了。好了。你可不必再費心。待祖師爺來送你升天。到天上學些功夫回來。再與我決個雌雄罷。跛道人說罷。一張口。一道白光。撲到江天柱面上。喊聲轉。那白光便對江天柱頭上繞將過去。這時要逃也逃不了。江天柱把眼一閉。靜等死了。忽聽有人高叫道。跛道人救我。跛道人救我。這樣的連聲呼喊。聲音非常急迫。而且

甚是慘淒。跛道人吃了劍。正在要結果江天柱性命。猛聽得有人在空中連喊跛道人救我。他吃了驚。把心一分。抬頭看去。那道白光也停頓不動了。江天柱看白光在面前停住不動了。便低下頭。縮轉身。施個燕子穿簾。飛身去了二丈多遠。接着幾個汗地拔葱。早已下了關頭。飛進關下臨時休息的所在。暗暗傳道密令。教關頭兵士射放火藥鳥槍。打那賊道。自己趕緊換個裝束。扮做兵丁模樣。拿了一把大砍刀。重復竄上關頭。來指揮軍士。軍士起初見了。都認不出。後來看見親隨都跟定他走。纔認出面貌。曉得主將換了裝束了。江天柱重上關頭後。看跛道人却不在那裏了。抬頭看天空中。却見數道金光飛來飛去。繞個不定。江天柱不是劍客。不會飛升。不明白上面所以。只好站在下面呆看。你道那上面的數道金光是誰。那個跛道人何處去了呢。這兩點想閱者是急於要明瞭的。原來那個跛道人在聽得上面有人連喊他去救命。他還當是伏牛山上自己人有到這裏來。被這裏劍客困住了。敵不過喊他去救。當時抬頭去看。看上面有三道金光繞來繞去。似在鏖戰的模樣。跛道人想待我到上面看

過明白。先把江天柱了結再說。他一低頭。要催劍殺他時。看江天柱早已逃了。他把足一頓。嘆道。今天便宜他那廝。早遲總可來收拾他的。怕他逃上天去。遂一揚劍光。衝霄飛起。迎着上面白光。大叫那個認識跛道人的。他一喊上面三道金光。同時集將攏來。把他圍住。三道金光一齊喊道。跛賊道。想到那裏走。我們等候多時了。衆人喊着。已飛近跛道人身邊。跛道人閃目看時。看來者是兩個和尚。一個尼姑。那兩個和尚。是在黃土嶺上遇見過的。是冤家見面。分外眼紅的。這個尼姑。可沒見過。想來是他們同黨。今日冤家路狹。又相逢了。待我與他們決個勝負。他仗着風雷劍厲害。當時破口罵道。無恥的賊禿。何處誑得尼姑來。不到寺中去參歡喜禪。敢來這裏管閑事。用調虎離山計。救了伸頸待死的江天柱。我與你們誓不兩立。今天你們也休想活命。一來要報黃土嶺上之仇。二來要你們替那江天柱的命了。跛道人罵聲未已。對面三柄劍已經殺了過來。跛道人藝高膽大。以一敵三。心中並不畏懼。仗着風雷劍左右迎敵。講到那柄風雷劍。是經他孿生胎煉過後。本來是什麼飛劍。都不是他對。虧得前

番在荆紫關前。被小老先生用五雷爪打過一下。將他精靈打去大半。故而那三柄劍與他相戰。大可取勝。然而那二僧一尼。是何等樣人。說明了原來就是大空雪海和白雲大師。他們師兄弟三人。從何而來的。是否得了碧眼兒的信。請了來的。可大大不是。講到他們。乃是從別處演了一本全武行。纔回頭的。他們在那裏演了全武行。却是在湖州白雀寺。提起湖州白雀寺。却又要講起第六集上的分水嶺下蓮花寺中的往事了。蓮花寺中。乃是雪海除滅徒弟明心的所在。那寺裏原有溫柔鄉境。藏匿了許多年青婦女。供那些和尚洩慾之需。雪海等志在除滅明心。對於他們寺裏的祕密。都不去管他。所以殺了明心。就走的。他們走後。蓮花寺裏一般和尚。將明心屍體抬到後面埋葬了。一面寫信差人去報告智元。因爲這時智元到湖州白雀寺。他師父那裏去了。待到智元得了信。他不曉得明心是師父殺的。還當是給仇家害了。好在自己與他非親非戚。也犯不着與他去報仇雪恨。由他去了。但是蓮花寺乏人照顧。這倒是個問題。便去告知師父。要回蓮花寺去了。智元的師父叫妙悟。略通劍術。不大



高明。他的劍術雖然不好。邪術却是厲害。舊小說上說的什麼移山倒海。撒豆成兵。差不多他都會講到這類功夫。無非是些迷眼法。沒有真實能耐。只要懂得破的人。一破就可破。沒甚大不了的。妙悟的本領如此。那妙悟有個師兄。叫妙道。那妙道要比妙悟了得多了。他劍術也高明。邪術也精通。能夠驅使六丁六甲。發掌心雷。使縮地法等。的妙悟妙道兩人。在白雀寺無惡不作。一衆小和尚。大家如蟻附羶。擁着他幹那無法無天的事情。今天妙悟聽說智元要回蓮花寺去了。就說你到這裏不久。爲何就要回去了。智元就從直對妙悟說了。妙悟道。既然寺裏乏人照顧。你就去罷。但是三月初八。我發起的龍虎會。是我的徒弟。不管他在天涯海角。都要到的。我有要言發表。你到那天一定要趕到寺中。因爲你是我最信任的徒弟。我有許多要言對你講。不要忘了。智元唯唯聽命。拜別師父師叔。回蓮花寺而去。蓮花寺是在山西。湖州在浙江。相去大遠。好在智元日行千里。不消幾天。已到山西地界。進了山西。不消半日。便到分水嶺下。看老家蓮花寺已在目前。智元看寺在目前了。便放了脚步。慢慢行走。忽聽

後面也有脚步之聲。他便回過頭去。看後面走來一個少年。那少年面目俊秀。神形瀟灑。這時是正月光景。他頭戴皮帽。身披羊裘。足登快靴。拖了根又黑又長的辮子。大踏步跟着智元走來。智元心中奇怪。想這人是誰啊。看情形又不像此地人。爲何跟了我走。這條路是進我們寺裏的。別處不通的。如此待我來讓他先走。看他走到那裏去。智元想罷。假裝出走得力乏的樣子。向路旁石上坐下。口中連喊好吃力。好吃力。一面斜眼去看那少年。看他對智元望了眼。緩緩踏步走了過去。一逕望前而走。智元等他走過幾步。自己站起來。跟在那少年後面。也緩緩而走。那少年不走別處。直走到蓮花寺門前。蓮花寺的寺門。是通年關上的。那少年也不敲門。抬頭對寺門匾額望了望。就轉身向門前的石檯上坐定。回過頭來看智元。智元把眉頭一皺。心想這個人到底什麼路道。看他舉止行動。不是尋常的人。還是一路跟了我來的呢。還是無意中走到這裏的呢。欲待上前動問。想且慢待我進了寺。把寺門開了。他總會進來的。等他進來。教知客僧去探問他。看是如何。便可分曉。智元想罷。急便上前打門。裏面小沙

彌一問是當家回來了。連忙開門。智元進門後。小沙彌打帳把門關上。智元對他瞟了眼。小沙彌探頭望外一看。看門前石櫬上。還坐個俗家人。那小沙彌聰明伶俐。會了當家師的意思。便假痴假呆。呆了門。走出門外。拍拍衣裳。笑迷迷的對那少年說道。客官你是從那裏來的。到那裏去。坐在外面怪冷的。就請到我們寺裏去坐坐。也不妨事的。那少年聽了起身對他笑着說道。小師傅。承你盛意。招我到裏面坐坐。那是極爲願意。不過凡夫俗子。恐怕進來污濁了你們清靜法地。還是在外面休息片時。看看天然風景。就要走的小沙彌正要回說。忽見門內又走出一個和尚。那和尚白面紅唇。五官清秀。對少年合十行禮。說道。方才當家從外面歸來。看見客官坐在門前。不大妥當。故而派貧僧前來迎迓。請到裏面坐坐。這裏是十方修善之地。誰都可以進去的。客官可以不必客氣。快些請進。別辜負了我們當家師一片美意。那少年聽了。點點頭說道。如此說來。方才與我一同過來的。就是貴寺的當家師。和尚道。正是他。少年道。如此倒難爲他了。便再不客氣。隨了那和尚和小沙彌。一同進寺門。小沙彌關上寺

門。少年在想寺門爲何關得如此快速。通常的寺院大門總是開着的。莫非此中別有祕密。待我來仔細偵查一下子。少年是誰。說來閱者都曉得。原來就是祁榮兒。祁榮兒爲何在這個地方呢。他是在週遊天下。訪尋異人。這天走到分水嶺。他立在嶺前。看見遠遠地走來一人。那人步履如飛。眼睛一霎已進分水嶺下。他想好快的腳力。是何等樣人。便飛身下了嶺。落在那人後面。一看是個和尚。再望前面一看。有所大叢林在着。心想這和尚大約是寺裏的。看他到此時已經放慢了脚步。緩緩走了。祁榮兒不明白他是作何勾當的。爲何方才這般快。到了寺前。又這般慢了。便放重脚步。跟在他後面。忽然見他撥轉頭來。似乎覺得後面有人跟他了。再看他已向路旁石上坐下。嘴裏喊着好吃力。祁榮兒想看你的情形。並沒甚吃力。內中一定有假。自己不便停留。也就慢慢打從他面前過去。直走到寺門前。抬頭一看。是蓮花禪寺四個字。看寺門關着。便向石上坐定。等智元進了門。那小沙彌要留他進去。智元恐怕留他不進。遂卽派知客僧藏真來留他。將他留進寺中。到知客僧房裏。當時同知客攀談起來。祁

榮兒年紀雖輕。是個精明幹練的人。他一面同和尚說話。一面明白了和尚意思。想這個寺裏。一定是不守規矩。他看我形跡可疑。怕有什麼事出來。故教知客留我進來盤詰我。如此索性嚇他一嚇。看是如何。祁榮兒想罷。聽知客僧正在問他說道。客官既是廣西人。廣西離此地甚遠。到來作何勾當。還是作買賣呢。還是來尋親訪友的。祁榮兒便冷笑一聲。說道。你問我這樣詳細幹什麼。我不作什麼勾當。也不來作買賣。也不來尋親訪友。乃是來察訪一件重大的公案。知客聽了。把眼睛白翻了一下。重復問道。如此說來。客官是公門中人了。千里遙遙。不知所辦的是那種公案。祁榮兒道。我所辦的。就是你們貴同道的佛門中的一件重大罪案。知客聽了。益發詫異了。鎖起了眉峯。問道。原來辦的是佛門中的事件。不知是在那處。可能告訴我麼。祁榮兒道。那件公案。是非常重大的。要是換了別個人。我斷不肯對他實說。看你倒是個誠實的大和尚。就告訴了你也不妨事。但是不可給我聲張出去。不然。事情倒沒有辦好。却經他們得了風聲。滅了形跡。或者逃走了。那是我的干係可大了。知客僧道。客官儘可

放心。你告訴了我。無論如何。總給你守口如瓶的。那榮兒道。這話當真。知客說自是然當真。那榮兒道。那末我直說了。說了之後。是要出在我口中。進在你耳中的。所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知客僧道。客官不用多叮囑。我總不會說出。口中。快請說罷。那榮兒道。說出那件公案。說他遠是在千里。說他近却在目前。知客僧一聽此言。當時跳了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七八回

江天柱急中生智。想在隱處射他一箭。那知箭倒不曾射着。人到被他看見了。豈不把閱者急煞。江天柱拔劍刺跛道人不着。用腿踢他又不中用。乃至用掌打他。可謂強項不屈。視死如歸者矣。兵士們看見跛道人欺侮主將。大家只能作壁上觀。寫來實在可氣。不聞江天柱喊人救我。却聞空中有人喊跛道人救我。應喊的不喊。不必喊的會無中生有的喊起。作者筆底。如怒濤翻海。起落驚人。喊一聲跛道人救我。跛道人倒不曾答應去救他。却無形中先救了江天柱。也是江天柱命不該絕。江天柱逃

得性命後。立時化了裝束。且重復上城指揮。可謂膽大心細。跛道人誤會上面有自己人到來幫他。被這裏劍客困住了。喊他去救。那知到了上面一看。却是二個和尚。一個尼姑。那和尚又是仇人。這叫做着了人家道兒。上了當了。跛道人一時怒起。便口出亂言。說什麼你們不到寺中去參歡喜禪。敢來這裏管閑事。是刻毒話。也是發極話。忽然間半空中來了大空。雪海。白雲三個人。江天柱對之如久旱逢甘雨。枯草有生意了。從大空等三人。又從頭引起了蓮花禪寺的舊事。且將引出火燒白雀寺的大事來。情節又轉曲折。文筆又入繁途。從智元眼中敍出久無消息的祁榮兒來。祁榮兒會在山西境內。出人意想之外。智元賊膽心虛。祁榮兒在外面關你底事。偏要誘他進來。想盤詰他一下。如此便要撩起火燒白雀寺的大事來了。和尚自討苦吃。誰去可惜他。

## 第七十九回 一英雄獨立香爐頂 衆禿驢大滾綉球瓜

上回說到祁榮兒在山西分水嶺上遊玩。看見遠處走來一人。步履如飛。與常人不同。他好奇心起。飛身下來。到了那人後面。那人就是蓮花寺的智元。智元後來將他誘進寺中。教知客僧探問他來根去路。遇到祁榮兒着實作怪。他說是奉公辦案。辦的案是遠在千里近在目前。這句話知客僧聽了。想明明是在說他們了。所謂對了和尚罵賊禿咧。當時便發起怒來。喝問祁榮兒道。你這人倒底說的什麼話。講得清楚些。今天你如講不清楚。休想出這蓮花寺。祁榮兒聽了。哈哈大笑道。大和尚。你這話錯了。這件公案。本來是極祕密的。你硬教我講。我心腸一軟。就講給你聽了。你應當守口如瓶。洗耳恭聽。爲何纔說了我半句。就發起火來。像你這樣暴躁的脾氣。我是犯不着說給你聽。況且我有公事在身。也不便多担攔。要告辭了。祁榮兒說着。立起身要走。知客僧聽說要走了。如何答應。起身用手一攔。說道。且慢。要走須把這件事說明了。纔放你走。我們寺裏規矩如此。除非不來問你。問了你非告訴我們不可。祁榮兒道。你這和尚



說話時好沒思量。說與不說。是憑我自己的。我不說你能相強麼。譬如你的事。我問了你。你不告訴我。我能強逼你講麼。你想想這話對不對。知客僧道。你說的話。旁的我都沒聽見。好似我是個聾子。你那句遠在千里。近在目前的話。我却聽得。心中覺得有許多疑惑。故而要你講個明白。你不願意講。索性一句不講。何必藏頭露尾呢。祁榮兒道。並不是我藏頭露尾。委實是你的脾氣不好。我所以不說下去了。你如一定要聽。等候你火氣退一些。明天來告訴。今天失陪了。祁榮兒說罷。起身又要走了。知客僧聽罷。冷笑道。看你這小子人倒漂亮。會不中抬舉的。好好兒教你說不肯說。大約你是個胡桃。不敲不見肉的。你想走嗎。我不攔你。倒要看你走得。出蓮花寺否。祁榮兒也怒沖沖道。你這算什麼話。方才是你邀我進來的。又不是我沖進來的。本來進出是我自由。要走就走。這蓮花寺又不是地獄門中。你看着少爺走了。你要聽那件公案。明天來告訴你。祁榮兒說罷。洒開步走出知客僧舍。到了天井中。想轉灣望外走。忽聽那邊人聲鼎沸。祁榮兒聽得。不知何故。便止住步看個仔細。但見從東院大門中如潮。

起般的湧出數十個禿頭捲袖赤脚的凶和尚。這數十個和尚也有拿棍的。也有拿槍拿刀的。齊向祁榮兒奔來。且一齊喊着不要走了那廝。再看那個知客僧。是在前引路。他手中拿了根棒。高高擎着。如飛跑到祁榮兒面前。用力狠命打下。祁榮兒想想奇了。我與他們無怨無仇。就是我方才打個謊嚇嚇他們。看他們有沒有做虧心的事。那知他們就生疑心。當我真的是辦公的。要同我爲難了。如此看來。這寺裏一定是不守本分的。你且看他寺裏養了這許多打手。好似預備等人來打的一霎時便會湧出來尋仇。且個個刀槍在手。何等凶橫。彷彿舍掉了蓮花寺之外。外面沒有天地。沒有王法的了。他一面想着。一面急望旁邊一閃。避去了棒。打算同他講幾句。這邊衆和尚的傢伙。已經像亂箭般的刺來。那知客僧大喝小子。快些跪下來受縛。講到那個知客。是有本領的。起初在客舍之時。他又不知道祁榮兒是劍客。何故毫不動武。倒要去叫許多人來協助呢。這却有講究。因爲知客僧是有本領的。他看祁榮兒英氣勃勃。精神充足。一舉一動。與尋常人不同。又想他小小年紀。一幹子會不遠千里來辦公。

案手下又不帶一人。諒情沒有大能耐。是不會來的。倘然自己與他動了手。勝了他果然是好。勝不來不但吃虧。還給他走了。露了形跡。他去調了兵來。把蓮花寺一圍打進來。我們寺裏的祕密。都要揭破了。那時合寺的性命休矣。所以他去叫了大隊和尚來。將他圍住了。無論如何。不能生擒。也要死致的了。當時打了他一棒。打他不着。心中想果然厲害。我這頂門三煞棒。第一棒出手。能夠閃開的人很少。看他略一閃身。就避了。身法快速。等於風吹落葉。好小子。怪不得單槍匹馬的敢到這裏來。知客僧心中又驚又怒。大叫兄弟們。上前把他圍住了。他不肯受縛時。可把他打死。也不妨事。衆和尚聞言。如奉軍令。齊聲呼喝。掄着刀槍。對禰榮兒沒頭沒腦打來。一面大叫快快跪下受縛。免得我們動手。在那雜亂如麻。煩躁到不可名狀之時。忽的一來。衆和尚圍困中的禰榮兒。已失了所在。他們的刀槍棍棒。一齊打落了空。大家吃一大驚。問着這小子呢。那知客僧心中更是納罕。他想那人明明是被我們圍在中央的。怎麼忽然間沒有影踪了。莫非他會土遁的。遁走了不成。當時衆人連說奇怪。正說間。聽得那

邊有人喊道。賊和尚。不要恃衆欺人。俺禰榮兒不是好欺侮的。你看你家少爺會給你們圍住麼。來來。這裏地方大些。到這裏廝殺一番。看是誰勝誰負。衆和尚聽得有人說話。回頭去看。但見那個後生。好端端立在大雄寶殿前的鐵香爐頂上。拔起了左腿。使個英雄獨立。大聲呼喝着說話。衆人一句句都聽得。大家心中又納罕。又驚奇。想此人本領大得緊啊。看他風不驚。草不動的。眼睛一霎。走到香爐頂上去了。這樣大本領。我們這些人。那個是他的對手。這便那處。當時衆人心中已經着了慌。可是礙於知客僧在前。不敢退縮。只好抬着頭聽他吩咐下來。那知客僧呢。心中雖然明知那人本領在我們之上。不易捉拿。但是自恃人多。不肯示弱。重復喝令衆和尚上前捉拿。不得被他逃走。衆和尚無奈。又湧了過去。先把鐵香爐圍起。使長槍的掄着對禰榮兒腿上刺去。這時一共有十幾桿槍。禰榮兒看了笑。一低頭。伸手將右腳扳住。施個倒翻筋斗。已離開鐵香爐。到大雄寶殿的殿脊上去了。講到這個筋斗。是不容易翻的。你想他原本扳起了左腿。在施英雄獨立的。這左脚尚未放落。他又將右腿扳起。

就勢一個筋斗。你想身勢多麼輕靈。祁榮兒到了殿脊。放下兩脚。在殿脊葫蘆頂上站定。用手招招他們說道。下面交手不好玩。還是到屋上來罷。因爲你們是和尙。打倒了跌下去。從屋上滾到地上。一顆和尙頭像個西瓜。多麼好看。請你們快些上來。別担誤了辰光。少爺要走路的。要講到上屋。下面幾十個和尙。差不多都來得的。聽了祁榮兒一番冷嘲熱罵。個個怒從心起。喝聲上去捉他。怕他逃了不成。衆人便乘勢飛上了殿屋。直對祁榮兒撲來。此番一個個是怒目凸睛。有誓殺此獠的氣勢。祁榮兒見了。並不慌忙。喊聲慢來。接着口中吐出紅雲劍。但見一道紅光。矯天飛舞。像穿梭似的。對衆和尙面前揮動。跑過來時快些的。觸着了紅光。毀去皮膚鼻子嘴唇手指的都有。這一來可把他們嚇得撥轉身都來不及的想逃。慌亂些的兩脚發抖。一個滑脚。從瓦上骨都都滾下地去的。倒有十來個。祁榮兒見了。哈哈笑道。琉璃瓦上滾綉球了。那個知客僧呢。他却吃了大苦頭了。因爲他遇事爭先。上屋去也是他帶領的。他第一個奔近祁榮兒面前。這道紅光就先向他面上掠過。將他的鼻子連同眼皮。一齊割

去。割得鮮血淋漓。他起初還要裝硬漢。挺直了身軀。掄起手中棒。要再向禪兒打去。可是聽得後面有許許多人在喊。哎。接着卜隆隆。有許多人滾下去了。知客僧心中又着慌。又疼痛。看那道紅光。仍在面前遊動。好似又要到自己面前了。他曉得這不是玩的。記得前番這裏有個明心和尚。被外面來了兩個和尚。也是用飛劍將他在佛殿前殺了的。看此人吐的紅光。一定也是飛劍。若再不脚下明白。恐怕要步明心的後塵呢。想他臨死之時。鮮血直冒。何等可怖。知客僧想到這裏。下部發起抖來。接着鼻子。又是陣疼痛。他實在熬不住。忍不住痛了。兩腿一軟。身子站不牢。瓦上滑了交。就此循勢滾下去。聽得拍隆通一聲。着實實的跌到地上。動彈不得了。此時屋上的和尚。跌下去的也有。見機而作。逃之天天的也有。弄得一個也不見了。禪兒依舊兀立在葫蘆頂上。收了飛劍。打個哈哈。想要走了。爲什麼他要走了呢。講到他原本是來遊玩的。又不來辦什麼公。起初看他們形跡可疑。嚇嚇他們。後來因爲他們動起武來。就略施些顏色給他們看看。此時看衆人已被他打得落花流水。自己想想也足夠懲

戒他們了。他們到底有什麼罪過。又不曉得。若去窮詰深究。那我又不是公門中人。關我則甚。算了罷。我走我的。祁榮兒想罷。飛身要走。忽聽後面有人叫道。小子不要走。看你爺爺的傢伙。祁榮兒聽了。連忙回過頭去一看。吃了一驚。原來一把大刀。已劈到他腦後。祁榮兒忙將身體向前飄開。隨口吐出劍光。對那人飛去。那人是誰。就是智元和尙。智元進門後。爲的離寺日久。對於溫柔鄉中的那班女子。闊別多日。思念得很。故而一到寺中。無心來引詰祁榮兒。特派知客僧招待進來。盤問一切。自己急急奔進溫柔鄉裏。來會那班女子。那班女子看見當家師回來了。大家不敢怠慢。將他迎接到皆大歡喜室中。一個個假獻殷勤。媚侍智元。智元是左擁右抱。次第接個吻。然後同他們講些別後相思的情話。女子們也不得不照理對答他幾句。博他歡悅。當時有幾個教了環們擺上酒席。爲智元接風洗塵。酒纔擺上。喝來未滿一巡。忽見得匠床上的一面銅鏡。骨都都轉了起來。接着樑上的銅鐘。也自動的敲了起來。這些原是寺裏的暗消息。有奸細來時。或者有重大的事故。都用這消息傳遍風聲。想那上次大

空雪海來殺明心的當兒。那明心也是見到這消息發動出去的。今天智元忽見消息發動。曉得方才進來的那個後生。一定是奸細。被知客僧盤問出來。在動手了。故而報我知道的。待我前去看個明白。智元當時推開杯兒。對衆女子道。外面有事。我得先去去。停歇就來。衆女子看見銅鏡轉動。銅鐘敲響。也曉得外面有了事了。他們都是良家的婦女。被智元用強用硬。設法擄取來的。大家困在溫柔鄉裏。一天到晚。陪着和尚玩。要彈要唱。要跳舞。要捶腿捶背。稍爲不愜意。還要被他害死。衆女子在溫柔鄉裏。猶如在枉死城中。逃又逃不出。跑又跑不掉。今天看見銅鏡轉動。銅鐘敲響。想到上次明心和尙消息發動後。走到外面。被人殺了。溫柔鄉裏便少了個魔王。今天他出去。最好也給人家殺了。那末溫柔鄉裏魔王死完了。我輩或者有脫離此間。重見天日的一朝了。衆女子心中同時都在這們希望。嘴裏都不敢說出。因爲一來旁邊還有小和尚監視着。二來各人不知各人心意。說出了口。倘若智元出去不死回來了。有人告訴了他這句話。那不是自討死麼。所以智元一出去。大家都默默無言。你看我我



看你的坐着。等智元回來。他們等了尙未半刻。忽見智元慌慌張張如飛進來。大叫不好了。大家快到密室裏暫躲。原來蓮花寺裏除掉溫柔鄉之外。還有一處密室。那處密室。接連溫柔鄉的。他的建築法。非常講究。有七十二道門戶。有十二重隔牆。一逃進密室。任你有天大本領。要去捉他。總是捉不着的了。倘若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他還是可以逃之夭夭。因爲出路多。不過管他不住的。那處密室。本在地下。他有三道門。是通分水嶺山洞的。智元帶了衆女子。進了密室。將門關上。把衆女子推進裏面。自己去把通山洞的三道門開了。預備不得已時。從那處逃走。如今要講智元如何打算逃走了呢。就是他得了消息。子報告。急急來到外面一看。衆和尚傷的傷。倒的倒。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問知客僧在那裏。說方才從大殿上跌下來。跌得太着實了。已經跌死了。問他同何人相打。說道。就是方才引進的那個小子。問他現在那裏。說道在大殿屋脊上。智元聽了。心中又怒又驚。先向上面一望。果見那後生高高立在葫蘆頂上。好像個瓦上將軍。自己一想。別從正面去打他。待我到後面去乘他不防。去把

他砍死。爲大眾報仇。他便一回頭。看地上有把大砍刀。順手取過了。竄身到後殿。翻身上了殿。講到智元的本領。實在也不推扳。他上殿去。祁榮兒會不曾聽得。倘若智元不聲不響。對祁榮兒劈下。雖然不會給他劈死。至少也要傷些。可是經智元一聲喝。驚動了祁榮兒。見有人來暗算他。忙飄開身軀。吐出飛劍來。取他性命。智元上來時。本不曉得他會飛劍。他一看是這個路道。曉得不好了。再不腳下明白。是要去陰曹會老友明心了。當時驚得魂飛魄散。急急如喪家之犬。翻身落下殿脊。如飛的逃進溫柔鄉去。祁榮兒本想要走了。這一來他倒不肯走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七九回

對了和尚罵賊禿。這句話在和尚心中想得。可說是自討自便宜了。知

客僧聽得牙癢癢地。要祁榮兒說明所以然。偏偏他無中生有。有中藏無。實實虛虛的講來。不但和尚聽了難熬。旁人聽了。也要疑雲滿腹呢。知客

僧將自己比賊禿。將祁榮兒比胡桃。評者說祁榮兒怎麼會像胡桃。却像個

半刀子。 祁榮兒年輕好奇。原本無心與蓮花寺爲難。不料知客僧心虛多疑。反同他爲起難來。於是一語不合。就引起後文的兩把火。一場殺。兩把火是燒了蓮花寺不夠。還燒了白雀寺。而一場殺。殺了智元等一班人。不夠。還殺了智元的師父師伯。你想好歹在幾句話上。禍闖得這麼大。真是萬禍從口出。禍福無門。人自召的。 祁榮兒說因爲你們是和尙。從屋上滾到地上。和尙頭好像西瓜。又說琉璃瓦上滾繡球了。兩句話逸趣橫生。足以解頤。 祁榮兒立在鐵香爐上。使個英雄獨立姿勢。如在紙上現着。多麼英武。 溫柔鄉裏與枉死城中。一個是旖旎風光。一個是陰風慘慘。如今相提並論了。就可以想見這班女子的苦况。

## 第八十回 穿粉壁遁跡溫柔鄉 破石室逃生分水嶺

上回說到祁榮兒本想要走的。不料那個智元會來暗算他一下。他當時便吐劍去殺他。遇到智元機警不過。一見飛劍。曉得性命交關。便脚下明白。立時三刻逃了下去。講到智元的逃。任他如何快。難道飛劍還會快他不過麼。那是祁榮兒看他撥轉身就逃了。心中想你這賊禿倒狡猾的。見了飛劍就跑了。我倒要看你跑到那裏去。當時便將劍指定了。跟着他飛將下去。看他在前面如飛而奔。一轉瞬明明看他對着那道板壁奔的。待奔到板壁那邊。這個人忽然間會不見了。祁榮兒心中大奇。急走近板壁旁一看。看無門無路如何進去的。用力敲了幾下。也無破綻。你道智元如何進得的。原來他有穿壁法的。穿進這道板壁。便是溫柔鄉。這種穿壁法。勞山道士是會的。不過不肯輕易傳人的。有了此法。到人家去可以不進門戶。隨意出入的。智元這個法子。乃是他的師父教的。今天到了急難之時。就來一用。故而被他逃進溫柔鄉去了。祁榮兒不明所以。看了片時。待要捉個和尚。問他究竟。看衆和尚都已逃得不知去向。他想了想。

道聲有了。這區區板壁。難道我不能進去麼。他說罷。遂卽指揮飛劍。將板壁劃分了幾下。劃成一個門道子。飛起一腿。那塊被劃的板。倒了進去。立時現出一道門路。長方形的。等於木工所成門道。開闢後。溫柔鄉裏的勝景。便在目前了。祁榮兒當他是匿在板壁縫裏。決想不到板壁外面。還有這麼好的一個去處。他當時心中疑惑自己冒失了。這外面是俗家人的宅第。與這寺裏是隔鄰的。不然何以有這樣的美麗景物。堂皇裝飾呢。祁榮兒看了一時。倒不敢進去。忽見那邊六角亭後面芭蕉樹旁。有個和尚頭。在探望嫩綠的芭蕉葉。映着青白的和尚頭。再顯出他光溜溜的眼珠。對祁榮兒望了望。連忙縮進頭去。祁榮兒想不對啊。既然是俗家人的住宅。爲何有和尚隱身在那裏呢。莫不是方才逃過去那個和尚。他有什麼迷眼法。能夠穿壁而過的。也未可知。祁榮兒這一想。被他想着一半。便身不由主。跨步踏進飛劍造成的門道。一縱身來到六角亭旁。看芭蕉樹後。不見有和尚踪跡。他想奇了。明明有個和尚。忽的會沒有了。原來六角亭的亭基下。有塊石板。可以自由上下的。這個和尚。乃是智元派他在

探風的。他看見祁榮兒破了板壁。欲進不進。立在那裏發呆。正看間。自己被祁榮兒看見了。他連忙鑽下身子去。報告智元去了。祁榮兒看不見了和尙。四面看看。地方實在清幽。樓臺亭閣。應有盡有。看情形不是達官府第。定是富室私邸。又看那邊有所楠木大廳。他便到廳上去看。一到廳上。使他看了發呆。但見滿壁掛的都是春宮淫畫。上面供起了歡喜佛。最高還有塊匾額。題的是皆大歡喜。下面有只大匠床。四面有許多小匠床。每隻匠床上。都嵌着象牙雕出的裸體男女。那所廳上。真是不堪入目的。祁榮兒看了。曉得這地方不是好去處。又看匠床下面。有幾雙僧鞋。和幾雙女鞋。他看了。想到此處不是什麼達官府第。富室私邸。一定是賊禿的祕密宣淫之處。當時心中大怒。要待如何處置他。忽然記起幾年前在北京尤子平家中。眼見楊瓊瑤曾將飛劍砍倒了大廳的回事。看此處如此齷齪。存在世上。污人眼簾。不如也用飛劍將他毀了。落得一乾二淨。清清爽爽。祁榮兒想罷。決計用飛劍毀了那所楠木大廳。便飛身到了廳外。立在前面紫葡萄架下。吐出紅雲劍。颼的一聲。飛進大廳。喝聲疾。那柄劍

像穿梭似的。四面八方。縱橫左右穿了幾下。早將廳中棟柱。揮爲幾段。接着聽得嘩喇一聲。如同天崩地裂。好好兒一所楠木大廳。在這驚天動地的聲音中。倒踢下來。連着淫像淫畫。都被毀壞完了。廳堂砍翻後。智元在密室裏。聽得外面有這們大的聲音。忙問外面作什麼。那方才被祁榮兒着眼的和尚。說那後生已進了溫柔鄉。怕他在作怪呢。智元道如此再去看來。這聲音很奇怪。好似天崩呢。那和尚奉命不敢違背。再從六角亭的石板下。鑽了出來。在他將要鑽出石板之時。却給祁榮兒看見了。祁榮兒砍翻大廳後。踱東踱西。在尋和尚。尋來尋去。不見半點影踪。再走六角亭。正在呆想方才那個和尚。明明看見的。忽然會失了所在了。正想問。覺得踏脚的那塊石板會動了。好似下面有人在頂起來。祁榮兒大奇。忙跳到旁邊立定。看石板忽的豎起。隨後就有一個和尚。探頭出來。那和尚正與祁榮兒打個照面。一見祁榮兒。嚇得面容失色。手足無措。要想鑽進去。慢了些。聽祁榮兒大喝一聲。狗賊禿往那裏走。便俯身一伸手。將那和尚領襟抓住。隨手一提。提到外面。喝問道。你這賊禿。從那裏出來。我問你

當家的是那個。這裏是什麼所在。下面又是作何用處。詳細對少爺講明了。饒你一死。倘若說了半句虛話。立時要取你狗命。那和尚被祁榮兒抓住了。嚇得沒了命。大叫好漢饒命。我來一五一十告訴你聽。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幹的。我告訴了你。可要饒了我。看我是個苦惱子的人。祁榮兒道。你說了實話。自然饒你。可快快說來。那和尚道。這裏寺裏的當家。叫智元。就是方才好漢追進來的。此處叫溫柔鄉。是當家師娛樂的地方。下面是祕密室。是當家避難的地方。小的是當家師名下的奴僕。吃他的飯。沒法想跟了他。却不敢爲非作歹。今日碰到好漢。說的都是實話。只求好漢饒命。祁榮兒道。你話既然講明了。我是說過的。可以饒你性命。但是須替我帶路到下面去。捉拿智元。不然我要難爲你了。那和尚道。只要好漢肯饒我的命。教我帶路。那敢不依。如此請放手。待我先下去。隨後接你同到下面。祁榮兒想也不怕他掉搶花逃走。遂卽放了手。看他鑽身下去後。祁榮兒也不等他來接。自己也乘勢落到下面。踏地一看。下面門戶林立。東也可走。西也可走。看過去迴廊曲折。不知有多少祕密。那下面房屋。



都是用石條架搭成功的。陳設的器具也是石頭做的多。祁榮兒教那和尚帶路去捉智元。和尚便領了祁榮兒。轉灣抹角。穿來穿去。走了許多門戶。來到一間石室門外。只聽得歌聲嚶嚶。笑話喧闐。聽是有許多女子在歌唱。祁榮兒問道。智元在這裏麼。和尚點頭道。正在這裏面。待我來叩門。那和尚用手指對石門旁的小木門上。輕輕彈了兩下。小木門開了一個女子探頭一望。看是方才出去的和尚。便將門開了。和尚遂帶祁榮兒進了小門。用手一指說道。你看那邊坐的便是智元。祁榮兒一看。果見智元高坐在石床上。左右擁了幾個女子。在彈彈唱唱。智元是驚魂初定。嚇得渾身在發抖。一班女子要博他歡心。就此彈彈唱唱。來替他解愁。智元是無心聽那彈唱。心中亂跳地等候那和尚回話。要明白方才天崩似的聲音。他兩隻眼睛。直對石門望着。看石門開後。那個和尚進來了。却又進來個俗家人。這俗家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後生。智元見了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想完了。如今性命休矣。這便那處。他一急急中生智。想着一條逃生的出路了。他想我坐的石床後面。不是可通分水嶺山洞的麼。不如

從那處逃出。到白雀寺去告知師父。請師父來報仇雪恨便了。智元想罷。一分手。將左右女子推得跌下石床。自己一個倒翻筋斗。打到床後面的屏風裏頭去了。這扇屏風。原是虛掩的。屏風後面。便是一條地道。智元從這條地道蛇行雀步。如飛趨程。好容易被他逃出分水嶺山洞。略定了定心。也管不得寺中被他鬧得這樣。立時起程向白雀寺而去。不表智元向白雀寺去。且說那祁榮兒。他自進了石門。看見智元擁着女子。高高坐着。當時氣往上湧。要待吐劍時。看他一個倒翻筋斗。打到屏風後面去了。他當他是躲在後面。不防他會從地道逃走的。便緩緩走過去。跳上石床。一脚踢倒屏風。一看屏風後有個大洞。裏面雖不大光明。却也看得見。分明是條道路。看罷。心中明白。曉得他從這條路上逃了。自己回頭看這石室裏。左右跪了不少女子。哀求乞命。祁榮兒便回身立在石床上。對衆女子說道。你們從那裏來的。如何甘心來服侍和尚。衆女子都道。我們本是良家女子。都被這和尚強搶軟騙。弄進來的。到了這裏。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好忘了廉恥。供和尚娛樂。說罷。衆女子都哭了起來。祁榮兒道。你

們如今也不必哭了。快些逃走。各回各的家中去罷。衆女子聽得對祁榮兒叩頭如搗蒜一樣。一個個千恩萬謝。說道。今天逢到大貴人。我們都可重見天日。回老家去了。當時衆女子立起。各取各的東西。紛紛走出石室。爬到上面。打算逃命去了。祁榮兒在石室看了遍。跟着那班女子。走到上來的石階上。他一想。這種石室。留下去也是壞事。索性也毀了他。便吐飛劍將他翻江擾海般搗亂一下。那些石柱立時斷折。紛紛倒踢下去。石室一塌。他自己早已飛到外面。這石室一塌。倒不要緊。那知接連踢去了十餘間房屋。且壓斃了幾十個和尚。你道如何。原來那地下密室的上面。就是寺中和尙的宿舍。宿舍中也有地道。可通下面密室的。密室是用石頭架起。所以能夠負擔上面的重量。如今石頭都給祁榮兒揮斷。密室倒踢了。上面重量。無物負擔。便也隨着壓將下去。連同宿舍一齊倒踢了。這時宿舍裏有幾十個和尚。就是方才在殿前與祁榮兒決鬥。不會死的。那些人。他們從屋上滾下來的。跌死了四五個。是連知客僧在內。其餘不會死的。和預先逃走的。都奔進宿舍裏。在商議對付辦法。可都不得其策。

正商議間。也是他們惡貫滿盈。下面密室倒踢了。宿舍站不牢脚。也倒了。於是將這幾十個和尚。一網打盡。統統壓死在裏面。祁榮兒看見上面房屋也倒踢了。明白是連帶關係。便也不去管他。看那些女子。尚有多人退退縮縮的。生怕和尚看見。還不敢向外面走。祁榮兒過去催促他們快逃。說你們快逃。再不逃。我要放火燒寺了。那時你們逃不出一齊燒死在寺裏。是不關我事的。你們如若膽小。不敢出去。待我來保護你們到外邊。祁榮兒說着。便向前帶路。將一班女子引出寺外。教他們快快回家。衆女子至此。都對他叩頭禮拜。泣謝不已。祁榮兒搖搖手不教他們謝。自己回身進寺。穿東走西。尋寺中和尚。要問他智元下落。他尋了多時。不見一個和尚踪跡。心中想到進密室去時。那個引我進去的和尚呢。也不知到那裏去了。待我四處尋來。他重復奔進溫柔鄉。打了幾個圈子。來到九疑八灣的假山上。看見那邊山洞裏。有個人影。便過去一看。果然有個和尚。便順手一把。將他拖了出來。相認面目。不是別人。就是方才他進密室去的那個。祁榮兒喝道。賊禿。你爲何躲在這裏。你可曉得智元那賊。從

屏風後面逃到那裏去了。這後面是通什麼地方的。快快告訴我。若有半句虛話。立時取了你狗命。那和尚被祁榮兒拖住後。嚇得戰兢兢不敢動彈。說道。當家和和尚從屏風後面的地道裏逃出去的。那個地道。是通分水嶺左面山腰裏一個山洞。好漢要尋他。到左面山腰上等他是了。祁榮兒道。這個山洞。你可認得。和尚道。我認得的。祁榮兒道。如此你可陪我前去。倘若捉住了智元。便饒你一死。和尚不敢遲延。陪了祁榮兒出寺後側門。抄小路一直上山。轉到左山腰裏。看那邊有個山洞。洞前有塊大石橫倒在地上。洞門開着。和尚見了頓足道。當家早已出洞逃走了。祁榮兒道。何以見得。和尚道。這塊石頭。就是洞門。平常時候是虛豎的。如今倒在地上。想是當家的心急意慌。要緊逃命。將石頭推倒走了。祁榮兒道。他走到那裏的。你可曉得。和尚沉吟半晌。欲言不語。祁榮兒道。你如不說實話。我可不能饒你性命。和尚急了。說道。大約是逃到浙江湖州白雀寺去了。祁榮兒道。如何他會逃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呢。和尚道。那處有他的師父在着。聽說他的師父也是會飛劍的。正說間。忽聽得那邊有人喊救命。欲

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薰軒主人評曰 八十回

明明跟踪追來。待到盡頭。失了所在。人家總疑惑是土遁走了。却說是破牆而去的。奇中寓奇。變化莫測。嫩綠的芭蕉。映着青白的利尙頭。形容得清幽絕俗。如炎夏天氣。雨過天晴。涼爽逼人。祁榮兒不識溫柔鄉。誤會是達官府第。富室私邸。說來到底。是年紀輕。閱歷少。好好一所楠木廳。建造他豈是容易。可是被幾幅淫畫。幾雙僧鞋女鞋。壞了事。就此仿照楊瓊瑤。砍倒尤子平家中大廳的回事。由祁榮兒來如法泡製一下。如此楠木廳。就遭劫了。智元有了溫柔鄉。又有了石室。有了石室。還有許多出路。人家說狡兔三窟。智元比狡兔還警細。屏風後面也有條出路。有了這條出路。要多害幾個人。這話怎麼講呢。下文自會分曉的。要是沒有山洞裏這個和尙。就不曉得智元逃到那裏去。不曉得他的去處。便可以省脫許多事。省脫許多筆墨。



## 第八十一回 火裏蓮花茶毘空色相 天邊劍影天矯探叢林

上回說到祁榮兒正同和尚講話。忽聽得那邊有人在喊救命。聽聲音是個女子。那喊救之聲。甚是危切。祁榮兒四面一望。聽聲音在右邊。他急於要去救命。無心來同和尚多講。忙撇了和尚。吐劍循聲飛向右邊。一看那邊山坳後面。有個和尚在強行非禮。祁榮兒見狀大怒。將身軀向較高處落下了。催飛劍直向那和尚飛過來。喝聲疾。飛劍如游龍盤天。閃電橫空。呼的一聲。已到和尚頸上。看他循環一繞。那個和尚頭就撲碌禿墮了下去。身軀倒在地上。鮮血直噴。那個女子見了。嚇得魂飛天外。抱了頭沒命逃奔。祁榮兒飛身到女子面前。用手一攔。問道。你們那裏來的。如何會遇見和尚。那女子初見時一驚。細看說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好漢。不是方才在蓮花寺內救過我們性命的麼。我們得了好漢相救。本想逃回家去。走到這裏。不料遇到那個和尚。要對我強行非禮。幸得又逢好漢救了我。真是我重生父母。感恩不忘的了。祁榮兒聽了。想原來就是寺內放出來的。我因當時人多。記不清了。他們倒認得我。這個和尚。想來也是



漏網之魚。如今死在我手。可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禪榮兒想罷。對那女子道。和尚已被我殺了。可以走了。你且向前走。待我向空中四面打量。看有沒有和尚藏匿。禪榮兒言尙未畢。早吐劍飛起空中。四面細細看過。不見半個和尚。遂重復下地。關照那女子趕快回去。這裏附近沒有和尚踪跡了。女子頓首再拜。千恩萬謝而去。女子去後。禪榮兒想到方才引他到洞後的那個和尚。不知還在否。便飛身到那邊一看。已不知去向。曉得逃走了。遂亦不去深究他。他想所不能放他過去的。就是那個智元和尙。他是罪之魁。禍之首。留他在世上。不知要害了多少人。這個人非把他除了不可。但是這個蓮花寺。我看也不能留他在世上。索性把他付之一炬。落得個爽快乾淨。禪榮兒想定後。飛身來到寺中。尋些乾柴。在大殿上放了一把無情烈火。看他霎時間烈焰飛騰。延燒到四面。不消半日。多着了火。一座莊嚴古刹。立時變成瓦礫之場。禪榮兒看了。拍手笑道。阿彌陀佛。三世如來一切諸佛。今天俺禪榮兒都送你們上西天去了。待到火熄烟銷。禪榮兒纔洋洋自得的吐劍飛起空中。一想我到那裏去。不如向

浙江湖州一走。尋着智元。看他逃得走麼。郝榮兒心頭憤憤。催劍向湖州進行。湖州白雀寺在南山之中。當家的時有更換。人品良莠。也不一致。那時的當家。妙悟爲的精通邪術。便仗着他不法亂行。他歡喜採取女人陰水。補他的元陽。便常常用隱身法和那搬運的功夫。或者到人家那裏去。或者把人家搬移過來。一般女子被他採取去的。不計其數。大都都不敢聲張。心中暗自明白。他手下的徒衆。也都是酒色之徒。一個人有三四個女人的。不足爲奇。妙悟也不去過問。有一天妙悟坐在大雄殿旁。抬頭看着青天。看那白雲一朵朵向南飛去。看了一歇。忽見白雲下面。有道紅光。像閃電般的掠來掠去。妙悟是劍術中人。看了那道紅光。覺得其中有異。停睛細看。被他看出是道劍光。再看那道劍矯夭飛舞。比自己的劍術高妙百倍。不是等閑劍客所能運用的。想是有能者到此。自己要上前接他下來。想想劍術太惡劣。不敢去班門弄斧。還是由他過去。可是那道劍光。老是在上面周圍旋繞。並不飛開去。妙悟心中懷疑。這道劍光那裏來的。難道是到這裏來的不成。正看間。忽見他呼的一來。如天星隕地。疾

快的落了地。大約就在南面山頭之間。妙悟看罷。忙傳諭合寺衆僧。關照他們。說道。前面山上有個劍客落下。或者他到這裏來的。你們須仔細些。看有形跡可疑的人。速來報我知道。萬萬不可得罪於他。衆和尚點頭領諾。妙悟又關照知客。教他在招待香客之時。特別要留意。知客僧唯唯退去。妙悟也退到後面方丈室中。用功去了。這話是上午說的。到了下午未時辰光。寺門口來了個飄逸少年。那少年是誰。閱者當可明白。一定是祁榮兒了。祁榮兒如何會尋着這個地方呢。他就是仗着從前師父給他的那張天空飛行圖。按着圖飛到湖州。在湖州四面看了週。看見南山之中。有所叢林。規模極大。他想大約就是這個地方罷。所以在對面山上落下了。尋個土人。問明了所在。便緩緩抄山路走到寺前。看寺中僧人進進出出。甚是衆多。香客們進香的。也如山陰道上。絡繹於途。再看寺前匾額。寫的是敕封戒幢白雀禪寺。八個斗大黃字。寺外面牆上。寫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七八尺見方的字。他看該寺外表如此莊嚴偉大。寺內一定也不錯。祁榮兒看罷外表。隨着一班香客。進了寺。裝着大模大樣。到各

處遊玩。穿過四大金剛殿。來到大雄寶殿前。看一番氣象。果然驚人。衆和尚雖然是奉過當家師的命。但是看客衆多。一時也看不出那個形跡可疑。任從祁榮兒東闖西衝。他闖來衝去。到了後殿方丈室外。他望裏面望望。看見一個圓頭大眼的和尚。坐在蒲團上打坐。祁榮兒不曉得他就是智元的師父。看了幾眼。回身仍舊到外面打了幾灣。他一想白雀寺的內容。我已大約看過。想此時智元一定還未到來。因爲他不是劍客。沒有像我這般快。現在且在寺中暗暗擔擱幾天。等他來後。再作計較。他想這寺中那處可以安身呢。四面望望。看那邊有座大鐘樓。倒很可容身。待我到鐘樓頂上歇下。有誰能曉得呢。祁榮兒想罷。當天下午。在寺中遊個爽快。看日落西山。便出了寺。到外面走了些時。尋些耐餓的東西。略爲吃了些。等候黃昏過後。飛身進了寺。先到鐘樓上打量一番。再到各處探看動靜。他轉灣抹角。重復到方丈室外。那晚一輪新月。東方初上。清光通明。祁榮兒不敢向亮處站立。在暗處躲定。看方丈的門戶關着。便躡足走近窗前。用指甲輕輕一戳。打成個月牙小孔。閃目向裏觀看。但見方丈室內。

團團坐了十幾個和尚。都是閉了眼睛。大約是在做功課。那十幾個和尚。又都是肥頭大腦的。中間坐的那個和尚。就是祁榮兒日間進寺來。在方丈室中看見一個打坐的和尙。祁榮兒心中想大約此人卽是住持。此時我且不去驚動他。細細來察看他行爲如何。再作道理。祁榮兒心中是注意在智元。他到湖州來。又不是爲了這個當家的。因爲智元還未來。故而察看一下。祁榮兒正看間。忽見裏面十幾個和尚。在一霎那都沒了踪跡。祁榮兒大驚。想他們到那裏去了。我的眼睛也不會霎過。怎麼會不見了呢。他一念尙未轉出。聽得唵佛之聲。朗朗而起。聽聲音有十幾個人。就在室內諷誦。但是人形一個也不見。祁榮兒心中吃驚。想看不出那些和尚都有道行的。會變成無我相的。那時祁榮兒還防不到妙悟等是有邪術的。當他們是修煉有年。能夠藏形匿跡的。他更想不到自己已經給他們見着了。他們便故意施些玄虛。給你看看。使你佩服。講到祁榮兒在方丈室外。如何會給裏面知道呢。原來那個毛病。出在祁榮兒戳破窗紙的時候。祁榮兒戳窗紙之時。妙悟是閉目靜坐在室內。室內雖有十幾個

人。但都是鴉雀無聲。屏聲靜氣。況且是靜坐。萬事俱寂。閉了目。耳聽益發聰敏。他聽得窗上嚶啾一來。覺得有異。便閃隻目看去。見窗紙上成了個半月形。他也是玲瓏乖巧的人。今天上午。又曾見到有道劍光。在南山上落下。雖曾關照寺衆。今天不見有人來。或者來了。看他不出。此時外面恐怕有人。不知是否。卽是日間落下南山的劍客。還是過路的英雄。待我來施個迷眼法。把這裏人都迷起了。使他看不出。又傳話僧衆。一齊唸起經來。衆僧一念經。他自己便輕輕遁身到外面來察看。祁榮兒看人不見了。唸經的聲音起了一時正在奇怪。忽覺得肩頭有人拍他一下。他回去看。那裏有人。奇訝着想道。誰啊。明明有個人拍了我一下肩頭。而且極重的。怎的回頭看會沒有了。莫非是見了鬼麼。繼而又想。要是真的是鬼。我也不怕他。請他嘗嘗飛劍的滋味。當時又探頭望裏瞧。他一瞧裏面十幾個和尚。都又在着了。看個個坐在原位。閉目合掌。唸着經。似乎沒有動過半步。獨有那個坐在中間的和尚不見了。他看了益發奇怪。這個當兒。肩頭上又是拍了下。而且拍的一聲。聲音極大。連裏面坐的衆和尚都張

開眼向外看。那榮兒大驚。他對裏面和尙覺得。倒不在心上。對於這連拍兩下肩頭的事。却要徹底根究了。他想要是鬼。一定沒有這麼膽量的。明明是個人。大約此人會隱身法的。在同我開玩笑。是了。別管他。待我來施些顏色給他看看。那榮兒想罷。遂卽吐出紅雲劍。喝聲轉。那道劍光便像流星趕月似的。向距離身體幾丈以內的地方。作車輪旋轉狀。掃來掃去。掃個不停。他以為有人隱着。用飛劍出去。管他隱不隱。這飛劍是不好隱的。可以把他剝死。那知人家早已避開。其人是誰。當然不問可知。是這裏當家妙悟了。他自遁出方丈室。到窗外一看。果見有個青年後生。倚窗窺視。看他人品打扮。似非下等之人。想是個過路的英雄。決想不到就是日間看見落下南山的劍客。因為看他年紀很輕。那裏會懂劍術。那裏知道他曾經投過名師。受過深高的教練。劍術超羣呢。當時略施玩意。與他打趣一下。連去拍他兩下肩頭。那知撩動了那榮兒心火。吐出飛劍。要殺死他了。他瞥見飛劍出口。大爲吃驚。急忙遁身到大雄寶殿左面角門上立定。看他四面掃了過。毫無結果。便收了劍。其時方丈室裏的和尙。

起初大家是閉着眼睛唸經的。待聽到窗外拍的一聲。大家都開眼來看。看當家不在中間坐了。衆人知道有異。一齊離坐。從後窗戶飛身到前面屋上。看見窗前立個少年。口吐紅光。那紅光便在四週飛舞。大家曉得不妙。便不敢下地。也不知當家在那裏。正看間。那少年忽然收住紅光。向上一指。循勢飛上天空。要向上走了。大家遂卽下了屋。突見當家立在角門之上。對天仰視。用手指了幾下。喝聲那裏走。便見狂風大起。黑雲四合。一霎時天地昏暗。伸手不見五指。原來妙悟在施邪術了。祁榮兒看飛劍刺不着人。便遁起天空。正在思想這回事。究竟人是鬼。忽見狂風起了。黑雲四集。那黑雲真會作怪。濃濃密密的。把他的去路擋住。祁榮兒要穿雲而過。但是穿來穿去。總是在雲堆裏。穿不出去。他心中大怒。想還是到南山那邊暫且落下。等雲散天清後再說。當時急轉直下。落下南山。在山頂松林下一塊平石上坐下。抬頭看着天。等他雲散。可是雲不但不散。反而濃厚起來。而且漸漸望下低壓。幾乎把南山四圍包住了。祁榮兒心中好生疑惑。他想人生以來。從來不曾見過這樣雲會逼人的事。過看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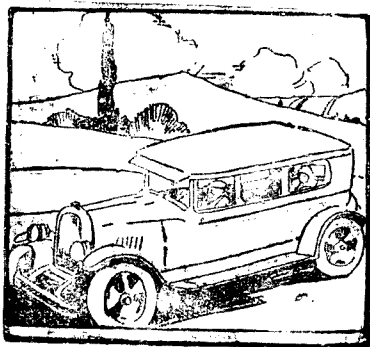


雲明明似在同我作對。我在上面四面穿走。都給他擋住去路。我到東他擁到東。到西擁到西。總不給你走。我到南山之上。那雲朵會逼到我面前來了。難道要逼死我麼。想雲是逼不死人的。他心裏又好氣又好笑。不管他怎樣。牢坐在石上靜看。看不多時。忽見前面松林一排排移動了。不但松林移動。連左右山谷山峯都在移動了。祁榮兒見了。驚奇交集。起身看個仔細時。松林山谷。已如走馬燈般。在他眼前飛越亂轉。轉得他昏天胡地。不好逼視。祁榮兒大驚。要想鎮靜心神。再行吐劍圖逃。不料已被松林山谷轉得發了暈。一時站立不住。幾乎要跌倒地上了。祁榮兒至此。心中慌亂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一回

陪祁榮兒到分水嶺上的和尚。死與不死。尚在聽天由命。不料那邊有人喊救命。祁榮兒急於去救命。便撇了他。雖說是祁榮兒無心殺他。可是他陪着祁榮兒。猶如陪着猛虎。一張口就沒命的。這一聲救命。好似在替和尚喊。想是那和尚造孽尚淺。能在虎口獲到餘生。火燒蓮花寺。把寺中一切佛

像燒得乾乾淨淨。祁榮兒看了，拍手大笑，還念了許多佛號，說是送他們上西天去的好似在作偈語。祁榮兒乃是滑稽者流。白悠悠雲底下，有道紅光掠來掠去，紅白相間，煞是好看。隱起了身，念着經，害得祁榮兒只聞人聲，不見人形。此等處極迷離撲朔之致。和尚仗着隱身法，當祁榮兒不過是個過路的好漢，決想不到他是劍客。想戲弄他一下，那知撩動了他心火，吐出劍來。這是和尚所想不到，就此弄出禍事來。要是當時由他去張望，你做你的功課，就沒有導火線了。所謂戲無益，勤有功。



## 第八十二回

施邪術黑雲圍劍客

現法身寶殿嚇淫僧

上回說到祁榮兒在白雀寺對面山中。被當家妙悟用邪術將他搬弄得混天胡地。站脚不牢。要跌倒地上了。心中頓時慌亂。又一想正能克邪。我且坐下來。用劍將前後左右的松林。統都砍去。看他還會轉得麼。祁榮兒想罷。急急坐倒地上。吐劍向四面一陣揮。何消片刻。早將四面所有的松林。和其他樹木。一齊砍倒。松林被他砍倒。當然無可旋轉。可是還有四面山谷山峯。盡量亂轉。好似天地在轉動。這個可不能憑那飛劍砍他個乾淨了。又一想不如收了劍。閉目坐着。由他去轉。我不去看他。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當時收了劍。閉起眼睛。凝神靜坐。直坐到天色明亮。天色雖然明亮了。可是祁榮兒仍舊被密密層層的黑雲籠罩着。包圍着。那山谷山峯。依舊在團團亂轉。他開眼看看情形。與晚上差不多。他雖然看不見太陽。但光線較晚上明亮。曉得天已經亮了。但是一時沒有主意。不知如何纔可出此重圍。正想間。忽見山谷山峯停止旋轉了。在黑雲堆中。鑽出一個肥大和尚。滿面含笑。緩步踱將過來。祁榮兒細認那和

尙就是昨天在寺中方丈室裏見到的那個坐在中間的和尚。想必是當家了。看他走近身前。對自己合十行禮。口稱居士。從那裏到此。何故不進敝寺。少坐。却來這清冷南山發呆。祁榮兒見他走近前來。怕他有暗算。早將飛劍藏在口中。只消一張口。便可飛出去的。待他走近身。一腔忿氣。早已不可制遏。他想到那些玄虛。一定是這個賊禿施的。但是自己不懂邪術。不能破他。只得由他擺佈。繼而一想。起初不會見他的人影。飛劍無處去斬他。此時既在目前。何不將他揮爲兩段。他一死。這些邪術便不破而破了。祁榮兒想到這個主意不錯。便遏住心中怒氣。假裝沒事似的。對他笑了笑。一張口吐出飛劍。喝聲萬急速斬。將劍對他腰上揮去。這一下何等快速。就是會五遁的一時也避不了。虧得他早也預備好了。便有備無恐。看祁榮兒劍出來。他也有飛劍從口中迸出。驀地裏將紅雲劍攔住。一進一退。攻擊起來。妙悟的劍術。上文曾經說過。是不大高明的。祁榮兒的是非常厲害。閱者當可記得。他在北京尤子平家中。毀過玄妙先生的劍。在嵩山白雲觀前。又毀過玄妙先生的雙劍。跛道人的風雷劍。是

一柄厲害不過的飛劍。今天與那柄劍交鋒。如何是紅雲劍對手。剛走了兩個圓圈。聽得叮噹兩聲。那柄劍已被紅雲劍擊落地上。揮成數段。這一來嚇得妙悟不敢站脚。遁身就逃。此番妙悟進來。本來與祁榮兒講交情。因爲他與祁榮兒萍水相逢。無怨無仇。爲的他昨天無意中看見對面山上落下個劍客。當時尋不着那人。直待昨晚祁榮兒吐劍。纔始明白。後來祁榮兒要走了。看他年紀輕輕。有這們好劍術。心中非常欽佩。要同他交個朋友。使用興雲佈霧法。將他迷住去路。圍在山上。要收服他。講個交情。故此時闖將進去。同他講話。怕他動起武來。預先隄防好。到了裏面。果然吐劍殺來。他一時遁避不及。也吐劍相迎。不料未滿兩合。自己的劍已被紅雲劍毀了。他這一急。非同小可。急急遁出雲堆外。看裏面祁榮兒還是用劍在四面激盪揮削。那祁榮兒見和尚逃了。要待衝出重圍。但是圍困得緊。沒奈何兀然坐在石上等機會再講。雲外面的妙悟呢。他看祁榮兒兀坐不動。進去同他講話。又講不合。這便那處。一想有了。待我施些小術。嚇他一下。當時在懷中掏出三個紙人。唸了幾句邪咒。向雲堆裏

拋進。祁榮兒坐在石上。正在呆想。忽見雲堆裏趲出三個頭生三尖。臂生兩手。青面獠牙紅頭髮。手持鋼刀的人。向祁榮兒殺來。祁榮兒起初見了吃一驚。仗着自己有飛劍。便安了心。看他將要逼近面前。便吐劍出去。飛劍對三人攔腰揮過。聽得怪叫一聲。一齊失了踪影。再看地上。却多了六張的紙。拾起看時。原來是三個紙人。被飛劍揮爲六段了。祁榮兒笑了笑。道聲原來是這個玩意兒。外面和尚見三個紙人嚇他不動。反被他用飛劍殺了。要再用別種邪術去玩弄他。聽得寺內鐘聲連敲三下。這三下鐘聲有分曉。是寺內的暗號。這種暗號。關於什麼事的呢。乃是關於寺內有了特別事故。妙悟聽罷鐘聲。不敢久留。施邪術將黑雲籠住了祁榮兒不放。自己借土遁回到寺中。進了方丈室。傳入徒弟。問連敲鐘聲有何事故。那個徒弟叫禪悅。稟道。方才大殿上的三世佛面前。發現一個蓬頭垢首的白髮乞丐。端坐在蓮花寶座下面的萬歲牌上。徒弟們正在殿內做功課。見了他誰都吃驚。看他閉目垂眉。似在行禪。大眾不知他是何等樣人。看他能夠平空地坐到萬歲牌上去。真不容易。當時衆人一時間不

敢怎麼。膽小的連過去都不敢。大家只會紛紛議論。末了還是我膽大一些。看他安坐不動。便想過去動問他是人是鬼。是仙是佛。坐在這裏。有何事故。不料待到我過去。他的身軀會往後退了。一霎那間。連同身軀退隱到如來佛金身裏去了。就此不見了他。我便奔到方丈來稟知師父。問師父可知道是何講究。看師父不在。看南山上黑雲密佈。想師父在那邊收拾那個小子。故而敲鐘報告。請師父斟酌。妙悟抬頭想了半天。實在想不出所以然。講到佛蓬頭垢首的。或者是濟顛僧罷。但他是個和尚。不是乞丐。講到是仙。或者是鐵拐李罷。但是並不白髮星星。講到是鬼。可是鬼沒有這麼大神通。青天白日。會在廣庭大衆之間。現身端坐在佛像面前的。講到是人。有這樣大神通的。無事無故。到這裏來幹甚。妙悟心中思想多時。總是一無結果。正想間。忽見外面又跑進個徒弟。叫聲師父。快到外面去。那個蓬頭垢首的乞丐。又坐在萬歲牌上了。請快去看。妙悟聽了。也來不及與徒弟們同走。一遁身從土內如飛來到大殿。現身出去。看殿上聚了許多徒衆。對萬歲牌上。羣相驚訝。妙悟現身後看萬歲牌上。並沒



有什麼。問徒弟們說方才那個人呢。徒弟們說他隱去不多時呢。大約停會就要出來的。妙悟便在殿上等着。等了半天。不見動靜。妙悟等得不耐煩。對徒弟們道。我要到南山上去。如看那人再出來時。可以敲鐘報告我。我便回來。妙悟說罷。一遁身要到南山上來。看那禿禿兒。他方才鑽出土外。就聽得寺內鐘聲連敲不息了。妙悟曉得那人出現了。急便遁回來等他。到了殿上。這裏人又隱去了。妙悟奇怪道。怎麼人又沒了。遂關照徒弟。你們去弄些猪羊狗血來。恐怕那個東西不是人。不是鬼。不是仙。不是佛。是個山精木怪。他出來之時。用污血將他伏住了。再收拾他。徒衆們聽得急急去預備了來。妙悟等他預備好了。纔知照禪悅等幾個人。教他等到那東西出現之時。把污血潑上去。一面敲鐘報我知道。妙悟說罷。又遁身向南山上來。剛鑽出土內。鐘聲又起了。妙悟又忙回來。看毫無影跡。倒是三世佛身上。潑了不少污血。妙悟問這是何故。徒衆們說那人等師父走後。又出現了。徒弟們依師父吩咐。把污血潑上去。潑得他渾身是血。看他不動坐着。徒弟們以爲這番他逃走不了了。急忙敲鐘報告你。那知等

到師父遁出土外。他照舊又隱去了。再看三世佛身上，方才沒有污血的。此時金身上血漬滿身。你想這東西真作怪。倒底是什麼路道。請師父想個妥當辦法。把他伏住。看個究竟。妙悟想不見得是妖怪。是妖怪見了豬羊狗血沒有不怕的。看去不是仙佛便是個人。要是人。這人本領可大得了不得了。想他何故要到這裏來遊戲呢。實在莫明其妙。妙悟一面想着。一面教徒弟們快把三世佛身上的血漬洗了。徒弟們膽小的。不敢上前去洗。生怕那東西出來同他們爲難。還是禪悅胆子大些。拿了一方紫花布。端了一盆清水。跳上供桌。打了水。對三世佛身留心洗去。正洗間。忽覺手臂觸着一件東西。又軟又滑。好似女子身上的酥胸。禪悅吃了驚。一失手。把清水盆掉下。砰的一聲。他自己嚇了自己。乘勢翻個筋斗。跳下供桌。嚇得跑到遠遠地。兩眼兀自出神。看那三世佛。當禪悅掉下水盆之時。殿上衆僧連那個妙悟都吃驚。等他翻筋斗逃走。衆人也隨着湧逃出去。有的居然說神道怪。喊着不好了。妖怪來了。快逃啊。這一喊。衆人心中更是着慌。妙悟稍爲鎮靜些。他看上面並沒動靜。何故禪悅要弄神弄鬼。

自相恟嚇呢。便叫禪悅過來。問他何故要逃。禪悅道。嚇死我也。我正在洗如來佛的胸前。忽然手上觸着一件物事。好似女子身上的酥胸。我吃了驚。一鬆手。掉了水盆。便連帶把我一嚇。嚇得逃了開來。妙悟道。這事真的麼。恐怕是你心虛的緣故罷。禪悅堅道不是的。確如此。妙悟聽了。細想如此作怪。這便那處。教禪悅快到城中下院。把師伯請來。禪悅奉命如飛而去。妙悟自己向殿上坐定。要等他出現。足足等了幾個時辰。一些動靜都沒有。妙悟想大約見了我怕的。故而不敢出現。我一走。他就出來了。弄得我不能離開身。這便如何是好。此時禪悅已將城中下院裏師伯妙道請了來。與妙悟見面後。妙悟把方才情形告訴他。妙道道。我在路上。禪悅已經對我說過。我用六丁奇門遁算幾次。算來算去。算他不出。不知是什麼東西。且守着他。等見面就可分曉了。妙悟道。看他好似懼怕我的。見了我。在着。便不敢出現。我一走。他便出來。妙道道。如此你且暫時避開。試驗一下。妙悟道。好的。忙遁下土去。在土內略爲守候片刻。不待聽鐘聲。飛快的遁身出來。一問沒有出現過。妙道教他慢些兒出來。妙悟便再遁

下去。到土內等了幾刻鐘。鑽到上面一問。又沒出來。過妙悟道。好奇怪。莫非已經走了。或者有妙道兄在這裏。他也不敢出現了。如此我們兩人一齊遁在土內。試上一試。妙道道好的。於是兩人一齊遁入土內。兩人入土。尙未片刻。上面的乞丐果然又出現了。此番出現。不比上幾次閉目垂眉的。已開了眼。張着口。笑嘻嘻的對衆人說道。你們立在殿上。不做功課。積些無量功德。光守了我作何用處。還要用污血來潑我。我倒沒有被你們潑着。可是三世佛倒給你們污了金身。那事豈不罪過。那乞丐說到這裏。土內師兄弟兩人鑽出來了。他兩耳朵裏已聽得豈不罪過這句話。眼睛也約略見到半點影子。果然有個白髮星星的乞丐模樣的怪人。兩人商議道。看這個東西。實在怪氣。我們總要想個法子驅除。難道由他過去。讓他盤踞着不成。妙道道。我有一件東西。新近用女子經水煉就的。這東西厲害無比。任他是什麼。要是遇着他。就沒有生路走。妙悟道。這東西是什麼。可否給我賞鑒一下。妙道道。可以。他說着。便在懷中取出。遞給妙悟。妙悟接來看時。原來是個巧小精美的紅木魚。妙悟道。這東西是

我們通常便物如何可以煉出功用來。妙道道。你可不曉得他好處。等歇待他出來時。便給你看了。保管稱奇道怪。妙悟半信半疑。專等那乞丐現身出來。好施展這東西功用。當時隨手還了妙道。妙道將他塞入袖中。束着手看上面。互看間。忽見眼前白光一亮。接着就見蓮花座上。不見了三世佛的金身。却見那個乞丐高高坐起。用手指着妙道。妙悟兩人罵道。妖僧。你們不思修行歸正。專歡喜趨逐邪途。看你們孽障重重。若再不痛改前非。改入正道。恐怕不得善果。要橫遭慘禍了。妙道妙悟聽了。又驚又怒。妙道是不待他說畢。伸手向袖中取那木魚。一摸袖中不見了木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二回

祁榮兒看混天胡地亂轉。發了極。便把前後左右的松樹統都砍倒。你想沒了樹自然無所轉動了。倒是個消極好辦法。南山的濃雲頭。可不是竹

林尊者住的子午雲籠山上的雲。一邊是護道寶物。一邊是困人工具。

妙悟與祁榮兒本無仇恨。困住他。想擒虎容易縱虎難。當時心中原希望與

他交個朋友。故而衝進雲堆。那知祁榮兒不講交情。事情就愈弄愈大了。

祁榮兒年紀雖輕。使的紅雲劍着實不錯。真是名師出高徒。三個紙人嚇不煞祁榮兒。反被殺了。紙人紙馬的邪術。到了劍客手中。就沒用處。要是祁榮兒生在漢末時。他與劉關張三公聯合了去破黃巾。就用不着豬羊狗血了。

一塊厚不滿半寸的萬歲牌。而且又是直立的。怎好坐人。竟會有人安然坐起。人家說西瓜當欖坐。坐不穩。看了這個坐不穩西瓜的人。要慚愧無地了。



## 第八十三回 打倒如來五雷轟寶座 詢明原始三俠拜浮雲

上回說到妙道要算計萬歲牌上現身的老乞丐。一摸袖中木魚。已經不翼而飛。他大驚失色。當是遺落在地上。低頭四看。並無着落。忽聽得卜卜木魚聲起。抬頭一望。却見高坐牌上的老乞丐。手持木魚。也不知那裏去。配上個木魚杵。在接連狂敲着。這時不但妙道妙悟驚慌萬狀。合殿衆僧。也個個着忙。妙道失了木魚。便唸動邪咒。立時天地昏暗。大殿中如同午夜。對面不相見。加之風雨齊來。霹靂交加。有幾個大霹靂。直向萬歲牌上劈入。等到天氣晴朗。大殿光明後。看萬歲牌上的老乞丐。不知去向。那塊萬歲牌利如來站腳的蓮花寶座。都給電轟毀了。看如來站脚不牢。在搖搖欲倒。妙道妙悟見了大驚。不知老乞丐是被召來的五雷打死了呢。還是逃走了。那個且慢去管他。這個如來佛像的立場。倒趕緊要把他修好。偷然跌將倒來。要重建一個金身。那筆錢倒很可觀的。便奔過去。對如來佛像想用定身法將他定住了。使他不會跌倒。那知這一個如來佛像。非常作怪。你去定他。他反而搖得厲害。如同猛虎撲人。對着人俯



仰不已。那尊如來佛像。甚是高大。要是真的撲倒地上。不知要被牠打碎多少。佛殿上供奉的物件。妙道心中着急。連用定身法定他。定他不住。他見有法無處用。便想得一個極法。教徒衆們快拿幾根粗木頭來。對佛像用撐屋似的撐着。一面再吩咐教木工泥匠來工作。上緊修理。徒衆們聽了。有如飛的拿木頭去的。也有如飛的去叫木工泥匠的。等到木頭拿到。木工泥匠來時。那尊如來佛像。已同鍾山傾崩。嘩喇喇一聲倒將下來。妙道連忙飛身避開。殿上僧衆。虧得早已見機。遠遠散避開了。故而倒下來不曾傷害一人。木工泥匠看了。嚇得逃出殿外去了。妙道妙悟見已經倒了。也無法挽回。教徒衆將碎佛像收拾乾淨了。准備教佛匠來重新建造一個。銀錢不敷。只好向施主身上去勸募了。如來佛像既經倒地。蓮花寶座上本是虛着坐位了。妙道妙悟和徒衆看去。並不落空。却有一個候補的朋友。作個座上之賓。高高盤膝坐起。那坐的是誰。閱者當可猜想得到。一定是老乞丐無疑了。那知不然。這個坐的。是白頭髮白眉毛。白鬚髭滿頭。是白慈眉善目。寬袍大袖。非僧非道。像明朝裝束的一個人。那人

笑嘻嘻的對妙道妙悟兩人道。你們也太覺胆大妄爲了。竟敢將如來色相。用雷打壞。不曉得違犯僧規麼。妙道妙悟看了他神氣。聽了他言語。心中大大懷疑。妙道問妙悟道。你看這是什麼回事。那個老乞丐與他是一條路上的人呢。還是他就是老乞丐變的形像呢。妙悟道。這個倒看不出。難道他們來了兩個不成。看上去今天事情有些不好辦理。非請師父前來。不能爲力的了。妙道道。師父遠在福建不能頃刻便來。還有一層。他肯來不肯來。又是一個問題。妙悟道。從前師父很看得你起。不如你去請他來。要快去快回。這裏我且暫時遁身到南山上稍避。等你回來再作計較。妙道道。如此我就去一蹣。妙道與妙悟暗商量妥當。一齊遁入土內。一個到福建去了。一個到寺前南山上來看祁榮兒。他鑽出南山。看收斂在前面的黑雲。一朵也不見了。只見滿地橫七豎八臥滿了松樹。那些都是被祁榮兒斬倒的。再尋祁榮兒時。不知何處去了。他方才呆看。忽見眼前一亮。停睛看時。原來是道劍光。掠到面前。他自己的劍。已被祁榮兒傷了。叫無劍可抵敵。一時也來不及視察。這道劍光是從那方面飛來的。

曉得飛劍來時。效用迅速。倘然由你轉了幾個念頭。怕劍光是等不住。要將你殺了。故而他急急脚下明白。遁身到地內。拔腳逃走。他逃回寺中。從地內直入方丈室裏。方才鑽出身軀。定一定神。不料那道劍光。又射到面前了。此時不但只有一道。會平空添了兩道。一共有了三道劍光了。三道劍光。一道是紅的。兩道是黃的。兩黃一紅。對和尚頭上繞來繞去。穿梭似的落將下來。妙悟大驚。連忙又遁身到土內。他在土內一想。這些劍光。一定就是昨天那個少年。和今天殿上的乞丐老兒。三個人的。他們是一起兒來。與我們爲難的。不知我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也不知他們是何等樣人。我從南山遁到寺中。他們會追了進來。大約是曉得我回寺中的。如今我不往南山。也不往寺中。且到秦興鳳凰山上去。邀個朋友來相助。與他們鬥一下劍術。妙悟想罷。便不往別處。借土遁逕向秦興鳳凰山而來。到了山前。方把頭鑽出土內。眼前就有紅光射來。原來是祁榮兒。跟踪追到。祁榮兒何以知道他在這裏呢。乃是他的祖師爺浮雲尊者。主使來的。浮雲尊者是誰。就是先起一個坐在白雀寺。如來佛像前。萬歲

牌上的老乞丐。後來坐的一個。乃是古月尊者。是祁榮兒的師叔。浮雲尊者在恆山。早曉得今天祁榮兒有被困南山的回事。便趕來解了他的圍。擺佈了一場。便偕古月尊者走了。這裏留下祁榮兒。教他如此如此收拾。妙悟兩人。祁榮兒便依着祖師爺吩咐。先到南山上等着。待他出來。嚇走了他。又教他到泰興鳳凰山前某棵樹下等着。在某某時候。妙悟鑽出土內之時。把他殺却便了。殺了妙悟後。再到寺中去。幫助別人料理一切。閱者看到此處。作者要把半明半暗的幾句話。交待明白。妙悟從南山逃回。有三道劍光逼住了他。妙悟猜疑紅的是祁榮兒無疑。那知不然。這道紅的和兩道黃的。你道是誰。就是華山長老手下三個門徒。大空和尚。雪海和尚。白雲大師。紅的就是白雲。他們從那裏來呢。他們是路過白雀寺。來進香觀光的。爲何三人合在一起。如此巧呢。乃是白雲和雪海去約了大空。打算朝天下五嶽去的。他們大家賭了個誓。不得用飛劍來去。必要步行前去。說是有十大功德。他們從天台起程。那天路過湖州白雀寺。看寺的規模。甚是雄壯。大空說我們何不進此寺中遊玩一番好

麼。白雲道。我們專心一志去朝五嶽的。豈可在半途閑遊。大空道。這個地方也是佛地道場。進去進些香禮禮佛。也是好的。與那隨意遊玩。豈可同日而語。雪海道。既然經過佛地。就進去一趟罷。下次別的地方。可不要進去了。大空道。師兄說的話也有道理。就是如此。那末請進去。三人互相說着。進了白雀寺山門。一處處參觀過去。來到大雄寶殿之前。忽見鐵香爐旁過來一個白髮蒼蒼的乞丐。將大空袍袖輕輕一拉。叫聲大空師。你且慢進殿去。隨我來。我有話同你講。大空與雪海白雲正在緩步走着。不料那乞丐會拉住他袍袖。還會喊出他法號。好似認得的。大空心中奇怪問道。你是誰啊。拉我過去有何話講。那乞丐本是低着頭的。此時却抬起頭來。閃開眼睛。放出二道神光。直向大空射來。大空一看吃了驚。心裏覺得不對。雪海白雲同現驚奇之色。聽那乞丐回答道。大空師你問我是誰。可以不必。問我講什麼。請到寺外再談。大空等此時見了他那道神光。不敢多問他。心中很情願似的。跟着他回身走出寺去。四人同到了寺外。那邊一株槐樹之下。四個人席地坐下。大空等一時不敢動問。對乞丐

看聽那乞丐笑嘻嘻說道。你們三位不是華山靈峯長老的高足麼。小老兒與長老有一面之緣。記得數年前華山開過龍華會。那時小老兒承長老看得起。請我去做個會首。演講金丹大道。那時到的。有你們師叔雲中野叟。小老兒的幾個師兄弟。竹林尊者。古月尊者。利大雪山上的隱隱禪師。葫蘆谷中的嬰兒頭陀。江浪山上的癩疽僧。還有迷津子白拱璧這幾位。到了共有四五十位。會散了後。長老邀我到華山一走。我在華山竟會擔擱了兩天。把華山遊玩了遍。然後纔回去。此事雖過去了數年了。想起來如同列在眼前。今天你們三位路過此地。也算與我有緣。在此相會。我可有件小事。要託你們料理一下。你們肯撥些閑功夫麼。白雲拱手問道。如此說來。這位定是恆山浮雲尊者了。那乞丐聽了。哈哈笑道。你如何曉得的啊。白雲道。華山龍華會。我本來要去的。碰巧那時師父有些事。教我們三人在辦理。不能前去。會散後師父送來尊者演講的金丹大道。教我們參看修煉。今天尊者說出這個。我就知道浮雲尊者就是你了。大空雪海也想到了。連忙立起身。對浮雲尊者行禮致敬。白雲也起來行禮。

浮雲尊者相讓道。你們且不要多禮。我託你們辦的事。倒要給我辦妥當了纔可走的。白雲道。尊者有什麼事。儘管說。我們能辦的。決無推諉。浮雲尊者聽了。用手指着寺裏說道。喏。就是這個齷齪不堪的白雀寺。那寺裏有兩個和尚。一個叫妙道。一個叫妙悟。兩人是師兄弟。平素所做所爲。不務正道。喜歡旁門別參。也不知害了多少女子性命。現在寺裏還留養着十來個將要垂斃的女子呢。我在恆山。早曉得有這個寺。要想來收拾他。可是時機未到。他的惡貫未滿。暫時按捺。放他多活幾天。現在他的惡貫已滿。故而前來。但是那個人不應當死在我手中。應當死在祁榮兒劍下。你們三人是個殺人的助手。雖說是無意中經過這裏。其實大數早已預定。鬼使神差。調撥你們到這裏來。與我相見的。如今話已同你們講明。我要告訴你們相助的手續了。此時我要走了。這裏教白雲先到對面南山上。在幾株臥倒松樹的上面立着。等到有個和尚鑽出地上。你就發劍去殺他。他必定見劍逃遁。他逃後。你就飛身到寺中。在方丈室對面屋上站定。教大空雪海兩人先進寺去。先認明了方丈室所在。免得白雲進

來。一時無處去尋。白雲到方丈室對面屋上後。便一齊發劍進去。他必定逃進方丈。見了劍。又一定要逃走的。你們讓他去。我會教我的徒孫。到他應當死的地方去收拾他的。你們呢。可不要走開。在屋上等着。待到今晚子時模樣。又有個和尚在大雄寶殿前出現。你們可在殿內等候他出現。便飛劍去殺。倘然你們不是他的對手。遇到危急之時。自有高人前來相助你們。保管你們功成。功成後。寺裏的一切。由你們去調排。好在你們三位都是有才識的人。這些小事。當然不用我多所囑託了。我要走了。我走後。白雲就趕緊到對面山上去。白雲應聲曉得。正說間。浮雲尊者道。你們快起來。那邊我的師兄古月尊者來了。大空等起身一看。果見那邊過來一人。此人是白頭髮。白眉毛。白鬚髯。寬袍大袖。非僧非道。像個明朝裝束。走到松樹外面。叫了聲浮雲師弟。我們事情已經了。却可走路了。這裏由他們三位去辦罷。你教徒孫。那榮兒到那邊去守候。是了。大空等聽得。曉得浮雲尊者所說的徒孫。叫那榮兒。不識是何等樣人。也不知此時在什麼地方。古月尊者道罷。浮雲尊者點頭道。聲是的。就教三人過來。與



古月尊者相見。古月尊者勗勉他們幾句。拉了浮雲尊者說道。我們先走了。諸事煩勞幾位了。白雲大空等謙遜不遑。古月浮雲便如電掣似的飛去。霎時失了所在。白雲大空等便依照他們吩咐。白雲先到南山上。等妙悟鑽出土內時。發劍驚走他。大空和雪海先到寺內方丈室對面屋上等候。過了一歇。白雲由南山回頭進了寺。到方丈室屋上。會到大空雪海後。一齊發劍。再驚走了他。去到鳳凰山前。給祁榮兒殺了。祁榮兒殺了妙悟。受了祖師爺吩咐。再回到白雀寺等候智元。那白雲大空等呢。在寺中等候智元回來。待到子時模樣。大空是藏身在大雄寶殿裏。忽見殿上出現一個和尚。白雲誤會是智元回來了。立時發劍去殺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三回

和尚的袖口最大。藏了一只小木魚。好似滄海中貯了一粟。木魚

會不翼而飛。要比莊子先生說的什麼北溟那裏的鯤魚。還要神通廣大。

樹倒猢猻放。是句老話。白雀寺中如來倒地。和尚散開。是件近事。和

尙用雷打如來。在青紅兩幫中說來。謂之滅祖。滅祖者犯死罪。看兩人的生命。怕不久人世了。死生有地。不能相強。像妙悟的死隨處可死。偏偏要等他到鳳凰山前。纔去收拾他。評者說這也忒煞循規蹈矩了。大空雲海白雲三個人忽然發了雅興。不借飛劍能力。要步行着上五嶽進香。這個樣子。到像現在時代不乘輪船火車。步行全球的步行家。浮雲尊者演講的金丹大道。不知怎樣講法。可惜。若能夠拜讀一下。那是眼福無窮了。

被飛劍制住了去路。東走走不了。西走走不了。末了被他們逼上死路去。看了這段。比祁榮兒被他逼來逼去。逼得走頭無路時。還要難受。



## 第八十四回 施邪術踢翻三寶殿 運元功吞入掌心雷

上回說到白雲大空等同在大雄寶殿上等候妙道。到了子時模樣。忽然發現一個和尚。白雲看辰光不錯。誤會是妙道回來了。發劍揮去。呼的一聲。那個和尚見了紅光。嚇得倒退不迭。抱頭飛逃。白雲見了。心中懷疑道。浮雲尊者對我說過的。那個來的和尚。倘然你們不是他的對手。遇到危急之時。自有高人來相助的。如今看這和尚見了飛劍。會毫不抵抗的抱頭飛逃。不要是弄錯了呢。倒要問個明白。遂即將劍光對他劈面射住。喝道孽畜往那裏走。這和尚被劍光攔住去路。欲走不得。嚇得跪了下來。白雲走過去對他問道。你叫什麼名號。從那裏來的。是不是這裏當家的師兄。那和尚嚇得戰戰兢兢。正要分辨。聽得後面有人喊聲好像伙。聽聲音非常生疏。白雲回頭看去。却見大空雪海兩人。在同一個和尚交鋒。那和尚身高八尺開外。面長一尺相近。凶眉惡眼。甚是狼霸。看他口中也吐出了口劍。與大空雪海兩人奮力爭鬥。白雲一想。這個對了。那個是弄錯的。放他去罷。當時收回劍光。喝聲沒用的東西。滾罷。那和尚聽了。

如得了皇恩大赦。立起身打算要逃走。忽見殿外走進一個少年。用手一指那和尚喝道。你往那裏走。你家少爺等候你多時了。那個少年是誰。當然可想到是祁榮兒了。那個和尚是誰呢。曙。就是從山西逃來的蓮花寺住持智元呀。智元自從那天在密室裏屏風後地道中逃出分水嶺山洞。急急如喪家之犬。向浙江不分晝夜倍道趕程。智元藉着脚力好。不消兩天。待到第二天子時模樣。趕到白雀寺。看寺門已經關上。他飛身進了寺中。看大雄寶殿殿門洞開。他想穿過大殿到方丈室去較爲近些。他急急要見師父。剛踏進裏面。就見一道劍光飛到面前。閃目一看。前面立了三個人。一個尼姑。兩個和尚。都是不認識的。他見了飛劍。已是驚弓之鳥。看飛劍已到眼前。他急了。連忙抱了頭拔腳圖逃。那知被飛劍射住去路。他急得跪下來求饒。順便要探問來與他爲難的意思。那知白雲問了他兩句。一面尙未回答。一面放了他。教他走了。智元絕處逢生。想起來逃走。不料外面進來個祁榮兒。把他去路擋住。智元一見祁榮兒。叫聲哎。今日性命休矣。他是萬想不到祁榮兒會到這裏來的。也萬想不到等他

來時。他的師父已經給人家殺了。竟把他弄得墮在五里霧中去了。那榮兒喝住了智元。智元見了他。嚇得動彈不得。他故態復萌。想抵抗沒有力量。逃走沒有本領。還是跪下來求饒罷。便急急跪倒地上。口稱好漢爺聽稟。貧僧與好漢向日無怨。近日無仇。何故要苦苦尋着我呢。那榮兒聽了。罵聲賊禿。你這狗養的。在蓮花寺中作了許多孽障。把清淨佛地。弄得污濁不堪。還害了不少良家女子。像你這樣沒有養半點菩薩心腸的賊禿。講什麼與我有仇無仇。有怨無怨。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少爺在蓮花寺中。不曾把你結果。被你逃了出來。放你多活了兩天。今天在這裏等你。你竟來了。這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也是聰明人。可以想想還能活命麼。不要多講。好好兒伸頸受死。多說多話。惹得少爺動氣。把你一劍不夠。來千劍萬劍。智元聽了。嚇得毛髮直豎。手脚發抖。連叫好漢。看在佛面。放我一條生路。以後決計不敢爲非作歹了。那榮兒笑道。你這賊禿。怪討厭的。好了。不要講了。我不放你生。收了你死罷。說罷。把劍一揮。嗤然一聲。一顆和尚頭像削葫蘆頭似的削下了地。那榮兒順便一腳。那顆頭

便骨都都滾了過去。直滾到那邊。與白雲等交戰的那個和尚跟前。那和尚是誰。不問可知。是從福建回頭的妙道了。他自從與妙悟商量停當後。遁身到福建拜見師父。求來幫助的。他的師父叫無名隱士。起初收受他們做徒弟之時。看他們都是有來根的。大可造就。便將一生所學。傳授了他們半數。他雖是傳些邪法。但能循軌修煉。也不難超入正途。成其大道的。可是他倆得了邪術後。便橫行無忌。亂作罪惡。如今急來抱佛脚去求無名隱士相助。他的神通。倒也不弱。早就曉得有這回事了。知道他們惡貫滿盈。無可挽救。便預先就避開福建。到別的地方雲遊去了。妙道到他那邊撲個空。問看家的童兒說道。主人在數日前出門去了。問他幾時回來。說道多則五年。少則三年。沒一定的。妙道大失所望。只好懊喪地遁回白雀寺。剛從大殿上鑽出身。覺得眼前發亮。仔細看時。原來是兩道劍光。飛到面前。他驚魂方定。急便吐劍把來劍擋住。細看是何人發的劍。見那邊立了兩個和尚。他覺得他們的劍。甚是高明。自己不是對手。慌得手忙脚亂。如此交戰了幾合。聽得後面有人喝孽畜那裏走。還不給我跪

下受死。他聽了吃了驚。還當後面又有劍殺來。急中回頭看去。却見那邊地上。當時跪下一人。被一個和尚用劍制住了。看跪的人乃是蓮花寺住持智元。想智元曾經回山西去了。怎麼又在這裏了呢。妙道此時自管自管不過。無暇去兼管別入。生死由他去了。自己振作精神。與大空雪海鏖戰。又戰了數合。實在支持不住了。忽覺脚下有了件東西。低頭看時。原來是智元的腦袋。他見了難免兔死狐悲。當時把心一橫。喝聲罷了。俺妙道不要性命了。講到妙道雖與大空等鏖戰。兩眼還不停望佛龕裏看。怕那個乞丐與那個白髮老頭兒再出現。此時不見半點形踪。安心了許多。他想這個東西不在了。光對付他們幾個。就是劍術不是他倆對手。我來用法術收拾他們。妙道想罷。用手一指地上。那顆智元的腦袋。便飛將起來。對大空面門瞥然打去。大空看那顆鮮血淋漓的頭。飛了過來。忙用縱鶴功去抵擋。打算擋他開去。那知這下非縱鶴功所能制止。大空吃了驚。看頭打到面門。連忙閃開。大空方閃開。這邊白雲的劍。也已加入助戰。祁榮兒呢。殺了智元後。也來相助。這時殿中一共有四支劍。把妙道圍



在中間。盡量夾擊。妙道大驚。他左右前後。都是劍光。不要說沒有還手能力。連招架都不迭了。他急了。想這樣同他們纏下去。不是要大吃虧麼。一不做二不休。大雄寶殿。我也不要了。壓死他們罷。他想到這裏。用手向左右一分。喝聲踢聽得唵喇喇一聲。好似青天起個霹靂。一座建築鞏固的大殿。不知怎的一來。立時立刻踢將下來。把大空雪海白雲。祁榮兒四個人。一齊壓在裏面。妙道自己呢。是借土遁走到方丈裏。尋他的師弟去了。他這時並不曉得。妙悟是已被祁榮兒在鳳凰山前殺了。到裏面一看。不見有人。要問徒弟們。都已睡了。因為被祁榮兒鬧了一天一夜。大家都覺疲倦。歇燈休息。雖然外面大殿踢下。聲音比天崩還大。可是驚不醒他們。等於死去一般。然而內中有幾個守夜的。和睡的地方。離大殿相近的。都已驚醒。一齊奔出來看。看了使他們發呆。怎麼大殿會倒踢了呢。衆人再看殿前角道上。立了幾個人。和尚也有。尼姑也有。俗家人也有。看都不是本寺的人。看他們立在殿前。指手劃腳的講着。這裏幾個和尚見狀。一齊回身去報告住持。進方丈室看住持不在。住持的師兄倒從裏面出

來。大家就將大殿倒蹋的事告知了他。他回答說我已經知道了。你們的師父呢。大家說日間就不見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我們當他晚上總會回來的。故而進來稟報。如今師父既不在家。請師伯作主。對大殿倒了。應當怎麼樣料理。妙道道。你們且退去。待到天明。把壓在裏面的幾具屍身扒出是了。衆人不敢多問。曉得裏面還有人壓斃着。當時退出去了。妙道見他們退去。自己總以爲大空等逃不及。一定壓斃無疑了。便大踏步出了方丈。一路走着想師弟到那裏去了。難道出了什麼亂子。給這幾個人暗算了。還有這幾個人從那裏來的。與我們有什麼仇讎。到如今還不曾明白。莫非就是那個乞丐的徒弟。他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來到大殿旁。看一座莊嚴偉大的寶殿。頃刻成了瓦礫之場。他心中切恨這幾個人。打算明天扒出他們屍身。用飛劍來鱗剮他們。妙道是滿肚皮如意打算盤。算得十足十全。不料猛抬頭看見殿前立了幾個人。那幾個人不是方才被我用翻天掌蹋下大殿。壓在裏面的人麼。怎的會安然無恙的立在外面了呢。那又奇了。莫非他們也會土遁的不成。他疑雲大起。仔細看他們

一行人中。已多了一個人。那個人也是個和尚。看他肥頭大腦。大嘴吧。頭載毘盧帽。身披大紅袈裟。用手指了指。妙道叫道。畜生。還不過來受死。立在那邊作甚。妙道聽了大怒。一飛身到了殿前。也喝罵道。何處蠻牛。敢出口傷人。不要走。看傢伙。妙道說着。一放手。出去個掌心雷。去打和尚。和尚一張口。聽得那個雷聲隆隆然的。邊響着。邊向他的口中滾進去了。待落到和尚肚中。這個雷聲還在他肚中不斷的響着。不懂的人聽了。當是和尚餓了。腸裏在雷鳴呢。妙道見和尚吞入了掌心雷。曉得這樁事情不易對付。還是腳下明白逃走罷。妙道要逃走。那個和尚如何肯放你。任你會五遁。就是會十遁。他也制止得你住。妙道心中剛轉到逃的念頭。和尚已經覺得了。喝道。畜生。你想逃走麼。你要逃。我對你說。是天堂路。你踏不到了。枉死城。由你去罷。妙道心急意亂。借土遁待逃。覺得身上一陣寒冷。拔步不得。隨着眼前金光萬道。心迷神昏。不知所措。聽得耳中有人說道。妙道。你可曉得。惡貫滿盈了麼。還不跪下來受死。更待何時。妙道心中似明白。非明白。要待作法抵抗。頸上一陣冰冷。如過清風嶺。涼爽得緊。在

這涼爽之間。一顆和尚頭已給那榮兒的飛劍砍下了地了。妙道死了不去管他。他要表明那榮兒等被妙道用翻天掌揭翻了大殿。壓在地裏。照理這麼大的寶殿倒下。要是當時不飛身逃出。除非大羅金仙。普通血肉之軀。如何抵抗得住。少說不死也要壓斷骨頭。那事莫非那榮兒等已經預先逃了。但是不曾何故呢。因為殿倒下來太快了。要借劍飛遁。萬萬來不及。既然壓在殿裏。何故又好端端立在外面呢。這事明眼的人。當可想到在他們四人之中。多了一個人的關係了。不錯。真是那人。那人是誰。就是江浪山上癩疽僧呀。癩疽僧如何會在這裏呢。他也是路過的。遇到浮雲尊者。託他來救他們。癩疽僧自己也想到有這們一回事。非去搭救不可。就別了浮雲尊者。如飛來到白雀寺。進了寺中。適巧大殿踢下。他便順手一拂袍袖。把將要被壓的四個人。一齊提出殿外。此事乃千鈞一髮。問不容緩的。四個人糊裏糊塗。一來到外面。聽得天崩般聲音。吃了驚。要待飛劍避開。瞥見大殿踢倒了。眼前立個肥頭大腦頭陀。對他們笑。大空等不識他是誰。心裏都明白是來救助他的。便一齊上前對他見禮。癩

疽僧笑着道。四位高材。今天事情很危險。虧得你們歷來所作所爲。合乎天道。此番大難。故能免去。以後你們作事。要格外小心。大空等一面頓首伸謝救命之恩。一面請問法號。癩疽僧笑答道。我非別人。乃西貢癩疽僧是也。大空等想到浮雲尊者曾經說過癩疽僧的名字。曉得不是等閑之人。而且是與師父輩往來的。算是前輩長者。便恭而敬之對待他。癩疽僧道。你們且等著。過了歇那畜生還要出來。出來之時。便是他命該絕了。大空等便立在癩疽僧身旁靜候。過不多時。果見妙道從裏面出來了。癩疽僧見了。喝罵幾句。順便施些小功夫。把他制住。他要逃時。便教祁榮兒發劍殺了他。了却這樁冤業。妙道既經被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薰軒主人評曰 八四回

智元從山西逃來。不先不後的。適在半夜時分。衝進大雄殿。大空等起初誤會。是妙道要殺他。後來看他舉動不對。放了他。評者以爲智元得逃出法網了。那知外面來個祁榮兒。冤家碰到對頭。就此烏乎哀哉。正是天網恢恢。疏

而不漏。無名隱士有先見之明。不去庇護徒弟。是其好處。大殿踢倒。那聲音是何等重大。偏偏這幾個醉死夢生的和尚。會在睡夢中優遊一點。沒有聽見。妙道總以爲大空等被他的翻天掌打倒在瓦礫場中了。那知都好端端的會立在天井裏。是他意想不到的。和尙能將掌心雷吞下肚去。還會在五臟府裏不斷的響着。真是創聞。



## 第八十五回 白雀歸空僧房飛烈燄 紅雲助戰劍氣壓跛奴

上回說到大空雪海白雲祁榮兒等在白雀寺裏妙道用翻天掌打翻了大雄寶殿。打算壓死四人。虧得來了西貢癩疽僧。略施小術。將四人救出外面。毫髮無傷。癩疽僧又將妙道殺了之後。對大空等說。你們可分頭行事。今天非把這白雀寺化爲平地不可。遂吩咐大空白雲道。你們到裏面方丈室後。密室中放出十五個奄奄垂斃的女子來。將他們送到湖州城中。不得有誤。又吩咐雪海祁榮兒道。你們兩人可分開東西。去放火燒寺。我在對面山上候你們。天明時大家分手。四人聽了癩疽僧吩咐。兩人一行辦事去了。白雲大空飛身到方丈室後。在密室中救出十五個女子。用擒龍功提起了。帶往城中。來回走了兩趟。十五個女子都給送進城去了。雪海與祁榮兒看女子送完了。便分頭放火。不多歇火光熊熊。東南西北四角上。同時起了狂風。火借風勢。風助火威。那火延燒得真快。不消片刻功夫。全寺都着了火。一衆和尚上又已經說過。因爲疲倦極了。多在黑甜鄉中。酣遊不醒。直得火燒到床前。纔始驚醒。看火已燒到脚後。



跟。要逃四面都是火。逃也逃不了。可憐合寺衆僧。差不多一網打盡。統統燒死。白雲等諸事辦理舒齊後。齊飛到對山上。看癩疽僧端坐在山頂上。對四人道。祁榮兒可到伏牛山去。到那裏自有事做。大空雪海白雲三人可到荆紫關上去。搭救江天柱。他在今晚有難。非你們去救助不可。四人奉了吩咐。一齊駕劍飛去。癩疽僧呢。也回他的江浪山上去了。祁榮兒到黃土嶺去。且慢去表他。先要表敘大空雪海白雲三人。他們三人飛到荆紫關。是在日間。一看關外圍困了無數賊兵。猶如前番黃土嶺賊人來犯關時形狀。關內也是守得嚴密非凡。有許多賊人。駕雲梯。据城牆。正在攻關。關上火箭強弩。滾木擂石。像落陣頭雨般打下。打得賊兵不敢上前。攻打不破。三人在天空中觀看。看了多時。大家稱讚江天柱本領高強。智略超衆。能夠以少敵衆。守得住關口。不爲賊人攻破。大空說看情形。荆紫關一時間不會給賊人攻進的。我們也無須下去相助。只要依遵癩疽僧吩咐。到了晚上去搭救江天柱是了。白雲道。不錯。如此我們可先到別處遊一番。等到晚上再到這裏來。也不爲遲。雪海道。到那裏去遊玩呢。白

雲道。此地是湖北境內。湖北名勝。首推武昌漢口。那裏有黃鶴樓龜山等勝跡。我們到那裏去遊。也可憑弔憑弔前人遺跡。大空等都贊成。於是暫時撇下荆紫關。向武昌漢口而來。他們到了那裏。在黃鶴樓諸處暢遊了半天。待到晚上。再飛到荆紫關。三人暗暗落下關頭。混在黑暗處等候機會。過不多時。但見賊營中飛起一道劍光。向關上而來。大空等曉得有奸細來了。看他在半空中盤來盤去。視察關上。後來看他落到關上。三人便急到他落下所在。大空雪海是認得江天柱的。一看江天柱在那裏。正被跛道人用劍制住。三人本想即時發劍救他。看跛道人還在和江天柱說話。等到跛道人要殺江天柱了。大空教雪海白雲倆在上面等候。自己便飛身過去。在跛道人耳邊說了句跛道人救我。當時把跛道人分了心。江天柱乘機逃了開去。自己便飛身到天空中。候齊了雪海白雲。在空中等候跛道人。跛道人誤會是自己人被荆紫關上的劍客制住了。有了急難。叫他去救。他略一分心。被江天柱逃走。自己無暇去尋他。當時飛起空中。來會呼救之人。待到了上面。見對面有三個人。那二人跛道人見了。

分外眼明。白雲他雖沒有會過。却想到他們定是一起的。看三人對跛道人發劍射來。喝道。牛鼻子。你累累作惡。不思悔過。今日又敢在此侵犯荆紫關。荼毒生靈。可曉得多行不義必自斃麼。若能急速回頭。退隱深山。尚可保全性命。否則你的死期就在目前了。三人罵罷。跛道人聽了。心中大怒。也不管他們人多。準備拚個你死我活。當時發劍與三人交起鋒來。跛道人自不量力。他的劍術。雖不十分低劣。遇到對方都是好手。莫說是跛道人。就是換個別的。也不是他們對手。戰了有頃。跛道人實在支持不下了。大空看他劍術散亂。想擊他下地。便乘空一劍劈去。跛道人很機警。連忙讓開。大空的劍。雖然讓開了。白雲的劍。又劈了過來。跛道人再一讓。雪海的劍也來了。跛道人東西亂讓。讓了多時。讓至無可再讓。幾乎要被三人逼得無路可走了。這個當兒。劍光陣裏。飛進三道白光。跛道人看了。吃了大驚。想我對他們三人。已經抵敵不住。可又加入三個。今番性命看去休矣。跛道人受驚之餘。難免瞪睛細看。看來者原來是如意子。悠久子。浩然子。三位師兄弟。他看了心中放下一副石擔。反而轉憂爲喜。也抖

撒精神。來與大空等作戰。這時比方才掉了頭。起初大空等人多。如今是他們人多了。他們有四個人。四道劍光。戰住了大空雪海白雲等。大空等看如意子等劍術。比自己高妙。激戰了些時。覺得有些來不得了。心中着慌。尤其是雪海。他回悠久子對鑿。悠久子的劍術。是專用殺手的。他將劍對雪海的劍柄。劍背上。亂擊亂砍。雪海自知不敵。恐防寶劍受傷。一味閃避。避了多時。一個不留心。叮的一來。雪海的寶劍已被悠久子削去一片。傷在劍刃上。雪海大驚。打算退走。有大空白雲在着。不敢退走。要想交戰下去。知道要吃大虧。雪海在進退兩難。大空白雲已經見得雪海劍受了傷。心中都暗暗着慌。大空一個不留神。也給如意子削去了少許。受了傷。還是白雲強項些。力敵浩然子跛道人兩人。四個道士圍戰二個和尚。一個尼姑。大戰了一個多時辰。大空等格外的氣力不加。如若再不逃走。支持下去。到後來一定是欲逃不得。無路可逃了。白雲心中想道。逃走罷。難免丟了華山派的臉。不逃罷。前途非常危險。這便奈何。正想間。忽見那邊飛來一道紅光。橫衝直撞。衝撞入七道劍光之中。起初不分青黃赤

白迴頭碰着就接戰。後來却分了涇渭。對白雲等取幫助行動。對跛道人等取攻擊行動。白雲等奇怪起來。要明白這劍是那個發的。又不見有人。原來是從下面關頭上發上來的。那柄劍真厲害。能夠以一敵四。這跛道人的劍碰到了他。好似曾經相識的。一見了回身就逃。跛道人大驚。想這劍忒煞作怪。怎的見了那柄劍。就要逃呢。好似他手下敗軍之將。望風披靡的。仔細看時。認出那柄劍是在嵩山白雲觀前。與他的劍會過一面的。那柄劍是個少年的。我不是他的對手。風雷劍青龍白虎劍。都被他砍傷過。所以見了他便怕。只有我的朋友無影子。他那柄虹劍。還可與他分庭抗禮。今天他既到此。這二個和尚。一個尼姑。要被逃走了。也算是他們死期未到。我們就放了他們逃生去罷。跛道人想開口將所以然告訴如意子。突聞如意子叫聲好厲害的東西。傷了我劍也。跛道人聽了吃驚。知道如意子的劍被他傷了。自己更加着慌。跛道人看風色不好。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待逃回大營後。再叫幾個人來。與他交鋒。便喊了聲風緊。如意子等便撥轉劍光。如飛向關外大營落下去了。大空雪海白雲。

三人要待追時。大空一想不好。他們營中或者還有能人。我們雖有那個發紅劍的助陣。終究發劍的是誰。我們還不曉得。倘然追下營去。他肯再來相助與否。還是個疑問。不如收劍回關。尋見了那人。和見過江天柱商量後再說。雪海白雲道。如此辦法。却也有理。從古道窮寇莫追。暫時放他過去罷。三人說妥。卽時收劍下關。在他們商議之間。三人都看見那道紅光。緩緩向關上收落。待他們收劍下去。紅光才收下不多歇。那紅光似在東北角上收下的。他們便也在那邊落下。循着尋將過去。看東北角上。卽是關門上。關門上成羣結隊的。都是兵士。並沒有驚人出衆的人在着。三人左右一望。不見有閑人。忽聽得兵士們大聲喝道。有奸細。快放箭啊。喝聲未已。箭像飛蝗般對大空等三人射來。三人疾忙飛身。離了關口。大空道。這些蠻兵是無知識的。他們不認得我們是自己人。同他們講也沒意味。不如去衙中會見了江天柱再說。雪海道。不錯。先去見了江天柱。向江天柱說話罷。三人遂吐劍飛到總兵衙門而去。在他們落下關口之時。江天柱原本立在關上。他想不到是大空等到來。還當是賊營裏的好

細。故而一聽兵士喝有奸細。就教放箭射他了。等到他看清楚時。認得是大空雪海等。要喝住兵士不許放箭。可是他們已經飛身走了。江天柱大大懊惱。他想他們幾人。正是我所日夜盼望碧眼兒到來去請他們來相助的。如今他們來了。應當以禮待他。怎可將他們當作奸細呢。如今把他們都已趕走。不是得罪了他們了麼。江天柱很覺懊喪。在關上踱來踱去。踱了歇。忽見那邊有個人背立着。江天柱仗着虎目神光看去。像個老百姓。並非兵士。想半夜三更。關頭上乃是兵士們守衛之地。那裏有老百姓踪跡。待我過去看個明白。到底是人是鬼。江天柱一個箭步。縱到那人身後。他自己覺得脚步非常輕捷。可稱落地無聲。那知方到此人身後。背立的人已經覺得。早已隨風飄去。直飄開十餘丈。到關內一家民房的樓脊上立着了。隨即反轉身。口中吐出一道紅光。對江天柱射來。江天柱見了大驚。要待逃走。紅光已到跟前。把去路擋住。江天柱總以為方才逃出跛道人手。又墮入那個人手中了。心急萬分。可怪那道紅光。好似對他開玩笑。在他面前繞了轉。遂即收回去了。江天柱心中奇怪。看那人時。

尙在對面樓脊立着。他此時也不敢過去。叫兵士放箭也不敢。正看間。忽見過來個親隨。叫聲大人。衙中來了三個客。請大人去相見。江天柱奇道。半夜三更。何處來的。是何等樣人。親隨道。是兩個和尚。一個尼姑。江天柱聽了此言。心中一動。道聲。莫非是他們。遂對親隨道。你去與我備馬。親隨答應着。到下面配好了馬。江天柱脫去兵士衣服。換好服裝。關照偏將們。教小心守關。我到衙中會客。有貴客到了。偏將應聲。啫。江天柱下關騎馬來到衙中。問客在何處。衙中人稟道。客在大廳上。江天柱遂逕上大廳。到了廳上。見上面坐了三個出家人。一個就是大空。一個是雪海。還有一個是女尼。不知是何等樣人。連忙上前與大空雪海見禮。順便問這位是誰。大空介紹道。這位是敝師兄白雲大師。江天柱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令師兄。久仰久仰。三位今天從何處而來。鄙人正在想念你們。因爲黃土嶺賊人此番從伏牛山帶領數萬烏合之衆。來報前日黃土嶺失敗之仇。本處人馬稀少。難以抵敵。只得退守關內。教湯總兵作爲犄角之勢。駐扎關外。那知賊勢浩大。湯總兵見大勢不佳。要保全實力。退守數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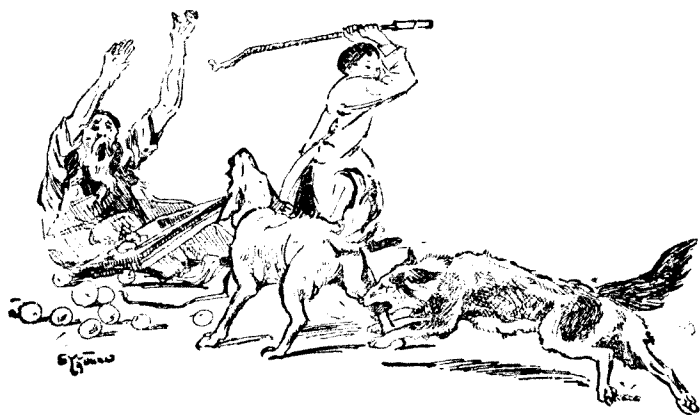


外。依山傍水。固守待援。我這裏被賊兵圍得水洩不通。求援不得。想湯總兵在外。總在設法的。可是日來賊兵攻關甚急。且不時派遣劍客前來擾亂。我本早要請三位到來相助。爲的不知三位大師雲遊何處。乃派人到鉛山去請碧眼兒到此。再教他來請三位。可是碧眼兒還沒來。三位倒先來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不速佳客。大空道。我們師兄弟三人。本想上五嶽進香。路過湖州白雀寺。遇到前輩高人癩疽僧。教我們到這裏搭救你的性命。你可記得方才在關上被跛道人用劍逼住你。要殺你之時。那個跛道人忽然停劍不動。你得乘機逃走的。回事麼。江天柱聽罷。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五回

大空對妙道用不着縱鶴功。對這裏幾個女子。却可大施其擒龍功了。所謂功夫各有用處。要用得其當。不得當就要碰釘子。大殿踢倒。驚不醒睡夢中衆和尚。及待放火燒寺。火着到他們腳後跟。要想逃時。就來不及了。和尚該死。真真該死。大空等忙裏偷閑。到有雅興去遊黃鶴樓。好整以暇。

四字似可移贈他們。大空等將跛道困在陔心。評者以爲此番必至於死矣。那知來了如意子等三人。就此絕處逢生。死中得活了。雪海的劍被傷。跛道人那邊便轉敗爲勝。此時若無紅雲劍來制住他們。雪海等恐怕要全軍覆沒呢。跛道人在嵩山白雲觀前。領教過這柄紅雲劍。故而一見就害怕。紅雲劍畢竟不凡。關頭上來個倏忽飄至數十丈外的人影。不但江天柱身歷其境。見了吃驚。就是讀者從紙上觀之。也爲之驚奇不置。



## 第八十六回 御氣飛精長空追寶劍 報仇發令大帳遣羣雄

上回說到江天柱聽大空說出你在關上被跛道人用劍逼住要殺你之時。忽然停劍不動了。是何緣故。這個緣故。叫江天柱如何還報得出。只得說道。晚生淺見寡學。想不出所以。請大法師指教。大空道。這乃是在跛道人耳邊叫了聲救命。跛道人誤當是他的同黨。被人所困。故而略一遲鈍。被你乘機逃了。你明白麼。江天柱聽了。方始明白。忙叩頭謝過救命之恩。大空道。自己人何必多禮。但我要問碧眼兒爲何到如今還沒來。我很惦記他。不如讓我到鉛山去走趨。江天柱道。大法師肯到鉛山去。最好的事。但是此時半夜三更。前去覺着不便。不如待到天明。好在大法師去來如電。頃刻就可回頭的。大空道。不錯。就等到天明去罷。雪海道。碧眼兒來與不來。與此處無甚關係。眼前倒要討論這個跛道人。被我們殺退回去。難免不思糾集同黨。想捲土重來。我們應當事先預備。省得臨時侷促。白雲道。此言甚是。我也想說了。大空聽了。低頭沉吟一下。說不錯。這個跛道人。雖然是我們手裏敗將。不去怕他。防他去糾集終南派與

我們來爲難的。白雲道：真是爲了這點。我們並不是怕終南派。因爲此時只有你我三人。倘然他們來了六個。俗話道：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打不過人多。待到吃了虧。誤了大事。不是葱嶺派下的臉給我們丟了麼。大空道：依兩位打算。怎麼辦呢。白雲道：依我之見。我與雪海照料這裏。你得趕往華山求師父來。作個救應。就不怕他們了。大空道：這個我可想起一件過去的事了。記得前番破黃土嶺之時。師父曾經到來。與終南派下海天福作對。當時救了我們。雖然師父救了我們。那個海天福也不是等閑之輩。與師父是手上手下的。如今去請師父來。好雖好。保不定他們也去請了海天福來。或者海天福已在那裏。依我之見。師父雖然要去請的。舍師父之外。必須再去多請幾位高人。最好像癩疽僧。古月尊者。竹林尊者。都請了來。就不怕他們了。三人正說着。忽見檐前掠過一道紅光。向西而去。大空見了。道聲慢走。便發劍出去。跟踪紅光。如飛追覓。大空發此劍時。身軀是坐在衙中。沒有與劍同去。是光教劍去截住那道紅光。這道紅光是誰。就是祁榮兒。祁榮兒自從幫助大空等。將跛道人戰走後。又在關

上把江天柱戲弄一番。在民家屋脊上立了片時。飛身來到衙中。看見大空等坐在堂上。與江天柱高談闊論。他有意把劍發出。用手指着。在檐前掠了過去。自己身軀坐在二堂屋上。看大空等作何舉動。忽見大空也發劍出來。打算追趕自己的寶劍。一想我倒要試試大空的劍術。到底有多少根底。能夠發至若干遠近。便不動聲色的。盡量催劍向西進行。講到祁榮兒的劍。不與身軀同去。憑着指端的驅使。能夠達至百里以外。大空的劍呢。不與身軀同去。祇能在百里以內。祁榮兒在屋上閉目合睛。運用精氣。一手指着西方。把劍催得電掣風馳般快速。不到片刻。已經越過百里以外了。大空在堂上也是閉目合睛。盡量催劍。他的意思。見了紅光。想到這紅光莫非是祁榮兒呢。打算把他截住。請他回來。故而發劍追趕。那知追了偌遠的路。追他不上。追到後來。自己催不動劍了。覺到祁榮兒的劍。還在前面飛奔。曉得自己本領夠不上。只得收劍回來。大空的劍剛收回。才睜開兩眼。看見紅光也回來了。打從西方掠到東面去。把大空看得面紅耳赤。江天柱坐在旁邊。莫明所以。白雲與雪海問道。你去截劍。截

得怎麼樣。大空道。不要說起那東西快不過。本領在你我之上。莫非就是在湖州碰見的那個祁榮兒。不然他一定要回頭與我爲難了。白雲道。他是到伏牛山去的大空道。到伏牛山去是不错。伏牛山離此地甚近。或者那邊事情已了。到這裏來相助我們了。方才幫助我們戰走跛道人的。大約也是他無疑的。白雲道。我也在這們想。說到這裏。白雲無意抬頭向二堂屋上望了眼。瞥見屋頂上坐着一人。白雲見了那人。指着對大空雪海道。二位賢弟。你們看那個坐的不是祁榮兒麼。好呀。我們趕快把他請下來。白雲說着。早立起身。對屋上拱拱手。叫聲祁公子。不要藏頭露尾。快請下來相見。雪海也大聲叫道。請祁公子下來相見。江天柱看他們發神經病似的。不知在喊那個。打算要動問。忽見堂上起陣清風。風到處飄落一人。看是個眉清目秀的少年。江天柱見了一驚。看大空等齊聲叫道。果然是祁公子。虧你有心思與我們開玩笑。害得我們胡思亂想。如今請坐下來談談。江天柱看大空等對那少年如此恭敬。說什麼能夠與他們開玩笑。他們乃是劍客。豈是一班飛檐走壁的好漢。可以與他們交手的。

何况同他們開玩笑。這少年大約也是個劍客。連忙讓坐。請祁榮兒高坐。祁榮兒謙遜着不肯上坐。四人硬把他推在上坐。白雲與江天柱介紹道。這位是祁公子。叫祁榮兒。乃是當代大劍客。年紀雖輕。本領在我們之上。今日戰走跛道人。也多虧他暗中相助一臂。江天柱聽了。不覺肅然起敬。祁榮兒笑着謙讓道。白雲法師好說。我乃是無名小卒。有什麼能爲。方才戰走跛道人的。恐怕另有其人罷。我是剛從伏牛山來呢。白雲道。你也說起謊來了。不是你還有誰。我們應得謝謝你哩。祁榮兒笑了笑。不說什麼了。江天柱看他身材後影。忽然想到方才在關上。被一個人戲弄過。那人與祁榮兒甚是彷彿。莫非就是他。便動問道。方才鄙人把守關上。在黑暗處看見一個人。後來飛身到民家屋脊上去了。看那人像是祁公子。不知是公子否。祁榮兒聽了。笑而不答。大空笑道。祁公子很歡喜開玩笑。當然是他了。江天柱道。怪不得身法有這麼快。我真欽佩。四人正說着。突聞有人高喊一聲。幾個小子。快出來受死。江天柱等五人聽了。吃了一驚。急循聲看去。但見大堂前天井中。立定七個道士。一個女子。這幾個人都



是怒氣沖沖。連聲喊着小子們出來受死。郝榮兒聽了。第一個發火。大喝了聲。殺不盡的野牛鼻子。敢來老虎嘴邊拔毛。看你家少爺的傢伙罷。遂即張開口。吐出紅雲劍。對第一個骨瘦如柴的道士劈去。那個骨瘦如柴的道士。乃是田天民。那晚田天民在大營裏奉了郗二爺的命。守衛東營頭。忽見軍令到來。傳他進帳。他便急忙前去。見過郗二爺。看帳上已立了許多同道。田天民不知爲了何事。要待請問。聽郗二爺說道。今晚本教主遣跛道人往關上行刺江天柱。不料那邊來了三個劍客。這三個劍客。就是前番破我們黃土嶺的仇人。那三人用調虎離山計。將跛道人調開。救了江天柱性命。跛道人與他們交鋒。他們人多。支持不下。如意子浩然子悠久子三人見得上去相助。那知關上又起了柄劍。那柄劍厲害不過。竟將如意子的劍傷了。他們四人便敗陣回來。如今本教主請諸位進帳。請大家振作精神。去報此仇。必須將幾個仇人殺了。纔始甘心。現在想他們那邊連那從關頭發劍的人。共有四人。我們這裏就派八個人去。兩個戰一個。還怕戰他不過不成。田天民等聽了。齊聲怪叫道。請教主放心。

我們既到這裏。當然要替教主分憂。那邊雖然凶狠。我們是不怕他們的。先去把幾個小子殺了回來。與教主消愁。郜二爺道。如此有勞衆位了。田天民等又齊聲道。教主好說。我們去去就來。當時八個人辭出帳外。向關前走來。那八個人是誰呢。是悠久子。浩然子。跛道人。田天民。高淳。太陽真人。太陰真人。韓玉珍。這個如意子呢。因爲寶劍被祁榮兒傷了。不能同去。與郜二爺在帳中等候他們消息。田天民等出了大營。到了關下。對關上看了看。一齊飛劍進了關。先在關頭繞了週。不見動靜。入道劍光。紅黃藍白都有。嚇得關上兵士個個戰戰兢兢。要待去報告。忽見他們齊向關中總兵衙門落下。兵士們多不敢聲張。錯愕萬分的對衙中遙望。那落下的入道劍光。就是悠久子一班人。他們在關頭看了週。見不到江天柱和助凶的人。便到了衙中。看他們都坐在堂上講話。悠久子等在天井中立定後。喝叫他們出來。大空白雲等對來的八個人。除却跛道人。悠久子。浩然子三個。曾經會過外。其餘都不曾見過面。看他八個人中。有個女的。有個跛足的。要是不識得他們來根去路的人。還當是八仙下降呢。白雲

等曉得今日見面。不是等閑可比。必有一番惡鬥。像跛道人不足掛懷。其餘七個。倒要小心。當時便發劍出去。向八人搦戰。八人不甘示弱。齊喊着來得好。一個個吐劍相迎。大空等四柄劍。跛道人那邊有八柄劍。四柄劍雖然不弱。可是這八柄劍也除了跛道人之外。這七個人是厲害不過的。像悠久子用的排山劍。浩然子用的貫地劍。田天民用的探海劍。高淳用翻江劍。太陽真人用的金烏劍。太陰真人用的玉兔劍。韓玉珍用的太陽劍。八柄劍左右縱橫。與大空等四柄劍交鋒。大空用的掃雲劍。雪海用的擎天劍。白雲用的紅砂劍。祁榮兒用的紅雲劍。這裏四柄劍。要算祁榮兒的劍最厲害。大空與雪海稍爲弱些。四柄劍與八柄劍交起鋒來。悠久子太陽真人與祁榮兒交手。浩然子田天民與大空交手。高淳太陰真人與雪海交鋒。跛道人韓玉珍與白雲交手。十二個人分作四對兒。各振精神。狠命的激戰。你想俗語不是道過。雙拳難敵四手麼。他們四個人。那裏敵得過八個人。所以戰不多時。大空的劍。已被田天民的探海劍削去一片。劍光在天空中搖搖欲墮。但是勉強支持着。雪海的劍被太陰真

人削去了一片。也是搖搖欲墮。支持不下了。還是白雲與祁榮兒左右應付。尙未受挫。這時十二道劍光直起在天空之中。閃閃爍爍。繞來繞去。好像金蛇玉龍。在天空中盤旋飛舞。只看得關頭上衆兵士個個道奇稱怪。十二道劍光正在環繞盤旋不已之時。忽見中間有兩道劍光條的收將下去。兵士們不知所以。都驚訝道。這是怎麼回事。正想問。忽見西北角上起了一道劍光。東北角上也起了道。東南角上也起了道。西南角上也起了道。在那道劍光瞥然收下之時。同時東南西北四角上。會不約而同的發起四道劍光。這四道劍光。分青黃皂白。飛入十道劍光陣裏。掃來掃去。戰將起來。在局外人看去。同是一樣的劍光。雖然顏色有分別。兩方面却有相同的顏色。也不知方才起來的四道劍光。是去幫助那一方面的。也不知道這四道劍光。是何等樣人所發的。至於那條然收下的兩道劍光。是屬於那方面的。此番激戰的結果。誰勝誰負。關於以上數點。欲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憶蕙軒主人評曰

八六回

碧眼兒在鉛山派人去請。將近一月。還未見到來。但不知不來有何緣故。來了有什麼關係。作者牢是偷閑提一筆。那個人始終隱着。大有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情形。評者預料碧眼兒要是來時。荆紫關口必有一番大變更。

此回上作者纔口口聲聲道出葱嶺終南兩派來。想見兩派接觸期間。已不遠矣。祁榮兒原本是到伏牛山幹事去的。却爲何來到這裏。伏牛山上有無去過。去了幹過何事。作者此時並未提及隻字。想來尙非其時。且觀下文。當可分曉。

祁榮兒見八個人立在天井中。並不爲他們人多氣挫。竟第一個發火。罵聲牛鼻子。發劍出去。可見藝高人終究膽大。

本回十二個劍客大決鬥。已覺熱鬧萬分。不料作者還嫌冷靜。再添上四道青黃皂白的劍光。但不知道這四人是誰。倒是個疑問。

